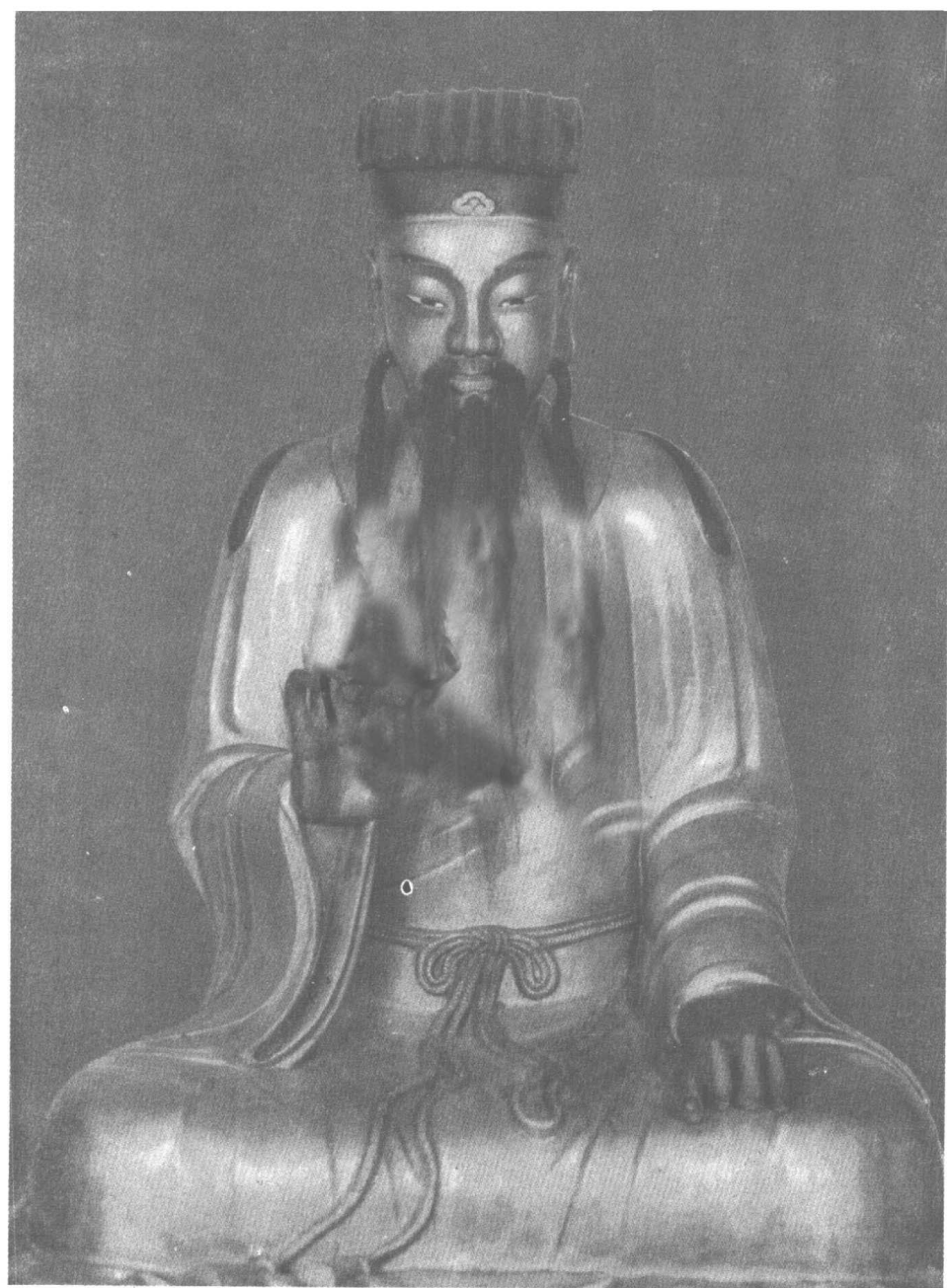


七真傳

杜丰坤 主编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邱处机祖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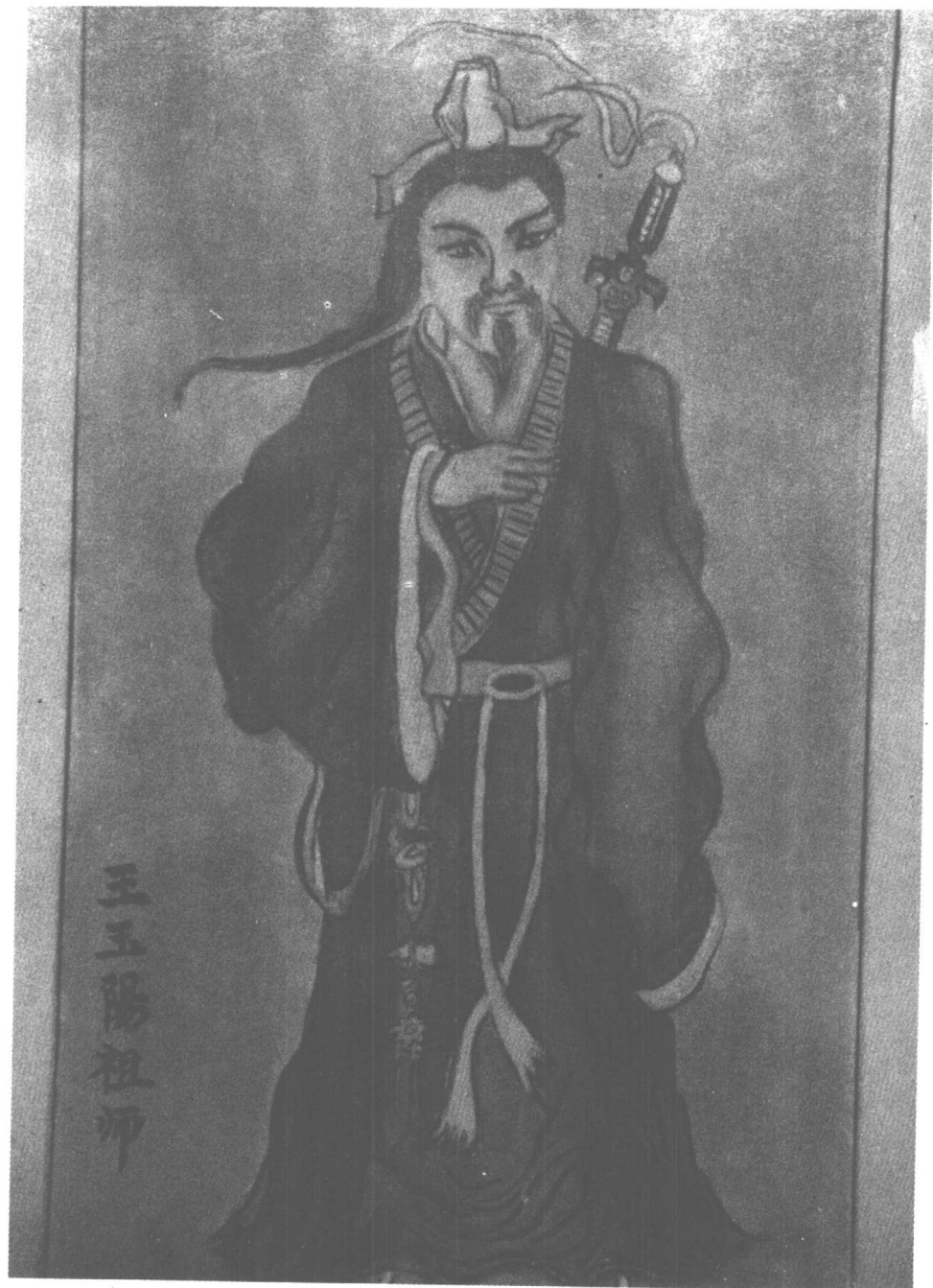
劉長生祖師

七真祖師像
周長春畫









王陽祖師

馬丹陽祖師



孫不二祖師



重新整编七真传自序

阅览七真传后，智慧开悟，参透此书，乃是修道之妙法，炼心、修德超凡入圣之大道道理明了、玄机暗藏、直接讲出了“七真祖师修道之经过、度人之苦心。此书是修道炼心修德及性命双修、阴阳和炼、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与道合真，是天元大丹之秘法，乃全真修炼之正路，对道法的阐述、对后世修道弟子均有指导，防误入歧途，均有重大意义只要立雄心大志、细心参悟本书，终能成其大道、自得善果。七真传表面上看像是小说，其实不然，本书是七真修道之经过。

大道之路径，无为之大法，内藏修真之玄机，切不可小说观赏，应以无为修心持以道心，而观阅此书，方悟真谛，同时由於本书年代已久，印刷之误，多有缺漏另外原书竖板而排，阅读不便，故今日用现代排版之法，横版而排，并且原书无七真照片，今增加七真圣像，增加真实感亲近感，让人万世瞻

仰，七祖之圣像，观后与祖师真在。

并且损资重印此书，送人向道，使大道不至沉没，光照千秋，宏扬玄门之正法，使后世修道弟子以“七祖”为镜，苦心修炼，性命双修，信心百倍，立志赶超前人，继续加功修行。可与“七祖”并驾齐驱，今特此为序。

全真弟子杜丰坤题於岱下玉清

1995 年 3. 27.

赞 诗

七真圣名万古传，金丹大道是本源
谁能参透玄中理，直驾龙车上九天

一真子
杜丰坤题

善书劝人挽回人心，
出此购送一片诚心，
愿我同人各存良心，
拉杂抛窠有连天心，
转送他人可见热心，
爱者受之必感德心，
诚心观阅大有神益，
如无暇看不可乱撇，
转送他人神察欢悦，
天必默佑子孙瓜瓜。

七 真 传

重刻七真祖师列仙传叙

昔汉武帝谓天下本无神仙、尽妖忘耳，不知堪与之大，何所蔑有，麒麟於走兽，凤凰於飞鸟。犹能出於其类，况人秉天地精英灵气，负山灵秀之材、诚能清静寂灭，不难煮金炼石，即未能腾云驾雾、亦可换骨脱胎，彼黄石之升云，赤松之随雨，虽属荒驰，而论语之言，比老彭者，不有明证欤，余游方外数十年，空受慈云方雨，身如蝇痴，非无诚意正心，性实鸠拙；火棘交梨让，十二碧城之客绮，葱赤薤韭，三千珠阙之人，加以烽烟遍乎三秦，疠气染於雨教，萍纵靡定絮语难宣，虽马蹄鹿苑之书，无所不读，而於身心性命之源，终有以休其旨趣，近来十方缘化道履羊腹，七祖经观喜同雀跃，字挟风霜，非芸编瓠，史之可比，声成金石。宋艳班香之能同，万缘俱净，八垢皆空，读百回之不厌兮，舌本生莲，览一字之莫减兮，头点顽石，於是廉泉让水之地篇求善男，圣域贤关之旁，多延信

女，偶幸履夏顿释，断简残编之改观，燕贺靠成，琳篆琅玕之并美，愿世人照此奉行，不必嚼金玉之津液，不必服日月这精华，无劳尔形，无摇尔精窈窈冥冥，安知不羽化登仙，同赴玉楼之宴也，则为序。

新刊七真因果传目录

卷上

- 第一回：嶙贫困偶施小惠，入梦寐深指迷途
第二回：万缘桥真传妙道，大魏村假装中风
第三回：受○诏山东度世，入地道终南藏身
第四回：谈○色孙贞诲夫主，求妙道马钰访明
第五回：马员外勤奉养师礼，王重阳经营护道
第六回：孙渊贞劝夫舍家财，马文魁受赂通权
第七回：贿族长马钰立舍约，论玄功重阳传真
第八回：论先天贞一妙理，除魔根不二法门
第九回：王重阳分身化度，孙不二忿怒首师
第十回：讲三乘演说全真理，损面容某作 陋
第十一回：降冰雹天公护法，施妙算真人指迷
第十二回：指○工申明妙理，学真道喜遇明师
第十三回：散道场学人归家去，换道装师徒往

南来

卷下：

第十四回：试○心屡施叱责，顺师意常秉皈依

第十五回：示羽化仙师归隐，送灵枢门人服劳

第十六回：大魏村三老叙旧，晋安桥一言指迷

第十七回：喜红妙、计脱身，难浑然当真盘

道

第十八回：王玉阳以真复假、谭长真说古论今

第十九回：论玄机四言契妙，开山洞一人勤劳

第二十回：炼色相烟花混迹，说妙偈道今纯真

第二十一回：孙不二洛阳显道术，马丹阳关西

遇友人

第二十二回：分蒲团大道不恋情，问相法当面

把人量

第二十三回：化强梁改邪归正，谈至理因死得

生

第二十四回：苦根尽相随心变，阴魔起幻由人

生

第二十五回：真阳足群阴退散，恶贯盈合家沉

沦

第二十六回：祈甘霖回天转日，施妙术换闯凤

龙

第二十七回：论吾人谆谆告诫，论修行层层做

来

第二十八回：赐鸩酒皇后试道，戴金冠真人吟
诗

第二十九回：受丹诏七真成正果，赴瑶池群仙
庆蟠桃

新刊七真因果卷上

第一回，怜贫困偶施小惠 入梦寐深指迷途

行善当从实处行，莫沾虚誉图声名，
虚名虚誉成何用，反惹穷人说不平，

这几句言语讲的行善要有实事，若只做的好看，欲人知晓郎是沽虚名也，有其名而无其实，只在热闹处做去，那极苦极穷之人有不能被其泽众也，虽费了许多银钱，毕竟未曾做到正经善事，有当面错过之叹，昔言宋之末，陕西咸阳县有个大魏村，村内有百余家人户，多一半姓王，也算得一大族这王族内有个居孀的妇人，年四十余，膝下有一男一女，也曾男婚女嫁，因这孀妇心性慈善，见了别人小男细女，当成自己生的一样，不住儿长女短的哄着他们，那些小娃子，但啼哭，便要喊妈，他就随口答应，故此人人都呼他王妈妈，这王妈妈家颇丰厚，平生也爱做善事，

最喜佛道两门，常济僧布道拜佛看经，人人都说他行善，就有许多僧道登门，抄化；又有若干贫穷来村乞讨，或多或少，他也随时周济，那年残冬之际，天降大雪，王妈妈站立门首，见两个乞丐，从雪地走来求其周济，王妈妈责以不去佣工度日，而来沿门乞讨，非好吃而懒做，必游手以贪闲，那有许多闲茶空饭待奉你们，话未说完，有僧道数人前来募化，王妈妈给与钱米，僧道去后，二丐问日善婆婆，喜施僧道，不济贫寒，其故何也，王妈妈曰，非我喜施僧道，僧能念经，道能修行，我虽然布施他们一点钱米，僧可与我消灾，道可与我延寿，若周济你们有何益哉，不过在我门上喊得热闹，二丐曰，施恩不望报，望报非施恩，你今略给一盞米，略施几文钱，遂欲消灾延寿，岂不谬乎，说毕而去。

布道济僧结善缘，贫穷孤苦亦堪怜，
只施僧道不怜苦，失却善功第一先，

且说二丐见王妈妈不肯周济，只得往前行，不数步来在一个朱涎楼门，大喊了一声爷

爷，求周济少时里面出来一人，这人生得面赤须长，神清气爽有容人之量，豪侠之风，年纪不过四十上下，其人姓王名喜，字知名号德盛，幼年曾读诗书，功名不就，弃文习武，得中武魁，身为孝廉，这日天降大雪，十分寒冷，同妻子周氏，子秋郎，在堂前用炉闲论，忽听得门外喊叫爷爷求周济，王武举闻此言甚蹊跷，出外来看得见二乞丐站立门口，王武举问他到底是求爷爷周济或是爷爷求周济，丐者答曰，话不可详，详必深疑，王武举见他言之在理，遂不复问，其时风大雪紧，雪随风舞，满地梨花，纷纷坠地山绝人迹，路断人从，王武举见二丐，衣止一履，怎当此严寒，忽起惻隐之心，对二丐曰，那些闲话不题，这般大雪，如何走得，我这门楼侧边有间空房屋内堆有乱草可以坐人，二位何不到里面避一避雪，二丐者答以最好，王武举即将空房打开，二丐者入内栖止，王武举转回应堂，使家僮玉娃掇了些饭食出来，与二丐吃。

几人仗义能疏财，肯把贫穷请进来，
只有当年王武举，生平慷慨广培栽

二丐者在王武举家内住了两日，天始晴明，意欲告辞要走，只见王武举走进来，后面随着王女娃捧来酒食，武举对二位乞丐曰，愚下连日有事，少来奉陪今日闲暇欲与二位同饮一盅，叙叙寒温可乎，二乞丐连声称妙，王武举即叫玉娃摆下盅盘，二乞丐更不逊让，也不言谢，竟自吃起来，倾刻连尽两壶，王武举又叫玉娃添酒上来，二丐豪饮之际，王武举曰二位难友，姓甚名谁，平生会做些什么生理，丐者答曰，咱二人并不会事，他叫金重，我叫无心昌，王武举曰，我意欲与二位凑点资本，做个小生意度活日时，岂不强於乞讨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，武举话毕，金重摆摆手儿，口中说道，不妙不妙，我生平散淡惯了，不能做此伴手伴脚之事，王武举见金重如此说，知他不肯做生理，又问无心昌曰，金兄既不能做此小生意，以过日时，未识矣兄肯做此否，无心昌曰，我之散淡，更有甚焉，

赏闻家鸡有食汤过近，野鹤无粮任高飞，若向蝇头求微利，此身焉能得逍遥，王武举叹曰，闻二位之言，足见高风，然而如今世道重的是衣冠，喜的是银钱，若二位这样清淡，谁能识知，无心昌曰，我等是不求人知者，欲求人知，亦不落於乞讨也，王武举听他言语超群，也不再言，即命玉娃收拾盂盘，同入内去，到了次日，二丐告辞起身，王武举送出村外，犹恋恋不舍又往前送了几步，猛见一座梁梁当路，王武举暗想村之前后，原无桥梁，回头望大魏村，却在隐微之中，不甚明白，正在疑惑之际，无心昌叫曰孝廉公快来，王武举掉头看时，见二人坐在桥头，金重拍手歌曰：

钱财聚复散，衣冠终久坏，怎如我二人，值身於世外，不欠国家粮，不少儿女债，不说好和歹，不言兴和败，不与世俗交，免得惹人怪，一件破衲袄，年年身上戴，烘了又重补，洗净太阳晒，白日遮身体，晚来当铺盖，不怕贼来偷，也无小人爱，常存凌云志，一心游上界，若人知我意，必要低头拜，我有无穷理，

使他千年在，惜乎人不识，以恩反为害。

王孝廉趋步上桥，无心昌曰，孝廉远送当酬以酒，说罢，即於袖中取出一小赐瓶，上覆酒盅，取而斟之，满贮佳酿，远於孝廉，王武举接过手来，一吸而尽，连饮三盅，醉倒桥上昏昏欲睡，忽见无心昌走来，一手拉起说是休睡休睡，可同我们去观一观景致，王孝廉醉态蒙胧，随着无心昌行不数步，见一座高山峻极，挡在路前，王孝廉警曰，如此高山怎得上去，金重答曰，跟我的道来，自可上升，王孝廉果然跟着他走去，豪不费力，顷刻走上山顶见顶上甚是平坦，有一个大池，满贮清水，水内开放七朵金钱莲花，花大如盘，鲜丽非常，王孝廉心甚爱慕，连生赞曰，好莲花好莲花，怎能摘朵与我，孝廉话未说完，只见无心昌跳入池中，将七朵金钱莲花一齐摘来，交与王孝廉曰，一并与你，要好好护持，这七朵莲花有七位主者，邱刘谭马郝王孙是也，此七人与汝有师徒之分，他日相遇，善为开化，方不负我付汝莲花之意也，王孝廉将莲花接过来，抱在怀中，即欲归家，又问无心

昌几时再会无心昌曰，会期远不远，只在两个三，仍从离处遇，桥边了万缘，王孝廉听罢，移步下山，忽被路旁葛藤一样，一脚踏下山去，不知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莫说上来原不易，须知下去更为难。

第二回，万缘桥吕祖亲传道， 大魏村孝廉假中风

了悟犹如夜得灯，无熄暗室忽光明
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时度此身

话说王孝廉抱着七朵莲花，移步下山，忽被葛藤将脚一绊，跌了一下，犯然警醒，万象皆空，却是一梦，睁眼看时，却在自己家中，上房内卧着，见儿子秋郎站立在侧边，王孝廉咳了一声嗽，秋郎听见，喊道爹爹醒来了，爹爹醒来了，这一声喊叫，警动了周娘子忙来探问，说相公酒醒来了么，王孝廉曰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周娘子曰，事皆出於自迷，有何奇怪，王孝廉曰，卑人明明送客出去，为何还在家中，周娘子答曰，官人太放荡了，你昨日送二乞丐出去，半日不归，着去探望几遍，渺无踪影，是我放心不下，让二叔王茂同玉娃前去寻你，於二十里之外，见你倒卧桥上，熏熏大醉，人事不少，雇车将你送回家来，睡了一

日一夜，今晚醒转，官人从今后当自尊重，酒要少饮，事要正为，来历不明之人，休要交游，你今受了朝廷顶戴，乃乡人之所敬仰，若倒卧荒郊，成何体面，岂不自失威仪，而取笑於乡人也，王孝廉起而谢曰，药石良言，卑人敢不铭心刻骨，我想昨日两个难友，定是二位神仙，周娘子说，明明是两个乞丐，怎么说是二位神仙，王孝廉曰，听其言词，观其动静，所以知其必仙也，周娘子问道，他讲了些甚么言语，做了些甚么事情，那一点像个神仙，王孝廉遂将帮凑他资本，他如何推却，次日送他行不数步，就有二十余里远，如何作歌，如何赠酒。与其上山摘莲，临行之言，从头一二，对娘子说了一遍，又曰，我自饮他三盅便醉了，一日一夜种种怪异，若非神仙，焉有此奇事，周娘子言曰，常听人讲，世间有等歹人，有缩地之法，略一举步，便在十里之外，一日可行千里，又以迷药入酒中，此在身旁，见一孤商独贾，即妈酒劝之饮酒一沾唇边昏迷不醒，他却盗人银钱，剥人衣服，到你醒来之时，无处寻觅，若不慎之於前，终必悔

之於后也，周娘子言吧，王孝廉自思，娘子终是女流，若与他分辨，定然说不清白，不如顺他，竟允了局此事，便随口答曰，娘子之言是也，卑人谨当识之，娘子退后，王孝廉独自一人，坐在书房，思想金重无心昌之言，翻来复去，默会其理，如此多日，忽然醒悟，金重二字合拢来是个鍾字，无心昌作无心昌，昌字无心是个吕字，明明是鍾吕二仙前来度我，我今无缘，当面错过，越想越像，不觉失声叹曰，惜哉惜哉，猛又想起临别之言，会期原不远，只在两个三，仍从离处迂，桥边了万缘不远者，必主於近也，两个三必三月三也，离处迂欲知来处必於去外寻之，了万缘者，法符归之意想到此，不觉心生欢喜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瞬息之间，残冬已尽，新春又来。

一年气象一年新，万花争妍又一春
少小儿童皆长大，看看又是白头人

且说王孝廉过了新年，一混就是三月，到了初三日，私自离了家庭，还由旧路而至桥前，等候多时，不见到来，默想形像，心甚

诚切，站立桥头，东张西望，忽闻背后有人呼曰，孝廉公来何早也，王孝廉回头一看，正是去年那两位难友，忙上前拉着衲袄说，二位大仙一去，可不想煞弟子，无心昌同金重到桥头坐下，王孝廉双膝跪在面前说，弟子王喜肉眼凡胎，不识土仙下降，多有褻渎望乞赦宥，今日重现仙颜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愿求指示迷途，使登觉路，弟子感恩不浅，说罢，只是叩头，只见二人哈哈大笑，口内金光流露，灿人眼目，俯仰之间二人改变形容，左边一人头挽双髻，身披广衣，面如重枣，目似朗星，一部长髯垂於胸前，几把鹅毛扇在手中，右边一人头戴九梁巾，身穿黄道袍，面如满月眼光射人，须飘五缕，剑披一口，果是鍾离老祖与吕祖纯阳，王孝廉跪拜，低头不敢仰视，吕祖曰，上古人心朴实，风俗良淳，授道者先授以法术卫身，而后传以玄功成真，今时世道浇漓，人心不古，若先授以法术，必反烧其身，故先传以玄功，不假法术而身得自安不用变化而道自成，道成万方皆通，不求法术而法术自得也，是谓全真之教，即说全

真妙理曰。

所谓全真者，纯真不假之意也，人谁无真心，一转便非了，人谁无真意，一杂便亡了，人谁无真情，一偏便差了，初心为真，变幻即为假心，始意为真，计较即为假意，至情为真，乖戾即为假情，所谓初心者，即固有之心也，所谓始意者，即腾兆之意也，所谓至情者即本性之情也，心中有真意真情，情中方见真心真意，由真心发而为真意，由真意发而为真情，是情即自然景象，无时非天机之呈露，然则人可不真哉，人不真心即无真意，无真意即无真情，曾见修道之士，动则和念迭起，念之私即心不真处，静则欲念相循，念在欲即心不真处，私欲不绝发或全无真意，或半真半假，即半真半假之际，正天人相乘之时，是意也情所不能掩也，验真道先验真情，验真情即可知心真与未真，知意真与未真，故修真之道，必以意始，意诚心亦诚，即心所发之情亦诚矣，诚斯真也，诚若不真，见之於言，则言不由衷，非言真也，见之於行，则行不率性，非真行也，修之者，修去心外之

心，意外之间，情外之情，当於举念发言时，提起天良，放下人心，不许疑二其心，混杂其意，说用其意方为真心真意真情，一毫不假即是真道，真道遍行，故为之全真也。

吕祖将全真之理说与王孝廉毕，又授人炼已筑基，安炉立鼎采药逐丹火候抽添，一切功夫，王孝廉再拜受教吕祖又曰，汝成道之后，速往山东以度七真，七真者，乃吾昔所言七朵金莲之主也，吕祖叮咛以毕，即与鍾老祖将身一纵，遍地金光、霎忽不见，王孝廉望空拜谢，拜毕犹瞻仰空中，默想仙容，只见王茂玉娃走来说，我们奉娘子之命，前来找寻家爷，周疑在此，今果得迂，速请归家免悬望孝廉乃缓缓而行，一路默记吕祖所传之道，归得家来，不住内室，竟到书屋坐下，周娘子听说丈夫归家，即来看问，见孝廉不言不语，若有所思的样儿，娘子看罢，即劝丈夫曰官人屡次轻身出外，常使妾身耽忧，只恐有玷品行，取笑於乡人，官人屡不听劝如何是好，王孝廉正默想玄功，连周娘子进来，他都不晓得，那里听她说甚话来，只到煞尾猛

听见周娘子说，如何是好，他也摸不着头脑，随口答曰怎么如何是好，如何是不好，娘子见他言语，说不上理路，遂不再言，各自退去。王孝廉心中自忖这般扰人，焉能做得成功，悟得了道，若不设个法儿，断绝尘缘，终身不能解脱低头想了一回，想出一条路来，除非假装中风不语，方能绝这些牵缠，想罢，即做成那痴呆的样儿，见有人来，故做呻吟之状，又不归内室去，就在书房凉床上卧下，周娘子观此情形，忧心不暇，一日几遍来问，只见他口内唧唧啾啾说话不明，呻呻唤唤，摆头不已，周娘子无其奈何，即让玉娃去请几位与他平日知交的人来，陪他闲谈看是甚么缘故，这几位朋友，都是王孝廉素所敬爱，一请便来，当下进得书屋，齐声问曰，孝廉公可好么。王孝廉将头摇了几摇，把手摆了几摆，口内哩哩喇喇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叹气，几位朋友见他说不出话来，一味呻吟，知是有病，却不知害的何病，用个年长的人说，我观孝廉公像个中风不语的毛病，不知是於不是，我们村东头有个张海清先生，是位明医，

可着人去请他来诊一诊脉，便知端的，周娘子在门外听得此言，即命玉娃去请先生，不一时将先生请到，众友人一齐站起身来，让先生入内坐下，将孝廉形状情由对他讲说张海请郎来与王孝廉看脉，两手诊毕，并无病脉，只得依着众人口风说，果然是个中风不语的病症，只要多吃几付药，包管全愈，说罢，即提笔写了几味药料，不知医得好医不好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只缘武举原无病，非是先生医不明。

第三回、受天诏山东度世， 入地道终南藏身

世态炎凉无经纶，争名夺利满红尘，
众生好度人难度，愿度众生不度人

话说王孝廉原是无病之人，不过装成有病，欲杜绝缠扰好悟玄功，这张海清先生如何知道他这个深心，故左诊右诊，诊不出他是何病，只得随着众人口气说，当真是个中风不语的毛病，即索纸笔，开了一张药单，无非是川芎、三钱防风半两，开毕，即同众人谈了几句闲话，喝了一盅香茶，随即收了谢礼，各自去了，先生走后，众朋友亦与王武举作别说，孝廉公保重些，我们去了，改日再来看你，王武举把头点了点众友各自走了，周娘子见客走后，即叫儿子秋郎同玉娃到西村里药铺，将药办回，用罐子煎好，倾在碗内，使秋郎双手捧到书屋内来，叫了一声阿爹用药，只见父亲圆睁双目，狠狠的踏了一脚，吓的秋郎

连忙把碗放下，跑出外去，二次使他再不肯来，秋郎去后，王孝廉暗将药倾在僻静处，从此以后，只有玉娃进进出出，端茶递水，至於使女仆妇，不敢到他门前，他若看见便捶胸跌脚输睛估眼，嗔恨不了，故此都不敢来，就是周娘子念在夫妻之情进来看他，他也不愿，自他假作中风之后，内外事务，都是娘子一人料理，也无空闲常来问他，凡亲戚朋友来看望他两次见他如此模样，也不再来，因此人人讲说，好一个王武举可惜得了坏病，只这一句话把他撇在冷落地方，清清静静独自一人，在书屋内，悟道修真，修行打坐，如此一十二年，大凡成就。

妻为朋来子为伴，渴饮茶汤饥餐饭，看来与人是一样，谁晓他在把道辨，一十二年功圆满，阳神顶上来出现，世上多少修行人，谁能舍得这样干。

且说王武举孝廉，在家修成大道，能出阳神，分身变化自己取了一个道号，名曰重阳，这王重阳那夜出屋打坐，正在一念不生，万籁俱寂之时，猛听得虚空中呼曰，王重阳

速上云端接诏，王重阳跪听宣读，诏曰。

念尔重阳苦志修行，一十二载，毫无过失，今则道果圆满，特封尔为开化真人，速往山东度世，早使七真上升成功之后，另加封赠，尔其钦哉。

金星读诏已毕，重阳再拜谢恩，然后与太白金星君见礼星君曰，真人速往山东度世，勿畏劳苦，有负帝心，他日蟠桃会上相见，再来谈叙，星君说罢自回天宫，重阳仍归书房自坐，那日晨早，玉娃送水来净面，推门不开，急忙报与主母知道，周娘子面前两个使女，来到书房门外，怎般喊叫，门总不开，以为孝廉必死，遂将门拗脱，走进书屋，并不见人，周娘子又惊又慌，急命人四下找寻，全无踪影，周娘子大哭，惊动村里的人，齐来探问，玉娃即将原由对村里人说知，众人皆曰，这就奇怪，门又插着，人不见了，难道升屋越壁不成，於是进内一望，并未拌一砖一瓦，又分几路找寻，并无下落，内中有个通讲究的人说你们不用去寻，我看王孝廉好个样儿，定然成了神仙，众村人齐问曰，怎见得他成

了神仙，那人曰，他在这书房内，坐了一十二年，未曾移动一步，托名中风实为绝尘，我曾见他红光满面，眼内神光射人，不是神仙，焉能如此，众人闻言半信半疑，齐声言道，敢这说他定成了神仙，驾云上天去了，周娘子闻言，方减悲哀，众人各自散去，这且不(提)题，又表王重阳那日在书房借士遁离了大魏村，望山东而来，走了数千里地，并无甚么七真，止遇着两个人你说那两个人，一个为名之人，一个为利之人，除这两等人外，再无别样人物，王重阳见无可度之人仍回陕西，行到终南之下，见一上山，绵亘百里，清幽可爱，不如用个刻土之法，遁入土之深处，潜伏埋藏，再等世上有了修行人，那时出来度他也不为迟，於是捻诀念咒遁入土内，约半个时辰，已到极深之处，有个穴道，仅可容身，遂入穴内，以蛰其形，服气调息，以存其命。

许大乾坤止二人，一名一利转流轮，
七真未识从何度，土内蛰身待后因。

且说王重阳土内蛰身不知天日，似乎将近半

年，猛听得哗喇喇一声，如天崩地裂之势，将土穴震开一条缝，透进亮来，上面金光闪烁，知是师尊驾到，王重阳大吃一惊，慌忙纵上地裂，果见鍾吕二仙，共坐土台。王重阳俯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吕祖笑曰，别人修道上天堂，你今修道入地府，看来你的功程与别人异，上连天心，下悖师意，有如是之仙乎，重阳稽首谢罪曰，非弟子敢连天意，而悖师训，实今山东原无可度之人，故暂为潜藏，以待世上出了修行之人，再去度他不迟，吕祖曰，修行之人，何处无之，只是你不肯用心访察，故不可得也，譬如你当初何曾有心学道，非同祖师屡次前来点化，你终身不过一孝廉而一，安得成此大罗金仙，汝今苟图安然，不肯精进，遂谓天下无人，岂不廖哉，汝能以吾度汝之法，转度於人，则天下无不可度之人，昔吾三醉岳阳人不识，轻身飞过洞庭湖以为世无可度者，及北返辽阳，见金国丞相有可度之风，於是亲自指点，丞相即解印归山，修成大道，自号海蟾刘海蟾效吾南游，他又度张紫阳。张紫阳又度石杏林，石杏林又度薛道

先，薛道光又度陈致虚，陈致虚又度白紫清，白紫清又度刘永年，彭鹤林，此七人俱皆正果。是为南七真也，当时吾以为无人可度，谁知他又度了许多人，天下之大，四海之阔，妙理无穷，至人不少，岂有无人可度之理。今有北七真，邱刘谭马郝王孙。屡次叮咛汝不去度，岂汝之力不及海蟾，非不及也，缘汝畏难之心，故不及也，吕祖说罢，重阳顿开茅塞，惶恐谢罪，汗流夹背，鍾离老祖叫他起来，站立傍边，靠曰，非是汝师尊瑞三叮咛，只因蟠桃会在迳，要诏天下修行了道真仙，共赴引会，这蟠桃产於昆仑山，一千年开花，一千年结子，一千年成熟，总共三千年方得完全，其桃大如巴斗，红如烈火，吃一颗能活千岁，西王母不忍独享，欲与天下仙佛神圣共之，故设一会，名曰，群仙大会，每一会要来些新修成的神仙，会上方有光彩，若止是旧时，那些仙真遂谓天下无修行学道之人，王母便有不乐之意，上古时每一会得新进真仙，一千余人。中古时得新进真仙，数百余人，值约下世，量无多人，故嘱付汝早度七真，共赴蟠

桃，与会上壮一壮威，添一添光彩。目下蟠桃将熟，汝若迁延日时，错此机缘，又要到三千年方可赴会，可不惜哉，这一些言语，说得透彻，重阳真人复跪而言曰，弟子今闻祖师之言，如梦初醒，今愿重到山东度化，望祖师指示前程，鍾离老祖曰，地密人稠，汝必在稠人密地之中，混迹同尘，现身说法，自有人来寻你，你却从中开道，大功可成，此去遇海则留，遇马而兴，遇邱而止，钟离老祖说罢即同吕祖乘云而去。王重阳复向山东而来，一日游到一个县分，名曰宁海。乃山东登州府所管。重阳真人忆祖师之言，遇海则留，莫非应在此处，就在此地停留手提一铁罐，仅以乞丐为名，如吕祖昔日度他之样以度於人不知度得来否，且看下文。

混迹同尘待时至，时来道果自然成。

第四回、谈真空孙氏海夫主， 求大道马钰访明师

天也空，地也空，人生渺渺在其中，日也空，月也空，东升西坠为谁功。田也空，土也空，换了多少主人翁。金也空，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。妻也空，子也空，黄泉路上不相逢，朝走西，暮走东，人生犹如采花蜂，将百花成蜜后，辛苦到头一场空。

话说王重阳来到山东登州府，宁海县，仅以乞化为名，实欲探访修行之人，这且不题，又说宁海西北有个马家庄，庄内有个马员外，名钰是个单名，父母弃世得早，又无弟无兄，独自一人娶妻孙氏，小名渊贞。这孙渊贞容貌端庄，心性幽静，日能识字观书，追古穷今不爱捉针弄线，挑花秀朵，虽是女流身分，却有男子气概大凡马员外有不决断的事情，必来咨问，只在孙渊贞一言半语，频绝疑惑，所以他两口儿相敬如宾，情同师友，只是一种膝下并无一男半女，看看一到中年。

迅速光阴不可留，年年只见水东流，
不信试把青菱照，昔日朱颜今白头。

这句诗是讲的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替少年，这马员外夫妻看看年近四十，膝下无儿，马员外那日对孙渊贞说道，你我二人离四十岁不远，膝下乏嗣无后，这万贯家财，也不知落於何人之手。孙渊贞曰，三皇治世久，五帝建大功，尧舜相辑逊，禹疏九河通，成汤聘伊尹，文王访太公，五霸展谋异，七雄侠心胸，嬴秦吞六国，楚汉两争雄，吴魏争汉鼎，刘备请卧龙，东晋与西晋，事业渺无踪，南魏与北魏，江山属蒙胧，唐宋到於今，许多富贵翁，试问人何在，总是一场空自古及今数万余年，帝王将相，几千余人，到头尽空，转眼皆虚，你我规律把前后的事，付之於空，只当天下莫得我们这一家，父母未生我二人。马钰闻言笑曰，别人难空，犹有苗裔，我们只一空连根都空断了，孙渊贞曰，空到无根是为太空。

空到极时为太空，无今无古似洪蒙
若人识得太空理，真到灵山观大雄

孙渊贞曰，若说有子无子，有子也空，无子也空，文王当年有百子之说，於今有几个姓姬的人，谁是他万代子孙，有几人，与他挂扫坟墓，又相传张公艺有九男二女，郭子仪七子八婿、窦燕山五桂联芳，刘无普双萼竞秀，此数人皆螽斯衍庆，子嗣繁盛者也如今又有几个儿孙在那里，依然凄风冷雨，荒台古墓，愁云满天，蓬蒿遍地，岂不是有无都归於空也孤坟垒垒。难道尽是乏嗣之人，佳城硪硪，示必定有儿孙之替，我想人生在世，数十年光景，只在须叟之间，好比石火电光，随起随灭，又如梦幻泡影，非实非真大厦千间，不过夜眠七尺，良田万顷，无非日食三餐，空有许多美味珍肴，以及无数绫罗绸缎，转眼之间无常来到，霎息之内，万事皆休，丢下许多荣华，不能受享，虽有无数金银，难买生死，枉自变人一场。

经营世故日忙忙，错认迷途是本乡，
古往今来皆不在，无非借境混时光。

孙渊贞又对马员外曰，我们於空无所空之处，寻一个实而又实的事情，做一番不生不灭的功夫，学一个长生不死之法，马员外曰，参师访友是我平生所好，但修道之人，要有根基，若无根基，成不了仙，作不了佛。所以我自量根基浅薄，再不言修道二字也，孙渊贞曰，夫君之言差矣，但在世上变人，俱是有根基，若无根基焉得变人，不过深浅之不同耳，根基浅者，六根不全，或眼失於明，可失於聪，手缺脚残，痴聋暗哑，鰥寡孤独，贫穷下贱，此根基之浅者也，至於根基深者，或蹀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或尊居宰辅而管万民，或身为官宦，声名显耀，或家道丰裕，乐享田园，六根完好，耳目聪明，心性慈良意气和平，此根基之深者也，世间所重者富贵，这富贵之人，又比那寻常之人，根基分外深厚，若再做些济人利物的事儿，越把根基培大了，成仙成佛，成圣贤俱可以成也，所以说根基

要随时培补，不可以为一定是前生带来的，若果是前生带来，又何愁来生带不去，譬如，为山越累越大，越累越高，休说我们无根基，若无根基，焉能受享这若大家园，以及呼怒使婢，一呼百诺，如此看来，也算大有根基之人也。马员外本是好道之人，不过一时迷昧，今闻孙娘子剖晰分明，义理清楚，恍然大悟，即站起身来谢曰，多承娘子指示，使我顿开茅塞，但不知这师傅又到何处去访，孙渊贞曰，这却不难，我曾见一位老人，手扶生杖，提个铁罐，神气清爽，眼光射人，红光满面，在我们这里团转乞化，很有几年，容颜转少，不见衰老，我看此人，定然有道，待他来时，接在家中，供奉於他，慢慢叩求妙理。马员外曰，我们若大家务，应该做些敬老怜贫的事，管他有道无道，且将他接在家中，供奉他一辈子，他也吃不了好些，穿不了许多，我明日便去访问如何，孙渊贞曰，早修一日道早解脱一日，事不可迟。丢下马员外夫妇之言，又说王重阳自到宁海县一混几年，此时将玄功做到精微之地，活泼之处，能知过支未来之

事，鬼神不测之机，神通俱是，智慧圆明，便晓得度七真要从马员外夫妻起头，正合着鍾离老祖遇马而兴之言，故去去来来总在这团转乞化离马家庄不远，如此数年，也曾见过马员外几回，知他大有德行，也曾见过孙渊贞两次，知她大有智慧，欲将他二人开示一开示，又道，医不叩门，道不轻传，非待他低头来求，志心叩问，方可言也，因他在这团转乞化多年，个个俱认得他，都以为是远方来的孤老贫穷无靠之人，在此求吃，谁晓得是神仙，那识他是真人。偏偏出了个孙渊贞，是天下奇女，盖世异人，又生了这一双认得好人的眼睛，就认得那贫穷无靠的孤老，是位真仙，对丈夫说了，要接他到家中供养求道，遂使七真陆续而进，论七真修行之功，要推孙渊贞为第一。

生成智慧原非常，识得神仙到此方，
不是渊贞眼力好，七真宗派怎流芳。

话说马员外听了妻子孙渊贞之言，即出外对看守庄门的人说，若见那提铁罐的老人到

此，急速报与我知，这看门的人连声答应，那一日马员外正在廊上坐着，忽见守门人前来报道，那提铁罐的老人来了。马员外闻言，即出庄来迎接，这也是王重阳老先生的道运来了，正应着鍾离老祖所说，自有来寻你之言，但不知马员外来接先生又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。

神仙也要等时来，时运不来道不行

第五回 马员外勤奉养师礼， 王重阳经营护道财

仙佛圣贤只此心，何须泥塑与装金，
世间点蜀烧香者，笑倒慈悲观世音。

这四句诗讲的是成仙，成佛成圣贤都在这心内用功夫，心正而身亦正，所行之事亦正，心邪而身正邪，所行之事亦邪，故修行之人，必先正其心，而后诚其意，盖心不正，而意不诚，妄念而百端，永失真道，古人有诗云，妄念一生神即迁，神迁六贼乱心田，心田一乱身无主，六道轮回在目前。又曰，六道轮回说不完，畜生饿鬼告千般，劝君勿起贪念，一却人身万却难，所以说，仙佛圣贤只此心，此心不可不正，此意不可不诚，若不正心诚意，徒以塑像装金，烧香点烛，有何益哉，笑倒观世音者，笑世人，不能正心诚意，而讲修行，徒以烧香点烛，而邀福译，是不知此心之妙也，故发笑耳，闲妙叙，书归正传，又说，马员外

听说，提罐的老人来了，即忙出外接着，拜请老人到家内，那老人随着他来到上，竟自坐在椅儿上，大模大样，气昂昂的问曰，你叫我进来有何话言，马员外曰，我见你老人家，若大年纪，终日乞讨，甚是费力，不如就在我家内住下，我情愿供养於你，不知你老人家意如何，话来说完，那老人勃然变色说道，我乞讨惯了的，不吃你那无名之食，马员外见老人变脸变色，不敢再言，抽身进内，对孙渊贞说，那提铁罐的老人，被我请在家内，我说要供养他，他言，不吃我无名之食，眼见是不肯留之意，因此来问你，看你怎样安顿，孙渊贞闻言，笑曰，岂不闻君子道不谋食，小人谋食不谋道，你见面便以供养许他，是以饮食诱之也，君子岂可以饮食诱之乎，是你出言有失，话不投机，待我出去，只要三言两语，管叫老人安然住下。

非是先生不肯留，只因言语未相投
渊贞此去通权变，管叫老人自点头

且说孙渊贞来后在前，见了老人，拜了一

拜，道了个万福，只见那老人笑曰，我乃乞讨之人，有何福可称，孙渊贞曰你老人家无挂无碍，逍遥自在，岂不是福耶，不忧不愁清静无为，岂不是福耶，这尘世许多富贵之家，名利之人终日劳心，多忧多虑，妻思子爱，无休无息，虽说有福，其实未能受享，徒有虚名而已，怎似你老人家享的真福，那老人闻言，哈哈大笑曰，你既知逍遥自在是福，清静无为是福，怎不学逍遥自在，怎不学清静无为，孙渊贞曰，非不学也，不得其法也，欲逍遥而不得逍遥，欲清静不得清静。那老人曰，只要你肯学，我不妨教你孙渊贞曰，既你老人家肯发心教我，我们后花园内有座邀月轩，甚是清静，请你老人家到里面住下，我们好来学习，老人点头应允。

说话投机古今通，先生今日遇知音，
知音说与知音听，彼此原来一样心。

且说老人闻渊贞之言，心中甚喜，点头应允，马员外即叫家人马兴，将后花园邀月轩打整洁净，安设床帐被褥，桌椅板凳，一应具齐，

即请老人入内安身，又拢一个家僮，名叫珍娃，掇茶递水，早晚送饭，又说马员外对孙渊贞曰，我们同那老人讲了半日话，未知他姓名，我去问来孙娘子说，大恩不谢，大德不名，止可以理相遇何必定知其名，祇呼为老先生便是通称，马员外不信定要去问，孙渊贞拦挡不住，只得由他去问，马员外来到花园邀月轩，见老人在榻上打坐，马员外走陇跟前，说是敢问你老人家，高姓尊名，家住何方，为甚到此，一连问了几遍，老人圆睁双目，斋声答曰，我叫王重阳，家住在陕西，千里不辞劳，为汝到这里，马员外闻言吃了一惊，说道老先生原来为我才到这里，王重阳拍手大笑曰，咱咱正是为你才到这里，马员外又问，老先生为我到这里，到底为何，王重阳曰，到这里为你那万贯家财，马员外听了这句话又好笑，又好忧，老着跟脸抵他一句说，你为我这万贯家财，难道说，你想要吗？王重阳答曰，我不要我便不来这两句回言，气得马员外面如土色，各自出去。

先生说话令人惊，世上未闻这事情，
平白要人财与产，其中道理实难明。

且说马员外出了邀月轩，边走边想，自言自语，这老儿好莫来头，动不动，便想别人的家财，亏他说出唇来，连小孩子都不如，还有什么道德，回到上房坐下，默默不语，孙渊贞见他脸色不对，必定又受了那老人的话，遂笑而言曰我叫你莫去问，你却不信，定要去问，总是你问得不合理被老先生言语冲突了，须要放大量些，不要学那小家子见识，马员外闻渊贞之言，颜色稍和，遂对渊贞曰，我想那老儿是有德行的人，谁知是一个贫财鬼，为渊贞问道怎见得他是贫财之人，马员外便把王重阳要家财之言，说了一遍，孙渊贞听毕说道，王老先生要你家财，必有缘故，你怎不问个明白，曾言道，千年田地八百主，这财产是天地至公之物，不过仅手於人，会用的受享几十年或几辈人，不会用的如雨打残花，风卷残云，随到手，随就化散了，又到别人手里，所以说财为天下于公之物轮流更转周流

不息，贫的又富，而富的又贫，那有百世的主人翁，千年的看财奴。

万贯家财何足论，谁能保守永无差
财为天下至公物，岂可千年守着他

且说孙渊贞，劝丈夫马钰曰，王老先生要我们这家财必有原因，只要他说得合理，无防相送与他，况我们无儿无女，这家财终久要落在别人手里，话未说完，马员外笑曰，娘子说得好容易，我先辈祖人，从陕西搬到山东，受尽千辛万苦，嫌下这一分家产，我虽不才，不敢把祖宗的苦功血汗白送於人，况且我们夫妻才半世年纪，若将家财舍与别人，我们这下半世，又如何度日，又吃么穿么，岂不坏了大事，孙渊贞曰，枉自你是个男儿汉却这般没见识，我们把家财送与他，是求他长生之道既有了道，便修成了神仙，要这家财何用。又曰，一子成仙九祖超升，怎么对过先祖，看来这一个道字比你万贯家财值价多。

金银财宝等恒河，不及道功值价多
财宝虽多终用尽，道功万古不消么

且说马员外听了孙渊贞之言，说道娘子之言，非为不美倘若修不成仙，岂不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，孙渊贞曰，人要有恒心，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，何况学神仙乎有志者事竟成，无志者终不就，只在有恒无恒，有志无志曾言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专，只要专心专意做去，自然如求如愿得来，历代仙佛，那一个不是凡人修成，难道生下地来，便是神仙么。马员外闻言，点头称善。到了次日，到邀月轩来见王重阳说道，老先生昨日说要我这份家财，但不知老先生要这些钱财，以做何用，重阳先生正色而言曰，我意欲广招天下修行悟道之士，在此修行辨道，将你这些钱财，拢来给他们养一养性，护一护道，使他们外无所累，内有所养，来时安安乐乐，去时欢欢喜喜，重阳先生将这真情，对马员外说了，马员外闻听此言，心中方才悦服，但不知把家财舍与不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能做舍己从人事，方算超凡大圣人。

第六回 孙渊贞劝夫舍家财， 马文魁受赂通权变

万法皆空何所求，借财护道养真修
暂将此物通权变，他日依然一概空

话说重阳先生，将借财护道，诏集修行人之言，对马钰说明，马员外悦服，向先生曰，你老人家如此说来是个大有道德之人，我与拙荆孙氏，都愿拜你老人家为师，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，重阳曰，只要你夫妻真心修道，我则无可无不可，但必须先舍家财，而后传汝至道，可使一心一意，免得常牵常挂，马员外曰，你老人家要用饭钱，只管去用，我并不吝惜，又何必舍，王重阳曰，不舍终是你的，我不得自由自便，马员外曰，田地在外，银钱在内，我去将契约账据呈上来，交与你老人家，便是舍也，重阳先生曰，契约姑存汝处，只须请族长立一纸舍约便可为据，马员外变喜为忧，辞了先生转回上房，将重阳之言，对孙

渊贞说知，又曰，依我看来此事不妥，渊贞曰，怎见得，马员外曰，难道娘子不知，我们这族内人之心，渊贞曰，人各有心焉，能尽知，马史同用我们这族内的人，我们夫妻乏嗣无后，一个个都想分绝业，只等我们两口儿一死，这家财田地俱都归他们了，焉肯叫我把家财舍与别人，我故曰不妥，孙渊贞曰，这也不难，你明日请几位得力的族长来商量一商量，他们若依从，便罢，若不应允，你可如此如此，他们定然乐从，包你此事成就也，马员外听了笑道，娘子果有才情，这事多半能成，即唤马兴去请族长，准於明日午前取齐，马兴去请族长，自不必题，到了次日，族长来至，又跟了一些同班弟兄与其下辈的子侄，都默想有席桌来吃喝，当下这些人到内，分一旦辈坐下有一们伦辈最高的名叫马隆，是个贡生，当时马隆问马钰曰，你今请我们来有何话说，员外说，孙儿近年以来，常患喘唧，三天莫得两天好，一人难百理事，更兼你那孙儿媳妇，屡害老昏，难以管事，今有陕西过来一位老先生，是个忠厚人，

是我留在家中，我意欲，将家园付与他料理，我同妻子吃碗闲饭，他说好便好，要我请来族长，与他出一张舍约，因此，我才请各位尊长到来商量，就出一张舍约与他，马员外话才住口，恼了一位堂兄名叫马铭，这马铭站起身来，指着马钰说道，你痴了吗，呆了麼，胡言乱语，祖宗基业只可保守，那有舍与别人之理，你受了谁人笼哄，入了凭般圈套，说出这不沾因的话来，马员外自知其理不合见他作恼，不敢再言，有个堂叔马文魁是位儒学生员，又有个堂兄马钊，是位国子监太学生，这两位缙绅，，是马族中两个出色的人才，凡有大小事务，全靠他二人安顿，或可或不可，只在一言开消，这马文魁是有权变之人。当时见马铭 白马钰随口接着说是，不要埋怨他，我们这员外是个老实人，埋怨他无益，可去叫那王老先生出来，待我问他一问，看他是何原故。说毕即叫马兴去唤来，马兴去不多时，即将老先生请到 前。他也不与别人见礼，别人也把他全不放在眼里。马铭一见大知曰，我想是那一个王老先生，却原来

是那讨吃的孤老。马文魁对重阳先生曰，你这老汉在我们地方上乞讨数年，未闻你有什么能为，不知我家员外，看上你那一宗，把你接在家中，有吃有穿足之够矣，就该安分守己，过活时日，以终余年，为何蒙哄我侄子，叫他把家财舍与你，你五六十岁的人，未必全不懂事，天下那有这道理说出唇来，岂不怕人耻笑，马文魁说毕。重阳先生答曰，我生平莫得能为，不过是穷怕了，故叫他把家财让与我，等我过几年快活日子，管他们耻笑不耻笑。话未毕，有马富，马贵跳过来，向着重阳先生面上，啐了几啐说，我把你这不要脸的老鬼，歪咀了头想戴凤冠，黄鼠狼想吃天鹅肉，枉自你活了几十岁，说这不害羞的话，令人可恼，马富对马贵说，我们休得嚷闹，只把他逐出庄去，便是好主意，说罢，要来挪扯，只见马钊前来挡住说，不必赶他，念他是个孤老，我们员外既留他，仅他去罢，只不许员外舍业就是了。马富马贵方不动手，马员外向蒋生耳边，不知讲了甚麽言语，只见马隆对众人说是，你们这些娃娃子不消闹，各人

回去罢，我不叫他舍他马敢舍。这个老贡生是马族中，一个总老辈子，谁敢不从於是各自归家，马员外暗将马隆、马文魁、马钊三人留下请到书屋坐下，饮以酒食，老苒生坐在上头，马秀才下首相陪，马监生在左马员外在右，方才坐下，即有家人小子，传盅递碗，把提壶，美味佳，自不必说酒过三巡，马员外站起身来说道，三祖二叔大哥俱在此，我马钰有庄心事，要与祖祖和二叔商量一商量马秀才曰。你有麽话，只管说来，我们大齐揣摩，马员外曰，我岂当真把家资舍於王重阳麽不守暂叫他与 我看守几年，我得清闲一清闲，马剑曰：“叫他看守到不要紧，又何必立甚么 约，马员外曰，大哥不知，无非一时权就，欲使他真心实意，与我看守，我也得放心，他也可不急，”马文魁曰：“你这道理我不明白，你可慢慢说与我听。”马员外曰：“二叔听小 说来，只因小 多病，你那 媳亦患头昏，难以料理事务，久欲寻一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替我经管，幸得天从人愿，来了这位王老先生，是个极忠厚老实的人，我有心把家

园付与他料理，因此对他说：“你好好的把这家务经管，要当成自己家园一样，不可三心二意，那老先生不会听话，他即问我曰：“你叫我将这家财，当成我自己的一样，难道你把这家财，舍与我不成我见他说这痴话，我便随他这痴话答曰，舍与你就舍与你，有何来头，明明是一句格言，他却信以为实，我要请凭族长与他产一纸舍约，我想他是一孤人，又没有三亲六眷，亲戚朋友。便舍与他，他也搬不到何处去，况且上了几岁，又能再活几年，就与他立张纸约，且图他一个喜欢，等他好替我专心专意经理，我却享享清闲养养疾病，他死之后，家财仍归於我有何损伤，望二叔与我作主成全此事，与马秀才曰，族内人众，我也作不了主，可问你三祖爷，看是如何，马文魁话未毕，老贡生摇头曰，我一辈子不管二辈子，我也作不了主，看马钊如何说话，马监生曰，有族第在前我焉敢自专，马员外晓得，空口说空话不行，即进内去，取了一种宝贝出来在他们眼睛上一晃，便把他们迷住了，由不得他不做主，你道是甚么宝贝。

白森森又硬又坚，明晃晃有圆有方，
有了他百事可做，莫得他万般无缘。

且说马员外将这宝贝，与他三人，各献了些，他们得了这宝贝，眼睛都笑合了缝，不得不转口过来，马贡生即对马秀才曰，马钰适才讲的明白，不过借舍约拴那老儿的心，使他好专心照理家务也是无不疑之事马秀才曰，虽然权变一时，心须大齐凑力，马监生曰，只要三祖爷与二叔父肯作主，但不知你怎样安服众人马创向他耳边说了几句，马文魁喜曰，妙妙如此说去何愁他们不服，当明起身对马钰说你只管放心，包你能成，但不知这舍约怎样立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有了银两大事就，何愁舍约立不成。

第七回 賄祖长马钰立舍约， 谈玄功重阳传全真

流光迅速莫蹉跎，名利牵铲似网罗，
万丈悬岩撒手去，一丝不挂自无魔。

话说马员外，用了孙渊贞之言，将族内三个当事人赂具有通了，马文魁遂使马钊对族中人言曰，马钰说舍家之事，才是一计，众族人问曰是一么计，马钊答以留虎守山之计，众族人又问，用此计是个甚么心事，马钊曰，马钰要想乐清闲，故留那老儿做个看财奴，家族人又问，怎见得留他做看财奴，马钊曰，马钰见那老儿是个忠厚人，要留他料理家园，又恐他不肯用心，故假说把家财舍与他，他便认以为真，要索舍约，马钰想不与他产舍约，又恐他不肯用心看守，故此邀约我们做个见证，就与他写张文约舍着他的心，使他实心实意看守，岂不是留虎守山么，众族人

曰舍与他就是他的了，他焉得不看守，马钊曰，他分毫都拿不去，怎么说是他的，众族人曰，怎见得他分毫拿不去，马钊曰，他是远方来的一个孤老莫得亲人，又若大年纪，吃不了好多，穿不了好多，眼睛一闭，空手来时空手去，原业仍归旧主人，那老儿白白替人看守一场，岂不是看财奴，众族人闻言俱笑，马钊又以利诱之曰，那老儿死后，家财仍归马钰，马钰乏嗣无后，何愁不在我们子之侄手内。如今顺水流舟，做一个假人情，满他一个心愿，我看那老先生，也是有情有义的人，我们把此事做成，日后有少长缺短，也好民他借贷，所以说，当面留，过后好相见，众族人闻马钊之言，俱皆乐从。

言谈原来不在多，片言都可息风波，
若非受贿了私事，总有好言也错讹，

话说马钊，见众人族人应允了，约於明日取齐，到了次日众族人来到马员外家中，见老贡生马隆，障着王重阳先生，坐在亲上，说说

笑笑，指手画脚，谈天论地，亲热不了，马文魁分付马员外，多办席桌，安排酒馔，见族人俱来齐，即开言说道，族中长幼尊卑人等，俱已在此，今有马钰，愿将家财舍与王重阳老先生，不知你们依从不依从，这些人都是马钊说对了的，那一个不依允当下齐声应曰，我们俱以愿从，并无言，马文魁即叫马钰写了舍约，拿来念与众人听，马文魁揭着使马钊念曰：

立出舍约人马钰，今将祖父所遗家园，田产房屋，银钱货物，家人小子，妇使女，家具器用便物等件，一并舍与王重阳老先生名下管业，任其自由自便马姓族内人等，并无言，马钰自舍之后，亦不得退悔，恐口无凭，立约为据。

族长马隆、邓文魁、马文贤、马文德、马文玉。在证人马钊、马铭、马马镇，立舍约人，马钰是实。

马钊将舍约念毕，仍交与马钰，马钰双手呈与重阳先生，先生接了，即分付开席，大块子肉，大盅子酒，尽他们吃个醉饱，方才散

去，诗人读至此处有诗单道马钰当年舍业勇决，故此成道亦快，诗曰：

家财舍尽慕修行，一物不留欲怎生，
此日早将妄念了，他年故得道先成。

且说马员外，见言辞人散去，方入内房谢渊贞曰，非娘子教我，如此如此，焉能将此事做得成，孙渊贞笑曰，凡事顺理做去无不成也，马员外说，成到成了，我们求道之事，又怎样去求，孙渊贞曰，求道之事，须缓缓进步，待先生养息几日，我们同去拜师，马员外连声称妙。不题马员外与孙渊贞商量求道之事。又说王重阳先生，一心招集天下修行之人，在此修真养性，唯恐四邻捏造谣言滋生事端，免不得先要施些惠泽，使人人怀惠，个个沾恩方为我用，於是方行方便，多施仁德，或钱或米，不时周济贫穷与及困寡孤独之人，马家族内有少长长短之事，必帮凑一二，男不能婚者，必使之婚，女不能嫁者，必使之嫁，丑有疾病丧葬，无不周全，有借贷不还

者，也不寻讨索，正应马钊说他，有仁有义之言，故此内外肃静，上下相安，任随先生召集多人，在此讲道谈玄，再无闲言闲语，有头有脑全邕全终，皆施恩惠於人物也，凡为人上者，或富贵之家勿以蓄吝居心，百而不施惠於人矣，后人读出至此，有诗叹曰：

蓄吝居心事不成，闲言闲语随时生，
若非王祖能施惠，焉得连年享太平，

且说王重阳先生，既施惠恩於外，又经营於内，乃创建十余座茅庵，於后花园之侧，以借修行人养静之所，诸事已妥，先生即移在当中一座茅庵练功，一日马钰同渊贞，夫妻二人来在茅庵，双双跪下，向先生求道，重阳先生曰，道者觉路也使为归於觉路，而出迷途也，然必由浅入深，以小致大依次序做去，方可有功。介凡学道者，先要炼性，尽性本先天之物，必须将他炼得园陀陀、光灼灼，有为妙用，夫性与情连，性情发动，如龙虎之猖狂，若不炼之使其降伏，焉能玄其猖狂，而归於

虚无也，炼性之道要混混沌沌，不·识·不·知，无人无我，使之方得入法，降龙伏虎之道既行又必锁心猿，而栓意马，所为心猿意马，者，心如猿猴之狡，意如烈马之驰，故必栓之锁之，使猿无所施其狡，马无所逞其驰，使归於静定，静定之功、能夺天地造化、阴阳妙理，能静则万虑俱消，能定则一念不萌顺而行之·为·凡，逆而行之·为·仙，要使心内无一毫杂念，莫一点障碍，空空洞洞，不着一物，渺渺幂幂，莫得一样，所谓一丝不挂、一尘不染，此乃道之大略，更有深奥不可名状，只可心领意会，待汝进一步后，吾必与汝指点马钰更取道号丹阳孙不二，同齐拜谢了师傅，转归内房，孙不二对马丹阳曰，未拜师学道之前，是夫妻，如今同拜师傅，习学妙道，是为道友，我称你为师兄，你呼我为道友，再者学道之人，要绝恩爱，必要分房另居，不得你私自到我这里来，我也不私到你那里去，有事商量，可命使女往来两下相请，同到前府议叙，马丹阳曰，凭在於你我无可，你能真心，我也能实意，便一年半载不到你房里来，也是无

妨，丹阳说毕，即叫马兴为，抱了毡被褥，在前面厢房铺设床帐，马丹阳辞了孙不二，来到厢房安身，后人诗言他夫妻分房勇决，故道成亦易：

大道原来不恋情，恋情焉得道功成，
且看马祖当年事，夫妻分居意最诚。

且说孙不二，自与马丹阳分房之后，不觉半月，一日唤使女来请马丹阳，同到茅庵问道，马丹阳即离了厢房，来会孙不二，两人同到茅庵，观见先生，问曰：师傅咋言，性是先天之物，敢问先天何所似，重阳先生曰，先天者，浑沌一气也，无色无声，不识不知有何所似，有言似者，便非先天也，似之一字便失先天之体，人言先天在这里，这里已属於不是，人言先天在那里，那里也非先天义，说来说去无一物，即将一字来比议，休说一字是先天，一字原来也不是，你今欲知先天理，笔下与你判详细，重阳先生说罢，提笔在手，要判先天妙谛，不知怎样判法，且看下文。性本先天最灵物，能炼真性即先天。

第八回 谈先天贞一妙理 除魔根不二法门

心外求仙路就差，水中月影镜中花，
先天妙理君知否，只在一心便可夸。

话说重阳先生对丹阳孙不二曰，性本先天之物，圆陀陀光灼灼，虽有其名，而无其形，不训不知，难事难描，有何所似吾今为汝等勉强图个形象，汝当自识，先生说罢，即取笔在手向红漆橙凳儿上，先画了一个圈圈，○后又画了个圈圈，於圈圈之内点了一点画毕，即向马丹阳孙不二曰，汝二人可议此议理么，马丹阳与孙不二齐声答曰，弟子等心性愚昧不能识此义理，望师傅指示，重阳先生曰，头一个圈儿，是浑浑沌沌，天地未分，明未判之象，名曰无极，无而生有，故於圈内生出一个点，是名太极，这一点生天生地，生万物，这先天由太极而生，这一点即为气，故曰

先天气，这性从先天而发，发於未有其身之前，著於已没其身之后，这一点灵性，是不生不灭之根，故曰，无人不有，只是凡人自昧耳，自昧者自迷耳，自迷本性，遂使妄念齐生，邪侈随念而入永失先天，不闻大道也，若海无边，何所是崖嗟乎，悟道者无几人，行者少实验，先天随处皆可验，莫以人心间先天，先天即在目前，人心者及一心暗昧，贪求之心也道心者即天良发现之心也，天良既发现，先天不求而自得也，又要却病，非却风寒暑热之病要却贪嗔痴爱之病，此病一却，百病不生，可以延年益算，可以成佛作仙，为圣为贤，今将这一部功夫傳於汝等，马勉而行之。

除病之道，要除病要，寻着其根病，不难除也其病多半从贪嗔痴爱得来，又由酒色财气所致，是故修行之人，必先除酒色财气，去其外感，后绝贪嗔痴爱，去其内伤病根自拔，病体自愈，然后大道可修长生可得。今指酒字而言，有人知酒字之为害於道也誓必除之，及见酒津津以戒自持或因人劝，或见行

令，而遂饮之意，本不会饮，而此意一起，即入饮此乃酒之病根也，除者须於起意之时除之，方能拔净其根，人有知色之害於道者，誓必除之，及见色生念念以戒自持，或娇姿献媚，窈窕呈情，而心意颇动，遂有羡慕之情，本不曾通，而此情一起，即如通也，此乃色之病根也，除者须於起情之时，除之方可尽玄其根。可见酒色之病根，皆藏於心意之间，欲去病根不断者，由心意未正也，心意未正偶发一念虽不曾饮，而此意已欲饮也，虽不曾通而此情已通也，先时原无此想，因感外而动内，象水中之月，岸不击水，动则月亦与俱动，虽无其实，而形影已摇也，真道不可得也，欲求断根之法，儒有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见如不见见闻如未闻，释有忘人忘我众生之误，道有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之说，此皆可以除酒色之病根也，至於财字难言也，有因道缘未就而暂作计较者，有因身家甚穷，而姑求生活者，其势不得不然，尚有贪迹在心之例，其余若讲门面者，有讲声势赫奕，衣服饮食者，有讲田园房舍者，以及奇技巧者，常

在名利场中打扰，屡於算盘斗称内苛求，既欲求名求利，又欲成仙成佛，这个样儿来学道，岂不可笑於气字，人人未平，则气谁人有。正气谁人养，不过使一浮气躁气血气俗气或於貌上流露，或於言中争胜，或於事中争强，或於忿中逞雄，忍气不忍理，安有病根，欲求绝断之法，儒曰，不义而富且贵，於我如浮去云，又曰，持其志，铁暴其气，释曰不受福香得成於忍道曰悉破坚贪慈心下气，此皆可以除财气之病根也以上四端欲斩断病根，必正其心念，儒在乎醒释在乎觉，道在乎悟，能醒能觉能悟，则天下事看得透辙也。

重阳先生说，除病之理已毕，马丹阳孙不二又问打坐之功如何用法，重阳先生曰，静坐忘情止念心死神活，厚匍坐褥，宽解衣带，於子时向东微微盘膝打坐，握固端身，叩齿咽津，舌抵上腭，耳以反听，微开其目，以垂眼帘，以神光反照於脐下，故曰玄关静坐之功，须止妄念，有一毫妄念，则神不纯阳，而功难成也。

厚匍坐褥者，使可耐坐，而身不倦也，宽

衣松帶者，使氣得以行往也，子時都陽氣發生之時也，面向東者取生氣也，盤膝而坐者，收養神氣，握固即拳手以兩姆指掐第三指為忘形也，端身直脊者使兩間通达而氣不塞也，唇齒相叩使重樓元耗氣之患，口乃氣，口開則氣散，故宜閉之耳，返听者，耳通精，逐於音聲，故返听而不聞，微開目者，使不坐於黑暗也，目為神竅，目傷於色，神從色散，全開則神露，全閉則神暗故半垂帘也，目光自玄宮返照於脐下，象天之日月光明而生万物也，寡言語以聚氣，使氣不漏於口，絕音聲以養精，使精不漏於耳，空色相以凝神，使神不漏於目，故謂之無漏真人也。

重陽先生講道已畢，又曰此乃打坐之功，入德之門矣，不可視為虛忘，汝等當勤而行之，自有應效，休得懈怠，自毀前程，先生說罷，又格外指撥一番，馬丹陽孫不二默會其意，辭了先生，各歸原處，依法行持，漸有應效，以為道止於斯，再不到茅庵叩求精微，只按倒這點功夫盡做了月余，馬丹陽正在廂房打坐，史見重陽先生走進來，馬丹陽起身

接入先生坐下，语马阳丹，大道无穷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，要使贯通万化，不可执其一端，要诚心向道真心改过，方可有益於身心也。

道不问不诚，一时一刻不离本体，一言一动必有寸衷，惺惺不昧，念念皆仁此真问道也。过不改不除如病人私则以公心去其私，病在欲，则以理心去其欲，病在偏则以中心去其偏，病在傲则以和心去其傲，心病在此处，即於此处治病，求功如此，随起随觉，随觉随扫，随扫随灭，自然心中和如春风，朗如星月，阔如天地，静如山崖，渐渐气满溢默，运乎一元，充周乎四体，不知不觉之间，而大道成也。不题王重阳先生与马丹阳谈道，又说孙不二独自一人，正在房内，打坐用工，忽见王重阳先生掀开门帘走进房来，孙不二猛着一警，慌忙站走身，正要开言问他，只见先生笑而言曰，道理精微，道法无边，一体贯通万派朝宗，要活活泼泼做来，自自然然行去，方为有功，如你这冷冷浸浸，孤孤单单坐在这里，总是无益，岂不知孤阴不生，独

阳不长，似你这样死坐，使阴阳不能相通，怎能怀胎，怎能产婴儿，我与你讲，若要这个不离那个，你若要那个，依然不离这个，王重阳先生凡个这个那个，把孙娘子说得满脸通红，羞愧难当，气得浑身打战，急忙先开门帘，跑出外面，到堂前坐下，唤使女秋香，快去请员外来，秋香见主母此作怒，不敢迟慢，忙到前厢来请马丹阳员外，丹阳正陪着重阳先生，讲说妙道，忽见秋香，慌慌张张走进来，对马员外曰，不知主母因何发怒，坐在堂前，叫奴婢来请家爷，有话要说，马丹阳即辞先生曰，师傅宽坐一时，弟子去便来，重阳先生将头点一点，你去，你去不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王重阳分身化度， 孙不二忿怒尊师

吾度众生授真传，无无有有口难宣，
明知大道非遥远，人不专心便失缘

话说马丹阳闻秋香之言，说孙娘子在堂前怒而不息，要请员外去有话言，马丹阳即与先生说，是我孙道友不知因何烦恼，要弟子前去叙话，老师傅你宽坐一时，弟子去了。倾刻就要转来奉陪。王重阳先生笑曰，你去你去。马丹阳离了前厢来在堂中，见孙不二满脸通红，怒不可当，马丹阳陪作笑脸容，向孙不二曰，孙道友因何发恼，莫非家人小子冒犯与你，当主人须要放大量些，不必与我人计较，孙不二曰：“师兄你有所不知，我们把王重阳当个有道之人，谁知那老儿大不正经，适才到我睡房内，说了许多不中听的话，甚是恼人，这道不学也罢。”马丹阳问曰：“师傅几时

到你房中来。”孙不二曰：“适才”。马丹阳曰：“这便谎言也，先生从早到我屋里讲道：寸步未移，我也未曾离左右，师傅现在我屋里，秋香来请我之时，也曾看见，你若不信，问秋香便知，孙不未及开言，秋香说道我去请家爷之时，王老先生正在讲天论地，说得当当有味家爷同我走后，不知还在那里不在，孙不二听罢低头不语，马丹阳恐先生在厢屋久候，也不与孙不二再言，各自转回，厢房去了，目说孙不二闷着一肚子气，只望马丹阳出来，把先生数说一番，出一出气，谁知反落莫趣，闷闷不乐，也回去了内房，又月余，马丹阳亲茅阁，与先生问道，重阳先生曰：“尔且坐下，吾当话汝。”乃浩然叹曰。

嗟乎，世之修道者或在事上修，或在貌上修，或在口上修，皆失之远矣，於失之远矣，於道缘无分毫，又有从耳上修，肚腹上修，恭敬上修，一切有为之法，皆非道也，有失真道之体，不可谓之道也，其形流露，不可尽言，有近於旁门者，有假记修炼者，有浮华重而镇静少者，有心志而力量弱乾，皆各有

病，病在这个太轻，病在那个太重，都未有中自然做去，太乐在此，而忧在彼，进一寸而退一丈，未得大道之妙趣，而实不知也，总之人心不灭道心不彻，人心不灭者，未看淡俗情，衣服恐其华丽，欲食恐其不鲜美，声名恐其不彰相，才华恐其不显露，银钱货物恐其不多，田园屋宇恐其不广，一切不能看淡，而有求福之心，时而有欲安之意，时而有贪苦之叹，时而奢侈之思，满腔私欲，此即所谓人心也，不灭者，不能看淡世俗，使之去也，凡人皆具真性，是有造之道器，可成之根基，却因不能看淡世俗而使道心不生也，有也淡，美也淡，富也淡，得也淡，失也淡，毁也淡，誉也淡，生也淡，死也淡，能看清一切，便是道心，此心用来修道，而道可成，用来降魔而魔自消也，修道者可不去其人心，而存其道心邪，但愿人人皆怪道心，而成正果也。

不表重阳先生与马丹阳论道，又言孙不二，自那日在当前被马丹阳几句话，说得默默无语，回在房内，心中不服，若说在做梦，又未曾睡，梦从何来，况且明明白白见他进

来，言语历历在耳，为何不说，他在厢屋，并不移动，令人摸揣不出，是何缘故，正在猜疑之际，又见王重阳先生，揭起帘子笑嘻嘻走进来说，大道不分男和女，离了阴阳道不成，孙不二让他入内坐下，自己却退在门根前站下，开言问曰，先生不在茅庵打坐，来在闺阁何事，重阳先生曰，因你背了造化炉，静坐孤修气转枯，女子无夫为怨女，男子无妻是旷夫，我今明明对你讲，一阴一阳不可多，阴阳配合是正理，黄婆劝饮手提壶，西家女东家郎，彼此合好两相当，只因黄婆为媒证，配合夫妇入洞房，二八相当为交感，结成胎朵在身旁，十月工夫温养足，产个婴儿比人强，你今依我这样做，立到天宫朝玉皇，孙不二听了这话，也不回言，竟出门外，将两扇门关着，问家仆马兴，马兴说员外往茅庵去了，孙不二闻此言，即向茅庵走来，且说马丹阳正在茅庵，陪着王重阳先生讲道，先生正说在人心要淡，道心明真之处，忽哈哈大笑，对丹阳曰：“你快去，有人寻你来了。”丹阳闻先生之言，恐是有客为到，即辞了先生，出得茅

庵，往前走，正与孙不二劈头一碰，孙不二一手将衣服拦着说，你去看马丹阳问曰，去看甚么。孙不二曰：“你且莫问，去一看自然明白。”马丹阳只得随他一直来到内房门前，孙不二将扣扯开，叫马丹阳进去看看，马丹阳不知是何缘故，只得走入内去，四下一望，床帐铺设如旧，箱笥如原样，除桌椅之外，并无别物，遂问孙不二曰：“你叫我进来看甚么。”孙不二曰：“看你师傅。”马丹阳曰：“师傅在茅庵与我讲道，那里有什么师傅。”孙不二不信，亲自进来，掀帐揭被，床底床后，到处寻遍，渺无踪影，口中不住说是奇怪奇怪，马丹阳曰：“有何奇怪之有，这是你道念不纯，着了魔也。”孙不二曰：“师兄说在那野去了，我生平无杂念，一心好静，岂有着魔火理，师傅两次到我房内来，形容宛然在目，声音宛然在耳言语历历可记，岂是着魔。”马丹阳曰：“先生说了些甚么言语，你可告诉我。”孙不二遂将重阳先生两次入房内说的那些言语，对马丹阳说了一遍，马丹阳哈哈大笑，说是孙道友，你聪明一世，糊涂一世，这回却

迷了。孙不二曰：“怎么是我迷了。”马丹阳曰：学道之人，要虚心下来，不耻下问，方是得一步进一步，一步高一步，积丝累寸，积寸累尺，积尺累丈，以十成千，以千成万，道之妙处，不以数计。故曰：“道妙无穷，你今累得了一点玄功，以为道止於此，每日死死守着，你这间房子，灰心枯坐，不明阴阳之理，不识造化之机也，不去师傅跟前领教，仅以男女之别，遂起人我见，先生见你死守此法，终不能了道，想亲身指出你也是妨於嫌疑，故此阳神出现，分身化度，先生屡对我讲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离了阴阳道不成，这阴阳是阳火阴符之阴阳也，非为男婚女嫁，治世之阴阳也，这个是言如此妙理，惜你不悟，那个是言这般玄机，以汝不识独阳不长者，阳属火，火多必燥，不能成丹，孤阴不生者，阴生水水必多溢，不能成丹，此独阴独阳者，劈如水火不能济也，总而言之，修道之人，要水火相济，阴阳贯通，方可还丹，说你被了造化炉者，明说你不明真阴真阳之理，旷夫怨女，亦孤阴不生，独阳不长之意也，故明与你讲学道之

人不可无此阴阳，此阴阳者，乃逐月之妙用，黄婆者真意也，以真意会通阴阳，如提壶欢欲良美矣，真意属土，土色黄，故喻为之婆，西家女金也，金旺於西，故回西家，东家郎木也，木旺於东，故曰东家西相当，二八一斤之数也，金非木之子不克，木非金之子不生，於阴阳造化，五行生克之理也，修道者必以意会通好，洞房者，丹庭也，使金木归於丹庭，金若魄也，木者魂也，聚此魂魄於一处，恋恋不舍，依依相亲，魂不离魄，魄不离魂，似夫妻一般，两下相当，汞也是八两，铅也是八两，交感是结丹之处，是言魂相依精气，若有所感，凝结其中，如怀胎也，十月者，十为数足温养者，火候也，此言精气凝结，以火候煅炼成丹，足乃圆满之谓，工程圆满，婴儿降生，婴儿是真气所化之神也，此神从泥丸宫出来，上朝金阙而为真人，岂不是神仙么，丹阳说毕，孙不二大悟。

第十回 讲三乘演说全真道 ，损面容甘作丑陋人

既得真传道要修，三乘妙法任君求
渊贞当日毁容面，换得金身万古秋

话说孙不二，听了马丹阳之言，是当头一棒，打破迷惘，恍然大悟，如梦中警醒，叹曰：“若非师兄之言，险些误了大事，我平日比师兄颖悟些，怎么学起道来就不如你。”马丹阳曰：“非是你不及我，只因你不去领教，故不如我也。所以说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许多聪明误自身，天下事只有学而知之，生而知之者能几人也。”孙不二谢曰：“谨遵师训，从今后当虚心领教。”马丹阳大悦，自回厢屋去了。过了数日，要到母舅家去祝寿，将礼物办齐与先生说明，又邀孙不二同行，孙不二推病不去，马丹阳只得家僮携上礼物自己跨上黑驴往母舅家去了，不表丹阳出外，又说孙

不二在内因马丹阳说他不肯领教，故此不明道妙，他记在心中，今见马丹阳不在家中，众奴仆俱在前面顽耍，他仍独自一人来到茅庵，见生生盘膝打坐，他便跪在面前告曰：“弟子孙不二，心性愚昧，不明至理，以致两番失误，昨蒙师兄闻示方知前言是道，自悔不及，望师原宥，重为指点，说与汝言，夫道有三乘，量力而行，今君讲与汝听，看你能学那一乘，孙不二即起来站在旁边，躬身听教。重阳先生曰：“学道之人，要值生死於度外，颇得一个死字，可为不死之人，上乘者，虚无之道也，一丝不挂一尘不染，如皓月当空，万里无云，只一点灵根，能夺天地之造化，可参阴阳之正理，以法炼之，可使有归於无，以无而又生有也，能与天地同老；日月同寿，此上品天仙之道也。中乘者，诚心而守戒，奉圣真以理拜，诵天尊之圣号，太上之秘文，一念纯真，万念俱清，上格穹苍，万灵洞鉴，灵光不灭一点真性，直达虚无，位到仙班，此中乘之道也。夫下乘者，积动累行，广行方便，济人利物，多做些好事，常检点过失，真性自可

不昧，灵明原能显著或隐或现与仙无异此下乘之道也，汝自量力顾学那一乘，吾当受汝真诀。”孙不二曰：“弟子要学上乘，天仙之道，重阳先生笑曰：汝心却大，恐志不坚。”孙不二曰：“心却不大，而志甚坚，此身可灭，而志不可夺也。”重阳先生曰：“凡修道者，要得山川之灵气，故地利不可不择焉，今东郡洛阳灵气正盛，应出一位真仙，若到那个去处，修炼一十二年，可望成道，汝能去乎。”孙不二曰：“弟子愿去。”重阳先生将他看了一眼，摆了一摆头说：“去不得去不得。”孙不二曰：“弟子舍死忘生，怎么去不得。”重阳先生曰：“死要死得有益，若死得无益，岂不白送了性命，洛阳离此，有千里之遥，一路之上，风流浪子不少，轻薄儿郎甚多，若见你过客容貌如花似玉岂不动心，小则狂言戏，大则必致凌辱，你乃贞烈之性，岂肯受彼秽污，必拼一死以全名节，本欲求长生，而反丧生也，我故去不得。”孙不二闻言，沉吟半晌，也不辞先生出了茅庵，来到厨下，将煮饭的人，尽皆支开，亲自将火烧燃，把一罐清油倾入锅内，待

油煎滚，然后取一碗冷水在手，把脸儿朝着锅里，又目紧闭，硬起心肠，把冷水倾入锅里，那滚油见了冷水暴起来，溅得一脸都是油点，油点着处皆成泡，孙不二忍着痛苦，来见先生曰：“弟子这个样儿，可以去得么。”重阳先生一见，也不枉我到山东走一场，先生说罢，即将阴阳妙理，造化玄机，炼阴成阳，超凡入圣拍掌笑曰：“妙哉妙哉，世间也有这等大志向的人，也不枉我到山东走一场。”先生说罢，即将阴阳妙理、造化玄机，炼阴成阳，超凡入圣之功，尽传与孙不二，传道毕曰：“大道隐於不知不识，这不知不识功夫，又要学几分疯颠，方掩得过于人，使人不知我有功夫，不识我有修行，等到大功成就之日，方可现身说法，汝待面上油泡痊愈，速往洛阳，也不必来辞我，等你功圆果满之时，蟠桃会上再相见也。”先生说毕，瞑目不语，孙不二向着先生拜了几拜，出了茅庵，只见仆妇婢女，从外进来，劈头碰见吓得他们大吃一惊，若不是原样一服，险些认不出来，当时齐来相问，是何缘故，孙不二说，是我欲与

重阳老先生造几个油饼，恐你们不洁净，故将尔等支开，亲自动手，误将冷水倾在滚油内，一时躲避不及，故此满脸却烫成泡，这是我一时灾星，不甚要紧，你们不必惊慌，各自料理正事，勿以我为念，误罢竟旧内容，将门掩闭，默思先生所传的功夫，逐一做玄口诀妙言，从新演来过两日丹阳归来将进门，众仆妇便将孙不二被滚油烫坏面目对他说知，马丹阳不胜叹息，先到茅庵见过先生，然后到上房来会孙不二，只见他满脸是泡，泡正溃烂，黄水交流，把一个如花似玉的面孔，弄成一副鬼脸，马丹阳一见，未免嗟叹，遂叫了一声孙道友你为何不小心，被油烫成这个样儿，惹了你也，话未说完，孙不二圆睁双眼，将马丹阳望了一望，大笑不止，走上前一手将马丹阳挪着说，你是西王母的童鬼么，他叫你来请我去赴蟠桃大会，我会今日便同你上天宫去，快走快走，说罢就跋上桌子，手扯窗格要往上升之状，忽一跤跌将下来，睡在地上，呻吟不止，马丹阳忙将他扶起。他却又哭又笑，马丹阳见他这般光景，心中觉得有

些凄惨。复到茅庵，来见先生曰，我孙道友想神仙想疯颠了如何是好，重阳先生曰，不疯不颠谁做神仙。马丹阳要再问时，先生已瞑目入静，并不理会。马丹阳见先生不掀采，只得出了茅庵，转回房前，闷闷不乐这且不题，不又孙不二，一些疯话把马丹阳支开了，落得清清静静，正好用功，做到性体圆明，妙不可言，心地朗然，才识辨道有许多好处，甚是喜欢，即取菱花镜儿一照，自己也著了一惊，照见满脸麻痕，红黑不一，又兼月余未曾梳妆，乱发蓬蓬，就向一个披毛鬼，分明是鳩盘茶话夜叉，又那里像甚么员外娘子。孙不二照把形容，心中大喜，自谓洛阳可以去也，於是胡乱将衣衫扯破，用些锅煤向脸上抹了一把，跑出堂前，大笑三声，早惊动了那些使女门鬟，家人小子一齐到来，将他围住，孙不二见他们拢来，便往外走，众使女来挪，孙不二即用口乱咬，有一个贴心的门鬟，死死挪住孙不二衣服不入，被孙不二掉转头来照他手上一口，咬出血来，那门鬟将手一松，早被他走脱了。众仆妇使女见他势头凶猛，不敢来

挪，慌忙报与员外得知又说马丹阳，正在厢房内打坐，忽听外面喧哗忙下座来，往外观看，只见众仆人来报道，孙娘子疯颠大发跑出外去了，马丹阳闻言，犹空有失，急令仆人快快去赶，自己随后也来追赶。且说孙不二，一直走出庄来，那看庄门的人，也拦当不住，庄前庄后人，一时认不出是孙娘子，所以被他走脱。孙不二知后面必有人来追赶，见那边村外堆有乱草，他便躲入草内，果见马丹阳同着家人小子，仆妇使女赶来，往前去不多时，忽又转来，仍由原路去了。孙不二在草内看得明白，见他们走远了，方才出来，望东南而行，白日乞讨乡村，夜晚宿在古庙，总是荒凉僻静无人之处，大树悬岩能遮雨之地，若有人来问他，他便天上句，地下一句，胡言乱语，又哭又笑，别人见他这样儿，知他是个疯颠之人，也就不问他了。所以一路之上平平安安，见正人君子，也问一问路，不上两月竟到洛阳，不知果能成仙了道否，且看下文。

一叶扁舟游大海，万丈波涛不着惊。

第十一回 降冰雹天公护法 施妙算真人指迷

陷溺沉沦已有年，爱河滚滚浪滔天，
修行自可登高岸，何用中流另觅船。

话说孙不二自离了马家庄一路之上，假装疯颠行了数月，来到洛阳地。城外有个破瓦窟，他便在窟内栖身，常往县城乞食，装成十分疯魔，惹得那些小儿跟到一路。疯婆子长，疯婆子短，所以把他喊出了名，久来久去，这城乡内外都晓得他是疯颠女人，再无人来扰他，因此得安心悟道，合着重阳先生大道隐於疯颠之言也。又说洛阳县有两个出名的痞子，算得总不要脸的东西，不过是张三李四那些名色，屡风孙不二在街上乞食，虽然面貌丑陋却也明眸皓齿，若非脸上有许多疥痕，却也人材不弱，这两个痞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。那夜月白风清，满天星斗二人从乡

间痞骗良民转来，吃得醉醉熏熏，咱隔破瓦突出不远，张三对李四说，我们且去与那疯婆子作一作乐，李四说去不得，去不得，我当听人言，若与那疯颠的女人做了事，一辈子倒霉头，永不得长运气。张三说咱们是天神不收，地神不要的人，管他长运气不长运气，遂不听李四之言，竟往破瓦窟走来，李四也跟他一路，二人往前面走去，行不数步，猛见头上一朵黑云，将近窟边，猛然一声霹雳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从二人头上震来，赫的张三李四浑身打战，那朵黑云霎尔散漫，天地昏暗，伸手不见掌。狂风聚起，吹得二人澈骨生寒，一阵猛雨落降下来，在一人头上如擂鼓一般，打得二人头昏脑痛，李四用手顾脑壳，那雨打手背上，如铁弹子一样，方知不是雨，原来落的是冰雹，人呼为雪弹子，俗名冷子，这冷子打得二人走头无路，莫处藏躲。李四不住说道，活报应，我原说不要来，你强着走来，且看如何，张三扣见李四埋怨心中作恼，忽一脚踏在雪弹子上，那雪弹子光溜溜的，如何踏得稳，一溜就是一脚慌忙爬起来，又

踏虚一脚，又是一扑虎，就像有人推他一般，一连绊了几跤，绊得头破眼肿，肉烂血流。只是喊天少时云开月现，依然星光满天。李四虽挨了冷子，却不曾失倒，到无大损，只有张三被这几跤，绊得头闷眼花，只是吐舌摇头说了不得了不得，这疯婆子犯不得。李四说，你才晓得犯不得，看你二回再来不来。张三说那个背时倒龟的再来，二人边说边走，各自回家。李四这段事情对那些流辰痞子说知，一人传十人，十人传百，因此，那些不学好的人与乞丐等，再不敢到破瓦窟来，孙不二在洛阳一十二年，修行悟道，永无歹人相犯，皆赖李四之功也，后人看出到此，有诗叹曰：

真人在此悟玄功，岂叫狂陡来逞雄，
冰雹降时遭毒打，方知护法有天公。

丢下孙不二，又说王重阳，且说重阳先生，在马员外家内，不觉年余，外面有几个村老闲谈说，马员外不会享福，白白将一分家财，舍

与别人，把一个孙娘子忧疯了，不知走往何处去了。内有一个五十余岁的人，名叫段安仁说道，我昨日到他庄里去会马员外，门外无人看守，我对直进去，并不见一个妇女，尽些男子，我问员外在那里，他们对我说，在后面茅庵内，听重阳先生讲道，我便往后走，见修盖许多茅蓬，马员外同王重阳在当中一所茅蓬打坐。马员外看见我，即出来陪我到前所叙话，我问他孙娘子的下落，马员外道，他有他道，我有我的妙。我又问，怎么不见门鬟使女。员外曰，男使之婚，女使之嫁，各立家室，永无欠挂。我又问修这些茅蓬何意，员外曰，召集修行人悟道养真性，我又问重阳先生，怎不见出来。员外曰，他最爱清静，不与俗人交，我问结与员外把事交代了出来，迂着马兴，我又问马兴，你们这庄子先时多热闹，如今为何这般冷淡，好像寺院一般。马兴说，你不知道，我家来的这位重阳先生，是个活神仙，也不喜欢热闹爱的是清静，自孙娘子走后，他将庄里门鬟使女，仆妇人等，尽行遣去，只留下我们几个老好，在此看守。故

这般冷淡，我又问马兴，怎见得重阳先生是位神仙，马兴答我曰，凡家中的事，与其外前的事，莫得人对他讲，他都晓得这不为奇，还有未来之事，与及某日晴，某日雨，他无不知，岂不是活神仙么。段安红将马家庄的话说完，众村老内有一个姓潘的老汉曰，依你这样讲，他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我们这乾了许久，未曾下过雨，何不同去问他，几时有雨，众村老齐曰，好好。即同潘老来至马家庄，先见马员外说明来意，马丹阳便引众老同到茅庵，问重阳先生凡时有雨，先生曰，你们村东头，土地庙墙壁上写得有雨期，你们去一看便知，众村老听了这话，即出庄来，回往本村，向东头走来，到了土地庙跟前，果见粉壁上写得几行字，潘老即念与众人听早，人王面前一对爪，一颗珍珠照王家，二十三天下大雨和尚口里吐呢巴，后面几个小字，写着四字破。潘老看吧笑曰，这是那些学生娃子，在此写的一首字谜，有什么雨期，众村老曰，是个么字谜，你猜得着否，潘老曰，我惯识字谜，怎么猜不着。众村老曰，你既猜得

着，快猜来我们一听，潘老曰，人王下加两点，是个金字，王字傍加一点是个玉字，二十三下雨，拢来是个满字，和尚去其和字，而留尚字，泥巴土也尚字加在土上，岂不是堂字，明明是金玉满堂四字，那有雨期，段安仁走上前，用手指着二十三天下大雨之句，这明明是雨期，你们偏说莫有。虽然是几句哑谜，却有机缘在内，今日十九，隔二十三只有四天，看二十三有雨无雨便知，他灵也不灵。众村老齐曰，段哥言之有理，於是各回家去，到了二十三日，黑云满天，大雨如注，从早至午雨方止，众村人始信重阳先生之神也，又有北村一人失牛，遍寻不着，来问先生，重阳先生曰，牛在南村大树之上，鸦雀窝内，那失牛的人听了这话，忍笑不住，笑说，若大的牛，那一点点鸦雀窝，如何装得下，重阳先生曰，你去自可得牛，不必多言。那人只得出了茅庵，来在南村，果见大树甚高，上有雀巢，乡里人原会爬树，即爬上树去，探取雀巢，原是一个空窝。用手扯了一下，那枯枝坠来，打在脸上，异一低头，看见村里破屋之内，拴着一

条牛，过细一看，正是所失之牛，这牛卧在破屋里，外面堆柴草，四围遮掩，非从高望下，再也看不见其人忙下树来，心中明白，这村里原有一位梁上君子，惯做此事，若非先生指示，他到晚间便把牛牵到远方，卖於别人再寻不出其人。到破屋里各自去把牛牵回，此话不题。那日，两村里又有几个人来问事，内有一个十三四的娃子说，他哥哥出门数月，不知几时回家，因此，来问先生，重阳先生早，回去问你妈的手，那娃子闻言笑个不了，少时回得家来，见他马手内拿着一封信说你哥哥在莱州做生意，带得有书信回来，带信人将才走了，你可拆书念与我听，那娃子拆书念早，不肖男书奉慈母，自父去世，蒙母教成人，今体父志出外贸易，颇还顺遂，目下帐未收齐，不得速归，以慰母心，待秋凉之时，九月半间归家侍奉甘旨。那娃子未剖看完，拍手大笑说，好灵验，好灵验，不他正要问他，只见门前来了五六个人，不知为何且看下文。

不因渔父引，怎得见波涛。

第十二回 指坐功申明妙量， 学真道喜逢明师

恩爱牵缠解不开，一朝身去不相偕，
於今撒手无沾带，直上瑶池向玉偕。

话说西村那娃子，正要将重阳先生问手之言，对他妈讲说忽见门外来了五六个人，问马家庄那条路去，娃子说，你们问马家庄，敢莫去会活神仙么，那些人答曰，正是正是，娃子听说他们几个要会活神仙，便高兴不得了，不远不远，我引你们去，说罢即往前走，众人随着他离了西村，不一时来到马家庄，合该有缘正遇阆马员外坐在门前，见他们进来，即起身迎入房内坐下。便问众位到蔽庄何事，他们几人说是我们是来求道的，马丹阳闻言，即引他们到茅庵参见先生，内有一人性谭名处端号长真子，早年身染沉痾。王重阳初到山东之时，曾援与却病之功，将病

却好，一心悟道，遍访先生，渺无下落。今听人言，马家庄出一位活神仙，名叫王重阳，才知先生在此。又约了一个好道的人，姓郝名大通，号太古，是本府文登县人，其余几人，也是学好之人，不必表他名姓，当下谭长真，又谢先生昔年却病之恩，始言今日来学道之意。重阳先生曰，法门大开，去的去来的来，去者不留，来者不拒，即马丹阳送他们到茅庵第二号去驻扎。过了几日，又来了两个修行人，一人姓刘，名处玄，号长生子，一人姓王，名处，名号玉阳子，俱系山东人氏，马丹阳接见问明来意，也是来求道的，即引他二人到茅庵参拜先生。重阳先生命马丹阳送在茅庵第三号栖止，於是东来一个，西来一个，不上月余，来了数十人。重阳先生叫马丹阳与他们议定执事，各管一宗，俱有规矩，不得擅越，诸事停妥，重阳先生与他们讲论坐功弟子分两班序立，躬身听讲。

重阳先生曰，人身以气为本，以心为根，以性为幕，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，人心肾相去八寸四分，肾是内肾，脐下三寸三分是也，

正串着一脉，以通息之浮沉息总百脉。一呼则百脉绵开，一吸则百脉皆闭，天地造化流行。亦不外乎呼吸二字，人呼吸在心肾之间，则血气自顺，元气自固，七情不肆，百病不治而自消也，打坐之法，每子午卯酉时。於静室内厚铺坐褥，於褥上盘膝而从，微目视脐，以棉花塞耳，心绝念虑，以意随呼吸，一往一来，上下随呼吸之间，勿迟勿带，任其自然，坐一柱香久，觉得口鼻之气，不闻渐渐柔细，又一柱香久，觉得口鼻之气，似有若无，然后缓缓伸脚开目去耳塞，下坐行数步，又倒身偃卧，片时起来，啜粥汤半碗，不可做劳，切勿恼怒，以损功夫，而伤真气也。

打坐功夫不在多，全在炼气与除魔，且将障碍一齐去，勿使心头有纲罗，障碍不消烦恼聚，纲罗不解怎婆婆分明至理相传授，切勿困循自坎疴。

重阳先生讲论坐功，讫下座养息，从弟子亦各归寮丢下不叙，又表这山东登州府栖霞县邕村，有一人姓邱名处机，字启发，弟兄三人，长史启明，次兄启兴，父母早丧，这邱

启发多蒙兄嫂看顾，得以成人，读过几年书也，能诗词歌赋，但无心於功名，一味好静，独坐终日。不与人言谈，似乎其中有所得意处，而人莫知其所以然。兄嫂屡劝他读书求功名，他便答以读书原为穷理，岂希图功名，又欲与之议婚，他又坚辞不曰，男子未立，岂可以婚姻绊线，兄嫂听他言语不凡，也不敢苦劝，由他自便。邱启发当话人曰，人生在世，若不寻个出头路径，终日发名夺利，贪妻恋子，无常一到，万事皆空，人以为世事皆真，於是我视之如浮云朝露，梦幻泡影，一日闻听人言，宁海县马家庄，有一位王重阳先生，广有道德，是个大修行人，我们这楼霞县也有几人在那里学道。邱启发生平爱的是道，闻听此言，也要去学道，未得与兄嫂说明，又怕兄嫂不许他去，只得暗韦拾一点盘费，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履，悄悄的离了家。望宁海县而来。不一日，拢马家庄，那日正遇马丹阳当值，问明来意，簿上注了姓名，谭刘王郝等齐来探问，俱皆欢喜说道，如此青年，便能发心学道，诚罕闻也，说罢即引他到茅庵拜

见重阳先生，马丹阳遂将他来学道之意，对先生说之，重阳先生把他看了一眼摆一摇头说，此人心思太多，过於伶俐，学不了道，早些各自回去吧，休得自误，邱启发脆面言曰，小子一心学道并无二意，还望先生收录，马丹阳也替他哀求，先生只是不允许，非是我不收他，此人苦根甚重，怕他后来，受不了磨难，必生退悔之心，不如不收他为妙，邱启发再欲哀告。重阳先生竟出茅庵观花去了，马丹阳等无奈何，只得将邱启发引到前堂住下，使他打扫庭堂，暗里也与他传了些打坐功夫，一日启发对马丹阳曰，老先生既不肯收录於我，我今何不就拜你为师，马丹阳曰，不可不可，求人须求大人，拜师要拜明师，我不过异晓得一点初功，致与大道，我亦未闻，你且安心住下，我与你慢慢周旋邱启发与闻言甚喜，早晚二时殷勤一切，若有支使声叫声应住了几日，把众都混熟了，个个都喜欢他，一日跟随众师兄到茅庵，只见重阳先生坐在当中，众弟子两傍站立，恭听讲说。

重阳先生曰，吾自到此来，血心度世，苦

口化人，意欲使人人同归觉路，在共出迷津，夫余异人也，生能好道，少而痴蠢，长面怪异壮而通神，世之奇悟者，皆以吾为异也，夫吾岂肯异哉，不过蠢耳庸耳愚耳已矣，吾何愚，不贪不着不想不记，蠢也，不知计虑，不明巧掘愚也，不言怪异，不落尘俗，庸也，世人说我蠢，笑我愚，责我庸，吾转痛世人之至蠢至愚至庸，而不知振拔，吾即以至蠢至庸至愚之道，以醒悟世人汝等不能知心即不知道，故修道者，必自炼心始，然炼於未发，尤贵炼於既发，如游心放心诸杂念心，皆既发之心也，而欲使之寂然不动，殆必守其心，定其心，收其心夫守心是守其未动时，定心是定其必动时，收心是收其已动时，收之不易，先要随起随收，收之愈疾，守之愈坚定之愈永，此乃我道门修心之妙，要使此心空无一物盖心者，即先天一气之真阳结成，故心属火，非纯阳无阴也，阳中自有真阴，故心形上有三数覆下，下有偃月戴上，可见阳非阴不长，阴非阳不生，真阴从真阳，故以心名，所以动一毫妄念，心内就短少一分真气，一事入心便

添一种魔障，故心一起，即不一心名，是名曰念，念字之形，人有二心也，人有二心，不能专一，故百事无成，至於道更远也，重阳先生说，心为一身之主，有一无二，若起二心，是为之念也，此念一萌，便生出许多虚妄之事，而心也不能做主，致使此身陷於沉溺嗟首，难以拔度也，正讲之间，只见邱启发在人中听得高兴，连声称妙，先生将他恨了眼，遂不再讲，众门人出来尽埋怨他不该声张，以致先生停讲，邱启发装不听见，恁他们胡怨恨一阵，暗思先生炼心之言，即炼道之诀也。炼道者，若不将心炼好，纵有妙道亦炼不成，於是每日检点其心，看有差失无差失，有过错无过错。一日见众师兄不在前所，必是在后面听先生讲道，他也跑去听讲，不知听些甚么，且听下文。

天下原来无难事，只怕世上有心人。

第十三回 散坛场学人归家去， 换道装师徒往南来

嗟叹凡夫不悟空，迷花恋酒逞英雄，春宵漏永欢娱促，岁月长时死限攻，弄巧常如猫捕鼠，光阴却是箭离弓，不知使得精神尽，愿把此身葬土中。话说，邱启发，见师兄道友不在前所，必然在后面听先生讲道，他即往茅庵走来，果见先生在坐上说法，众门人序立两边，他也不进内去，就在门外洗耳静听，只听先生讲曰，修行念头细中有细，有一念之私，即有一毫渣党章在心，有一念之欲，心中即有一大魔障，盖私欲一起，即失先天，必去私欲，方可存先天。先天者，一气也，私欲起，则火动，火动则气散，何有先天，又何以

火候，私重则气敝，又何以复灵机，欲甚则气枯，又何以得奥妙，其机如此，私念当除不当除，欲念当除不当除妄念当除不当除，有私念者听吾言必戒，有欲念者，必成，有妄念者必成，总要将心养得寂然不动，然后念头可灭，念灭则私尽，私尽则欲净，欲净则阳纯，而阴消也，真仙大佛，无不从中得来，皆

於念头处下手，不可视为其谈。

重阳先生正讲到精微之处，邱启发听妄了形无意之间，说了一声好，重阳先生向众弟子说，门内说法，门外人听，试问多人，谁是知音，先生说，马丹阳往外一看，见是邱启发，即叫他进来，先生一见，怒向马丹阳曰，我曾分付你打发他回去，然何仍在此处，话未说完，只见刘长生郝太古王玉阳谭长真一齐上前告曰，邱启发即来拜师求道，望先生怜悯，将他收在门下，早晚领教受诲，重阳先生曰，非是我不留他，怕他心不真切，偶一受磨难，便生退悔之心，那时道也修不成，反招罪愆，不如不收他为妙，刘长生等，又苦苦哀求，邱启发跑在地下不起来，重阳先生曰，尔等既再三推引，难道我全不准情，你们这般照看他，我即将把他收下，与他起个道号，叫做长春，邱启发即起来三礼九叩，拜过了先生，又与众人作礼，先生下座各归原处。又过了月余，先生分付马丹阳邀齐众道友到内听讲，这回说法必须於庵外设坛，马丹阳领了先生之言，即去办妥，少时大众齐集，衣冠

楚楚，礼貌堂堂，同到庵前，请先生上座说法，重阳先生出了茅庵，上得座来，正容端坐良久。言曰，我教以静为主，这静字上可以参赞化育，下可以包罗万象。我将这静字为汝等宣说，不但修行悟道可用，即济家治国亦不可少也，静之一字妙理无穷，但言静者多，而知静者少，故俗静而不能静矣，是未寻着着静之根源，先要看空世界，静之门，当从不静处下斩绝功夫，静之终当於常静时用，防借妙法念头一起，随即消灭，灭而复生，不使之生生而即灭，使其永灭。静之极，不静自静，何曾言静，何尝言不静，止於至善者，莫过於静，静之於斯，泰山崩前而不惊也，非故不惊也，崩前而若未崩前也，美女当前而不动非故当前不动而若未当前也，至於动作行为，待人接物，其镇静之功，自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，父母见之顽者慈也，兄弟见之戾者和也，妻子见之悍者顺也朋友见之伪者诚也，俗者见之粗者细也，士人见之肆者也，以此忠君，忠是性分，以此爱民，是真实实之爱非姑息之爱，有何不行之道，不伸之志哉，

斯言非奇也而奇不可言，不特静中静，而动中亦静，动静俱静道可有成，佛言明心见性，非静不能明与见也，儒言穷理尽性非静不能穷与尽也，道言修真义性，非静不能修与养也静者三教之命脉，不特此也，试看一日非夜之静，无以为书之动之本，四时非冬之静，无一为春之动之本，是道本於静，自然之理，道本自然，舍静从何入门。重阳先生说这静字，是三教不离之功，士农工商，王侯将相，都要由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父母能静，而子自孝。君王能静，而臣自忠。弟兄能静而和睦。朋友能静而信实。夫妇能静则顺从。把这静字，说与众门人听，明知这数十人之内，止有邱刘王谭马郝六人，才肯专心悟道，其余那些人俱是始勤终怠有起头，无煞尾，算不得正经修行之人，原来难免争名夺利之行，故将这静工说与他们一听，使他们得这功夫，消一消乖戾，习一习涵养。虽不能超凡入圣，亦可以修身济家，不失为好人也，不枉到此投拜一场。闲许休讲，且说邱长春闻听先生把这静字，说得自己然然

透透彻彻，有许多好处，不禁头登欢起来，手舞足踏。却被先生看见，怒指长春而言曰，你这人闻道不进，知理不悟，徒以聪明显露，伶俐施逞，不能隐忍潜藏，只知使巧弄乖，非道器也，我几次说法，被汝越规犯矩，我今当远避，汝於东南，免得你来忧我。遂对马丹阳曰，我明日要往江南访道，随以要刘长生、谭长真、郝太古、王玉阳四人同去，汝可照理家园，其余诸人，任他们或行、或止，听其自便，我此去多则一年，少则半载，才得归也。先生这话分付出来就惹动了众门人思家之心，有的要回去看望父母，有的要回去顾盼儿女，连夜收拾包袱行李，只得天开亮眼，都与马丹阳告辞，更托转覆先生，马丹阳少不得送他们出庄去，大齐拱手一别。马丹阳逐回茅庵，重阳先生分付马丹阳取出五件衲衣，五个蒲团，道帽、棕笠、芒鞋、草履、岩瓢便舒，一切等物。重阳先生与刘郝王谭俱换了道装，道家打扮，趁着天色未曾大明，悄悄地出了马家庄，马丹阳送出庄外，回身转来，只见邱长春作揖告辞，马丹阳问他何往，邱长春曰，我

要去跟随师傅。马丹阳曰，师傅见不得你，因此才走，你今赶去，必要受气。邱长春曰，师傅岂当真见不得我，不过愿我学好，我若不去，岂不辜负师傅一片好心说罢就走，马丹阳叫曰，快转来，我有话与你说，且看下卷分解，诸人思家各自去，长春恋师赶将来。

新刊七因果传卷下

第十四回 试凡心屡施叱责， 顺师意常秉皈依

去恶犹如解乱丝，宁心自有解开时，
若教错用些儿力，万动千生莫了期。

话说马丹阳叫邱长春转来言曰，先生勿众师兄皆改换道装，方可远游，你这个样儿，仍是俗家打扮，如何去得，我有衲衣道帽，你可穿戴起来，便可去也，邱长春闻言大喜，即时穿上衲衣，戴了道帽，又将马丹阳的蒲团、便铲岩瓢一齐拿上来赶先生，走了一回，遥见谭郝等随着先生，缓步而行，长春见乡间有人吃早饭，他暗想，我们都走得早，未曾用饭，不如我去化些素饭供养师傅。从未化过缘，又不知怎样化法，管他老着脸，站在人家门口，将岩瓢拿在手中，却怪黄犬一吠，就有出来一望，转身进去，满满的掇了一碗粟米饭来，倾在他岩瓢内，长春欢天喜地。又化了两

家，瓢已装满，双手捧着赶先生。且说重阳先生，走了多时到一大树下缓息，问刘郝等可曾带得有盘费么。刘长生答曰，因先生走得太急，我等一时忙迫，未曾向马兄讨得盘缠。先生曰，既未曾带盘费，各自化饭吃去罢，我在此等候。四人闻言，各拿岩瓢化缘去了。重阳先生独坐树下，忽见邱长春捧一瓢饭来，供养先生，重阳先生怒曰，谁教你来扰我，我受不起你这供养。长春再三启请，先生全然不理，少时刘郝等各化得有些米饭来，请先生用，先生将刘长生所化之饭吃了一些，便不用了，他们俱已食吃，同齐身行了十余里，天色将晚，见路旁有座冷庙，即进庙去，打扫洁净，铺下蒲团，打坐一夜。次日师徒六人，又往前行，邱长春在后面沿路化缘遇着一家善人，叫他吃饭。长春曰，我有师傅在前面，他老人家未吃，我焉敢受用。那家善人说，这也无妨，你且去，与你另收拾些洁净素饭，拿你岩瓢装着端去，供养他也不为迟。长春见他说得有理，便上席饱餐一顿，然后下来与善人道谢。果见岩瓢盛满干饭，双手捧着赶

来，见先生相隔不远，只叫师傅慢走，弟子送饭来了。重阳先生装不听见，只顾前行。长春放大步走来，赶上先生，将饭食奉上。先生将饭食看了一眼，说此乃一家之食，我无功可受。岂不闻一瓢千家饭，孤身万里游乎。长春闻先生之言，默默无语。转眼之间，先生往前去了，心想把饭还那善人，一去一来耽搁路程，想吃了，肚腹又饱，无奈何，掇着岩瓢随后而来，端得两手酸麻，周身流汗，方见众师兄同先生坐在前面石上用饭，幸喜他们所化饭食甚少，他即将这一柸饭，与他们奉上，一家吃上一点，才把这饱吃完。是夜又宿古庙，长春心中暗想，我师傅是陕西人，不喜饭食，受吃面食，我明日去化几馒头来供养於他。是夜主意打定，到了次日，果然化得几个白面蒸食，来敬先生。重阳先生怒曰，我原说不吃你的，你苦苦扰我，却是为何说罢。将岩瓢夺过往地下一拌，险些把岩瓢拌破，那几个蒸食滚在坎下。邱长春忙将岩瓢拾起，把蒸食捡入瓢内，看先生时已走远了，他即随后赶去，看官你道重阳先生为何这般凌辱长春，

因他是幼年学道，不比刘郝王谭是化了气质的人，若不深加琢磨焉能使其成器。正所谓磨他心性，谁知长春根基深厚，屡受叱责，并无一点怨恨之心。闲言少叙，又说王重阳先生，师徒几人走了两月有余，是时，天道寒冷，他们在乡间化得有几捆柴草，是夜雨雪十分严寒，他们取了一些柴草来烧取暖。重阳先生，一见心中作恼，走来将那几捆柴草，一齐抛入火内，霎时烧着，烈焰腾腾火星乱飞。重阳先生拿着便铲，将柴草按了几下，火焰顿灭，浓烟乱冒，熏得他们走头无路，庙子又窄小，风又往内吹。邱刘等被熏可过只得出山门外避一避烟，一个个揉媚擦眼，都说好烟人，好烟人，先生见他们出去，即将山门闭了，把蒲团称於门下，抵门而坐，他们在外站了一会，到不烟了，却又寒冷起来，转过身推门，那里推得动，又不敢喊叫，都在庙檐下坐着，忽一阵雪风吹来，冷得他们风个战战糠糠。刘长生说，先生传得有火工，我们大家何不做一做，以消严寒。邱长春与众道友做起功夫来，闭息聚气搬运起来，不一会，不

惟不冷，反觉热起来，少时天色明亮，见山门已开，大家入内，只见先生坐在蒲团上，怒而不息，向他们言曰，汝等畏热怕冷，贪生怕死，弃真求假，取暖假火，而不肯运真火，苟图安然，而不深用功夫，这般悚散，如何修得成道。若不重重杖责，毕竟始勤终怠，说罢，即命王玉阳把戒尺拿来，每人责打二十以戒将来。刘郝等闻言，面如土色，不敢回言，邱长春跪在先生面前说道，这是弟子一人之错，与众师兄无干，我情愿受责，望师傅赦却他们。先生曰听论这样说来，敢是愿替他们挨打么邱长春答曰，正是。重阳先生曰，既是你愿替他们受责，每人二十，总数，算来该打一百。刘郝等齐来求饶先生。叹曰，汝等互相告免，我焉有不释之理，但下次不可如此，恐自误前程也。说罢，即将戒尺丢在地下。又对刘长生曰，我一时性起，执意南游，至此兴尽仍欲北还，即可起程，勿容凝议，说罢，便往外走。邱刘等慌忙收拾蒲团，拿着便铲，与那看香火的老汉告辞已毕，随后来赶先生。仍由旧路转回山东，不日到了宁海县，来在马

家庄。邱长春先去报与马丹阳得知，丹阳慌忙出来迎接先生入内。仍在后面茅庵住下一向无事。不必细言，过了月余，那些门人闻听先生归来，一个个又来学道，依然热闹起来，先生想出一个妙法，要遣散他们。

不将假意遣开去，焉得真心悟道来。

第十五回 示羽化先生归隐， 送灵枢门人服劳

风播动处原非真，本性圆明是法身，
解得拈花微笑意，后来无处著红尘。

话说重阳先生，见那学道之人，依然聚集，察其中并无真心，向道之人，不过徒谈虚名，指道为由，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，其实并无一点道念，若不使他散去，久必以假乱真，使法门不得清静矣。想出一个妙法来点了一点头，忽然大叫几声，不好，不好，惊得那些人齐来相问。先生曰，我不该出门，在路上受了暑湿之气，使我心头结热，身上起泡，解衣与众人看，果然心头肿起，浑身是泡，慌将马丹阳与邱刘等，忙去寻医求药。一连请了几个名医，用过妙药数剂，总不效验，又过了两月泡皆溃烂，浓水交流，臭气难闻。那些学道修行之人，背地私议说，重阳先生定然无道，自

身难保，焉能度人，病都却不了，怎得成神仙，我们各自回去吧。免得耽悟大事。於是阴走一个，阳走一个，不上两日，走得干干净净，止丢下邱刘谭马郝王六人，日夜服伺。先生见人走完，遂叫他们六人近前分付曰，我明日午时必死，但我自到此来，把马钰一项银钱，被我周济贫苦，又帮凑别人埋葬嫁娶以及遣嫁使女门鬟，圆成家人小子，一切嫁装、聘礼，化费银钱若干，又供养这些未学道的人，一两年故此将银钱尽行用完。如今库藏一空，我死之后，若办丧事，必要当田卖，但依我分付，不许化费银钱，我若死时，也不须悲哀啼哭，休得祭奠开费，只要几块薄板，装着臭皮囊，使邱刘王谭郝五人，轮流抬回陕西，樗县终南之下，绳索断处是我葬身之所，不得作此儿女子之想也。先生虽如此分付，邱刘诸人不免含愁生悲，自不必题，到了次日午时，先生衣冠齐正，端坐蒲团之上，唤邱刘谭马郝王六人近前讲曰。

性命双修之法，要内外俱有，缺外功则德行不全，缺内功则本源不清，夫外功者平

生成心，须使无亏，一言必廛，言有功也，一行必慎行有功也，一事不苟一介必正，莫非功之所积，功之所推，夫内功者何。惺惺勿致於昏昧，防意如防城之险，空空不着一物，守心，更比守身之难。时而天人介於几希，天人即交战之会也，吾将内功重而言之，蓄内功不可以色见不可以相求，不可以侥幸，不可以苟安，扫去一毫之色相即有一毫之阳生，扫去无端之色相，即有无端之阳生，将色相扫尽，不留些子芥蒂，则纯阳之体也，有等修道者，非不信心坚固而弊在速成，功夫来到，便思证果，又有习吾道者，非不加意盘座，而弊在安闲，日日淹淹欲睡，时时闷闷不乐，精神不振，艰於行持不肯用功，岂不知一长一技，用尽无限心机，方得随心应手，半丝半缕，费尽许多气力，方称心而足意。岂学神仙都不下苦工乎，重阳先生说毕，又取一本名曰韬光集，乃先生亲自所著，内有晦迹之道，隐逸之妙，付与马丹阳曰，汝等六人，当於其中探讨至理，知之非难，行之为难，必勉力行之，方无负我心。汝孙道友，道果将熟，不必

一念，止有邱长春功行尚少，汝当指示一二。刘长王色相天能尽空另有一番波濤，郝太古东游西返所见之处，即了道之地，谭长真遇顾而通玄，王玉阳逢姚以入妙，邱长春到潘溪边苦根尽，龙飞门上大丹成。重阳先生说罢，一笑而逝。邱刘等谨遵先生遗训，不敢声张，依法入殓，用绳索将棺捆定，寻了一根杠子，两个横担，到了次日辰早，邱王谭郝四人抬起，灵柩便行，刘长生背着行李，随后走来，马丹阳送了二十余里，临别之时，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银，约有四五十两，交於刘长生曰，家中银钱被先生做好事用尽一时集办不出，止有这点散碎银以作盘费，路上简省一二可以得够葬师之后，急速转来，咱们师兄道友同在一处修行，刘长生将银接过遂与马丹阳分离。行不数里，见有许多人拿着寸香片纸，拦路祭尊，刘长生遂一称谢，谁知重阳先生在生之时，见不得假修行人，今日仙逝真灵不昧，见了他们，犹然犯恶，从棺内放出一股臭气，臭得人人掩鼻，个个发呕，站立不住，胡乱磕了几个头，一齐走了。那臭气也

息，邱长春与郝太古等着抬灵柩，仍往西行，走不上十余里，有人拦路送饭，邱刘等以为与先生往年有交识之人，今闻先生归天，特送顿饭来，尽个人情，不足为怪，忙下灵柩，便来吃饭，吃罢，道了一个谢字，抬上又走。行不多时，见路傍有座古庙，便抬不动，即将灵柩落坪，在庙歇宿，次日天明，又抬到了早饭时候，又有人拦路，送饭。午饭时候也是一般，天晚即有冷庙楼止，如此走了月余，要到陕西边界，邱长春暗想这事可不奇怪，天地间那有这般凑巧的事，近处以为是先生相识之人，尽一尽情，未可料得，如今走了许多远，还有人拦路送饭，其事真乃奇异。我不免悄悄问个缘故，心中正在默想，时当晌午，忽有人送饭来，请他们吃刘郝王谭与那人道谢毕，即妈碗箸用饭，邱长春把送饭之人扯在一边，问曰，你怎知我们到此，送这饭来与我们吃，又是何缘故。那送饭之人说，从早有一位穿黄衣老道长，在我们村里来募化，说他有五个徒弟从山东送灵柩过此，要扰主家一餐，我那主人最是好善，听了此言，故使我

们送饭至此，长春听罢，记在心头。到次日早饭时节，推说肚皮疼痛，要往前村讨碗滚汤喝，求刘长生帮抬一肩，长生应允，便将行李交与他，接过杠子抬着。邱长春背起行李，放开大步，往前走有数里，果见一位穿黄道袍的老人，像是先生模样，往前村里去，邱长春赶紧几步跑到跟前，一手挪着道袍跪将下去，口叫师傅慢走，徒弟在此侍候。重阳先生掉转身来，怒容满面，对长春曰，你这造业徒不知天地盈虚消息，晦迹之道，一味施逞乖巧，漏泄仙机，以此推来，日后又要多用三年炼魔之工，是自取其咎也。言毕化清风而去，长春正在悔悟，又见灵枢到了忙去接过杠子抬上，仍将行李交与长生，自此以后，永无人送饭，若不是马丹阳所送银两做盘费，难免受饿，又走了半月，始以长安，由樗县而终南忽然绳索齐断，灵枢堕地，长春用目一观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，即走去施了一礼，未及开言，那老翁反问曰，你们可是从山东抬灵枢回来么。长春答曰，正是老伯何以得知，老翁曰，我昨夜梦见王孝廉，说 he 已死，徒弟五

人，抬灵柩从山东到，要求我舍一穴之地埋葬其身，我想昔日与他同在省城科举，咱人甚是知交遂随口应允，我又问他几时埋葬，他言今日午时，我醒来方知是梦，半信半疑，出来看望几遍，才见你们抬着灵柩，正落在愚老地上。长春亦先生绳索断处，即是葬身之言，对老人说了一遍，老翁甚喜，即入内去唤了几个壮汉出来，各带锹锄擢箕等物，来在灵柩跟前，将棺移过，即於其处打井安葬，倾刻累成大坟。邱刘等叩谢了老人，又与众壮汉道劳。那老人请他们师兄弟友到村内，款待了一顿便饭，然后邱齐等与老翁告辞，又问明大魏村路径，大家打一个拱手而去，不知此去如何。

送师西归大事毕，访道东行真道成

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谈往事， 晋安桥一言指迷途

万转身如不动舟，风翻浪涌便难收，
临流报定篙和舵，一路轻帆到岸头。

话说邱长春同众师兄到了咸阳大魏村，见屋宇破坏村落荒凉，有三位老人坐在一个庙子门口，长春上前深施一礼，便问王孝廉的居室，内有一位须发皎然的老人便说，你问王孝廉的居址，敢莫有么瓜葛。邱长春曰，他是我们的师傅，在山东传道，羽化升仙，我们几人送他灵柩归来，昨在南山之下，讨地安葬，今者欲回山东，故到此问一问，他家人口，可以平安否。老人闻言，叹了一口气说，你师傅是我宗兄，我是第三，人呼我为王三老，自我宗兄离家之后，周氏嫂子忧虑成疾，因病身亡，他儿子秋郎跟着岳父去了，一年半载回来一遭。他家现时无入，长春又问这村子如

何恁般败坏。王三老又叹了一口气说道，自从我宗兄走后，村内莫当事的人，他们都是各顾各，有事来了无人出头料理，自随别人胡搞，故此越搞越烂，越奸越穷，竟将这村子败坏，后来听说孝廉成了仙，他把风脉拔去，轻轻将这罪过移在他身上。长春又问，怎知他成了仙。王三老指着庙子道，这是南北几村与他修的庙，你们进去一看便知，长春同众师兄进得庙来，果见上面塑着师傅神像，俨然如生，齐上前礼拜，匾额上写着挺乎人豪四字。左右对联题曰，显道术於咸阳，喷酒成大德垂恩岂於故里，施符驱瘟。邱刘等看毕不知其故，便向怎样驱瘟灭火，三老曰，我们这一方，瘟疫流行，传染甚重，人人惊恐，忽有一位黄衣道长，株书灵符，遍施乡村，并不取分文，得此灵符贴於门上瘟疫顿消。又闻人言，咸言市上起火，烧着民房，扑之不灭，见一位道长，也是身穿黄袍，从酒店内出来，手中擎着半杯酒，喝了一口，向火喷去，其火自灭。市人感他救火之功，都来问他名号他言三横一直是姓，三士张口为名，说罢

飘然而去转眼不见。过后有人识破这两句话语，三横一直王也，三士有口喜也，说他定是王喜，这话传到我们村里，方知他成了神仙，我们有个族嫂，人呼为王妈妈者，临终之时也说孝廉叔子，身穿黄衣来接我去，故此南北几村感他护庇这恩，倡修这座庙子，以酬甚德左壁厢悬有木牌以纪其事，一看便知，刘邱等同到牌下仰面读其文曰。

盖闻有勤劳於国者祀之，有功德於民者祀之，我村王公论喜，异人也，少年读书，壮岁习武，自举孝廉后，托病中风不话，人莫窥其动静，养病一十二年，未出门眺望，忽一旦失去，不知何往，四处探访，渺无踪迹。嗣后症起瘟疫，公施符救免，保全性命颇多，乡人均沾惠淬，又於咸阳市上喷酒，灭火，谜语留名，度寡嫂而升天，佑乡人以多福，公既不忘乡里，而乡井之人，岂负公哉，况有驱瘟灭火功德於民祀之，未为不可，故邀集乡人仅议，倡修殿宇，装塑神像，岁时祭祀以酬其劳，是以云尔。

邱刘等看毕叹曰，先生神机莫测，变化

无穷，非我等所知也，又见王三老向着一个小厮耳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言语，小厮点头而去。少时同一壮汉提着一个篮子走来，内装面食之类，请他道友几人受享，刘邱等才说了个谢字。三老曰，劳你几位送宗兄灵柩还乡，又来探望他家，无好款待，不过便饭，当不得一谢。邱刘等见他这样讲说，即来吃饭，是夜歇在庙中，便有许多人来相问，次日天色将明，有七八处送饭食来，他们道友几人，那里吃得许多，不过每家用上一点，领一领情，刘长生与众道友商议，将马丹阳所送的盘费银还剩有十余两，拿来交於三老，以做培补先生庙宇之用，众道友称善，遂将银交於三老，说明其意。王三老将银收起，刘邱等即告辞起身，离了大魏村，走有十余里，到一大树下，大家坐着缓息，谭长真曰，我们送师西归，大事已妥，若再到山东，也不过把马师兄饭吃些，钱用些，也当不了么，长言道，世无不散的筵席。又曰，道不恋情，非道，久在一路，岂不闻三个成群，五个结党，反惹物议，大有不便，不如各走一方，得以自由。王

郝等曰，师兄之言是也，於是刘长生往东南而去，王玉阳西南而去，谭长真往南走，郝太古向东行，邱长春见他们把几条路走完他也无走处，就在这陕西地方募化度日，苦志修行，这且不表。单说太古游到晋地，见有一座石桥有八九洞，礁下根脚，俱是生成的盘石，每天秋冬河歇水沽，常有逃难饥民在礁下歇宿，郝太古见礁下甚是洁净，正在水沽之时，他便在礁下打坐，起先无人知觉，到也清静，后来渐渐有人知晓，遂惹下牵缠，感动了近处居民。见他终日打坐，知是修行之人，故此常与他送些磨磨饼饼，他怎么吃得许多，剩下的就堆在面前，被那些鸦雀老哇你啄一斤，我啄一块，飞在半空，或吊下来，落在水内，或堕於路上，那些小娃子看见，便捡来吃寻踪捕影来在礁下，到太古面前玩耍，见他坐着不动，犹如泥塑木雕一般，那些小儿来耍熟了，就把他当菩萨要盖庙庙，捡了些石头瓦块，在两边砌起做墙，又折些树枝架在上面为梁，折了些草盖着，每日在家中吃了饭，便邀约一路到礁下来，向着郝太古磕头

作揖，嘻笑喧哗，闹个不休。郝太古是有涵养的人并不在意，恁他们翻翻吵闹打跳，总不揪采，这也算得闹中取静，不为无益。一日前村办观音莲台会，那些小娃子看会去了，甚是清静，太古见一人在礁下磨瓠，磨一会又拿起向脸上照一照，照一照又磨，磨一磨又照，如此数十次，把一块砖磨消化了，又取二块来磨，郝太古见他磨了半日，以为把砖磨个甚么器皿，今见他将砖磨成泥浆毫无所用，又欲磨二块，恐他明用功夫，有心指拨於他，遂问那磨砖人曰，你磨这砖意欲做个器皿乎。其人答曰，然也。郝太古自便对说，你要做器皿，先须立个成心，或铲高而削平，或取方而就圆，依乎规矩方成巧妙，你今不取法则，胡乱磨怎得成功，我且问你到底磨个么器皿，其人答曰，我想将砖磨光亮，做个镜儿，早晚照一照面容，那太古闻言笑曰，砖乃瓦泥，非铜非铁，焉能磨得光亮，岂不白费了工夫。那人大笑曰，依你这样讲说，我这瓠既磨不成镜，你那坐又焉能成仙，你如此苦坐，无异我之磨砖也。郝太古闻言，猛吃一惊，忙

站起身来，急趋上前意欲请，那人飘然而去，不得与之言谈，郝太古知是仙人，到此指点苦坐无益，收拾行李离了晋安桥，望幽燕而去，有诗叹曰。

磨砖枉自用工夫，静坐孤修气转枯，两个俱为费力事，一言提醒破迷途。

不表郝太古北游，又说长真南行，一日来在随州之地，天色将晚，并无古庙凉亭，又无招商客旅。见路傍有一座大庄院，房屋甚多，意欲前去借宿，随便化点饭吃，将走到庄前，只见门内出来一人，像是掌贵的样子，此人姓顾名足咸，号裕丰，昔年也是好道之人，因被那些不学好的道友丢登子，装神仙偷哄他钱财，上了好几回当，所以见不得道士。正是前头打砂子，赫怕后头人，且说顾裕丰，见谭长真往庄上来，便高声喊叫道，道长不肖来，我这里僧道无缘，谭长真将他看了一眼。

欲要别人信服我，须将我事信服人

第十七回 戏喜红定计脱身， 难浑然当真盘道

心境原来要朗明，莫因一事误平生，
昔年曾被假人骗，今遇真人认不清。

话说谭长真，见顾裕丰有几分善气，意欲开化他，谁知顾裕丰不等他开口，先就说道长，不必多言，你们那些话是我听厌烦了的，你就说来，我也不信。我是被你们哄怕了，那有什么修行人，依我看来尽是苟图衣食之辈。说罢，竟入内去，再不出来，谭长真听他这言语，把道门说得全无道气，有心丕振宗风，抬头一望天色已晚，他就在庄门口打坐到了要黑时候，那些庄汉催逼他走开，提了一桶冷水，依门口泼湿，依旧进去将门闭了，谭长真见他们如此作恶，便不到他门前去，即於路傍打坐，是夜天又下雪，堆积尺余，天明之时，那些庄汉出来一看，见谭长真坐在露天地里，周围白雪堆积，却怪他身边毫无片雪。

叩扳於裕丰得知，顾裕丰闻言，亲自出来凤看，走推他身边觉得热气迎人知是有道之士，即请他入内，待以客礼，说是非我不信道，只因道门无好人，像你老人家这样苦志修行，谁不尊敬，我今愿供养你就在我家中住下，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都喜欢，我明日选一个良辰，要拜你老人家为师，不知你老人家可应允否。谭长真本要开化他，今见他异起信心，犹未大於敬信，如何不允，於是点头应允，顾裕丰大喜，即命家仆在后面打扫一间房子，即请谭长真入内，打坐参玄，每日斋茶斋饭供养不缺，又使门鬟喜红当於谭长真端汤递水，真乃道尊德贵，妙理无穷，光阴迅速，一混大半年，不见顾裕丰来求道问理，揣他心意是好道并不是学道，欲使人受他供养，替他造福，替他修行他却受享现成福德。谭长真识破这个机关，便不顾在他家供养，屡次告辞欲行，顾裕丰苦苦相留，那里肯放他走，分付家中人等小心看守，故此谭长真连走几回都被他们挡转来。谭长真因为走不脱想出一条妙计，必须如此，方能走出，少

时，喜红送茶来，谭长真故意将他手腕掐了一把，说你这手儿好白净呵，令人爱煞，喜红脸上发赤，勉强答曰白得如漆一样，师傅休得取笑，说毕便往外走。竟到上房，说与顾家娘子得知，这娘子即对丈夫曰，谭师傅调戏我们的门鬟，也非正经修行人，可使之去，顾裕丰闻言不信，说这是喜红不耐烦服伺他，故造成这些浮言，娘子见丈夫如此说，反将喜红骂了几句，喜红不敢再言。过了两日，顾裕丰见喜红与谭长真送茶去，他却跟在后头，窥其动静，果见谭长真挪住喜红的手，笑容可掬说道，你这手儿如玉白，似绵之软，真爱人也。裕丰在外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，便要赶他出去，又想他屡次欲走是我再三相留，今又逐他，显我不仁，不如写几句话儿贴在壁上，等他各人知趣，定然自去，我只分付手下的人不必拦挡他，便是好主意。不表顾裕丰暗里铺摆，又说谭长真，次日坐到早饭后，不见喜红送茶送水，知是计已用灵，即走出来一望，见门上贴着一张纸贴儿，上写着四句话曰

西鬼尽夜飞雪花，冷坐蒲团形影斜，
休羨今朝手似玉，回思曩昔身如娃。

谭长真看罢，笑了一笑，走进房内，见桌子上有笔墨，取笔在手，复出外来，向他纸贴上也写了四句话，写毕入内，收拾单行，一直跑出堂前，连叫了两声谢，无人答应，竟出庄门向南而去，游了两年，始往北逐，此是后话不表。又说顾家那些奴仆，因主人曾分付，谭道长出来，不须挡他，尽他自去，因此，见谭长真出来，都各回避，待他走后，方扳与主人得知，顾裕丰闻言来在后面，见他原纸贴上，添了四句话在尾后，你道即四句。

休言雪月与风花，心正岂愁形影斜，
不说喜红手若玉，此身定坐井中蛙。

却说顾裕丰见了这四句话，方知谭长真调戏喜红是脱身之计也，嗟叹不已。此话不讲。又表王玉阳，自大魏村与众道友分离之后，游

到房州地方，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，姓姚名崇高，曾做过新安游府，因看淡世情，告职逐乡，乐享田园，生平最是好道，见了邨家人，就如遇亲人一般，管他有修行无修行都要谈叙一谈叙。他侧近有个遇仙观，观内主持，也是道家，凡去来僧道，常在观里留宿，他曾预先嘱咐观主，凡有修行学好之人，必通知於我，观主应允过了，一向来了一位，不僧不道的修行人，自称有道之士，尚在人前卖弄精神，说他有九十六岁，曾遇着张三丰数次，又会过吕洞滨几回，达摩是他师傅，济颠是他良朋，也会坐工，一两天不倒坐，那日来在遇仙观。说了些度人无量的话，观主听入了耳，问他姓名他言号叫浑然子。观主即引他去见姚老爷，一见面，他就说和尚是色中饿鬼，道士是气中魔王，也成了仙，作不了佛，要像我这个样儿，能把万事看破，一尘不染，方算当真修行；习我道者要活九百岁，姚崇高闻听此言，心中大悦，便拜他为师，留在家中供养，那儿说话全无避，句句鄙荡僧道，其时遇仙观的道人在偶，听见他谈论僧道，心中

不服，暗想这老儿好不懂事，我好意他来受供养他全不顾人脸面，当着我就谤毁僧道，不知但揭房上瓦，且看檐下人，他只因姚老爷尊敬他，却把我们来轻贱，我必另寻一个会打坐的人来，把这老儿鄙荡一番，方遂我心，想罢，即辞了姚老爷，回到庙内，过了几日，恰好王玉阳来投宿，观主观见他气宇潇洒，必是有道之人，又见他终日打坐，精神爽快要驳倒那老儿，离不得此人，欲与他说明，恐他不去，心生一计，即对王玉阳说，姚老爷家内来了一位大修行人，能坐十余日不倒庄，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访他一访，不知道友意下如何，王玉阳闻言甚喜，遂与观主同至姚府，门公即遂进内通传，姚崇高亲自出来迎接，同到客房待茶，未及言谈忽见一个白头老人走进来，王玉阳将他一看，这老人生得粗眉眼细，鼻仰观高唇齿掀露，面方耳长，异拖几根须须，头披九根白毛，像个老婆形。走进来，在上面椅子上坐下，观主即与王玉阳讲这位老先生，便是我对你说的那位大修行人，王玉阳闻言，即上前与他见礼，那老

儿昂然不动，把王玉阳全不放在眼里头，你这道友，或是栽花或是插柳，王玉阳茫然不解，未及回答，那老儿又问你可有了妻室么，王玉阳只说问他在俗的话，便随口答曰，妻室到有如今抛在家内。浑然子哈哈大笑曰，枉自出家一场，连这几句话都不知，我与讲，栽花是少年出家插柳是中年出家，问你有妻室是言可得了真阴消息么，你答我以世俗之言，是不知道也，若再问你怀胎之事，你更不知，这浑然子当面抢白人，王玉阳见观主脸儿羞得通红，不得不辩论几句。大体顾一顾体面乃笑而问曰，适才老先生言说真阴，这真阴果系何物，又说怀胎，但不知胎从何处而结，所怀者又是何物，浑然子一时答应不出，哑然笑曰，玄机不可泄漏，岂可与汝轻言，观主见那老儿强言，知他不晓，便对王玉阳曰，道友只管讲来，量他不知不要问他，但不知王玉阳说些甚么，且看下文。

屡次夸大话，一问答不来。

第十八回 王玉阳以真服假， 谭镇说古证今

灵台自有祇园树，本地风光即佛天

话说王玉阳几句切要的话，将浑然子驳倒，回答不上，观主在一傍拍手大笑，催王玉阳只管说来，不必作难他，量他也不能知。浑然子见观主说他不知便要作怒，王玉阳即为之解白，老先生非不知也，不肯言也，小道敢将此理说来，大家参评看是也不是，夫真阴真阳者，阴阳二气也，真阳之气藏於肝，真阴之气聚於肺，肝者木也，聚魂之所，肺者金也，藏魄之地，金为兑女木震男，旺於东，金产於西，故喻以东家郎，西家女，而欲使金木相逢，魂不离魄，魄不离魂如夫恋妻，如妻依夫，此即阴阳会合之理，老先生问我可有家室之话也，然必要借黄婆勾引，方得相见黄婆者真意也，是言必借真意会通，可使金木丙无间隔，方能如夫妻之好，意属土而多情，其色黄而好动，故喻之为婆，东西往来会通

两家，如媒妁一般，怀胎者是言真气凝结於丹田之内，如有孕之状，真气见足，发现於神，故曰神为气之子，气乃神之母，故有婴儿降生之言，到此地步，大丹成也，可与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体。姚老爷闻此言，称赞不尽，浑然子恐怕王玉阳把他饭碗夺去，乃大言曰，有德者不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，要敢与我做坐功，要三两日不沾茶水，方算有功夫，王玉阳笑曰，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坐，若说三两天，愚下愿奉陪。说罢，两个便赛起功夫来，就在客厅铺下被褥并肩而坐，浑然本能坐三两日，不粘茶水，只因要与王玉阳比赛，已着了一点忍恨在心，遂致坐不安宁，生出许多烦恼，一时要想吃茶，吃水，一时又要出恭解溲，一日下座几次，坐到第二日便坐不住了，竟下坐寻饭食吃，打起瞌睡来了，睡得鼻鼾连天，王玉阳硬坐到第三日，方下坐来，反觉神清气爽，姚老爷再三夸讲说，师傅坐工，老先生不能及也。王玉阳曰，非老先生不及我，因他年纪高大，人老气衰，若我到他那般岁数，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，浑然子闻言，

心头悦服，重来与他谈叙，不敢自高自大，渐渐虚心下气起来，王玉阳在姚府住了几日，也教了他段玄工，两下甚是相得一日，王玉阳推说到遇仙观取单行，一去数日，不见转来，姚崇高打发家仆去问，观主说，他当日回来，当日便走了，姚老爷闻听此言，跌脚长叹，自谓无缘，浑然子亦有不舍之意，丢下王玉阳之事。又说刘长生自与众道友离别之后，南游一遭，复往东鲁，在泰山精修三年得成正果，飞升上界，赴晏瑶池，参拜王母，见王母身后有数十辈，仙女簇拥，容颜丽妙，世间罕有，难描难画可爱可羨，未免一念之动，将众仙女偷看了一眼。王母问曰，汝瞧他们意欲何为，刘长生闻王母之言，自知失礼，惶恐谢罪，俯伏奏曰，臣偶见霓裳飘舞，彩袖展拍，无意之间，将仙女瞧了一眼，其实并无别意，望慈颜赦宥王母责以人我犹存色相为空，纵使金丹成就，不能超凡人圣，可再下凡苦修苦练，即命仙官送下南天，仙官奉了王母之命领着刘长生来到南天门，刘长生正要乘云而下，早被仙官推了一掌，跌下南天门

去，忽然惊醒才是梦幻曲思瑶池，真乃一念之差，况重阳先生也曾说过我於丹道俱优，只是色相未空，今梦入瑶池，王母责吾之言，正与先生相同，但不知这段功夫如何做，必须下得山去，访一位高人指示，於是下得山来，行不数日，遇见谭长真，各将往事诉说一遍。刘长生曰，你不受顾家供养，念头不为不正，我在瑶池错瞧仙女，念头不为不差，今欲炼空色相，未识从何下手，谭长真曰，昔者旌阳少年之时，专好射猎，一日猎於山中，箭射小鹿，小鹿带箭奔逃，旌阳率家人遍山寻觅得二鹿於山凹，小鹿卧地，大鹿与之舐伤，见人来，大鹿也不走避，俱被所获，回家番缚，二鹿已毙剖腹视之，母鹿肠已寸断，其小鹿虽受伤而肠却完好，可见痛子之心比受箭之苦，分外痛切。旌阳观此情形，心中惻然遂将弓箭折毁，入山修炼得成正果，意欲化变十方乃登台说法，收得有弟子数百人，一日旌阳对众弟子说汝等数百人，不为不多，弃家学道不为不虔但修行之人要看色相，汝等能见色不贪乎，众弟子齐声应曰，若

论财气与酒或者未能尽去，至於色字我们原看得淡并不贪他。许旌阳曰，汝等说得这样干净，只恐未必，众弟子答曰，我等岂敢妄言，骗哄师尊许旌阳曰，我有一法可试虚实，你们每人各辨木炭一段，要二尺余长或三四尺更好，放在床上，伴你睡一夜，到明日辰早起来交於我看，自有的确工夫传与汝等，众弟子听了此言，不知其故，各去制办木炭，置於床上，是夜众弟子一觉磕睡醒来，身傍有人同睡以手摸之温软如绵光滑似玉，再探下体却是女身欲火，忽烧按纳不住，即与之绸缪真阳既泄犹依依不舍，相抱而眠，及至天明，外面喊叫，快来交炭，师傅等候交时了，众门人从梦中惊醒，人人怀中抱着段木炭，正在惊疑，外面又在喊叫，只得穿上衣服前来交炭，旌阳分付众弟子站立两班，挨一挨二来交。众弟子闻言，不敢连拗，站立两边。即有一人向前交炭许旌阳问曰，你有多在年纪其人曰，弟子今年七十六岁，许旌阳说，你若大年纪，为何把这色字看不破，许旌阳曰，既然你把这色字看得破，你那炭上糊的是么

其人将炭一看，半腰之间有些淡淡的白点，形迹油污始知是昨夜所泄真阳。自觉无颜，低头丧气，不敢做声，众人才知昨夜所睡之女，即木炭所变也，再看炭时形迹更多，都怕出丑各各呆立，不来交炭，连摧几次，毫不动弹，只有一人笑而上前，将炭呈上，毫无迹印，许旌阳问曰，色者人之所好，汝缘何不好，那人答曰，弟子从色炼出来的功夫，许旌阳问他，怎样炼法，他说凡有所好，必有所害，始则恐不得到手，既到了手，朝欢暮乐，不肯休歇，久则神衰气弱，又怀性命这忧，是以怕也，甚必避，故对境忘情，绝俗以保身，我幼看之时浪荡不成，终日眠花卧柳，竟年不归，把那烟花院当做自己屋里，见过了许多美貌娇姿说不尽无数风花雪月，弄伤了神气，而欲避避不可得，故逃在此而学道，欲保全性命，不复贪恋美色，此无他巧，不过见多识广，经历过来，许旌阳听罢点头。即将众弟子遣回，单留他一人，传以道妙，后来也成了正果，以此论来凡事总要经见过，见得多，方才看得淡，丢得脱，谭长真把这一辈古人

讲完，刘长生曰，我原无意於内事不过悦其外貌，他日当往烟花院去，览尽油头粉面，做过见多识广，使眼睛空阔一空阔，谭长真约他到晋地，看道祖降生处，二人走了数日，路上会着王玉阳，同往前行，王玉阳便将姚府與浑然子盘道之事，对他二人讲说一遍，刘长生笑曰，倒便宜了这老儿，把我们的道妙，被他得了去。王玉阳曰，若不是我会坐工，那老鬼犹不肯服。谭长真曰，这样看起来，坐功是我们学道之人的打门捶，凡在吾门者不可不学也。三人边走边说，忽听后面有人喊叫说你们走得好快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听下文

娇姿原是粉髑髅，暮乐朝欢总不休
一日无常万事了，夜台难逞旧风流

第十九回 论玄机四言契妙道， 开石洞一人独勤劳

陷溺沉沦已有年，爱河滚滚浪涛天，
修行自可登高岸，何用中流更觅船。

话说刘长生，和王玉阳，谭长真三人正行之际，忽听后面有人喊叫，三人掉头观看，才是郝太古，当相彼此相见各叙离情，四人同行到了若县地方，寻到太上降生处见有九井，

着一座八角亭，亭边有株李树，相传太上生於李树下，四人步入亭内，亭中间有座石碑，纪着降生之事，上言盘古时改商为殷，殷之五年，此地有居民，善晓数理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清静涵养之功，终身隐逐不求闻达，成民有女，年十九，未择婿此女淑性幽静不喜言笑，一日偶到李树下，见枝头一李，鲜红可爱，摘而吞之遂成身孕，因女无夫而孕，偶有浮言，居民推察数里，知有大圣人降世，故

善为扶持，女得无恙，圣胎在腹，选择年月降生，选得好年，又无好月，选得好月，又无好日，选得好日又无好时，选来选去，选了八十一年，其时圣母已百岁自怀圣胎，不饥不寒，无灾无病，是年二月十五日，到李树下散闷，太上裂母左肋而降，生而白头，下地便能行走，上前七步，退后三步，大叫三声，天上地下惟吾独尊，叫毕半空中仙乐嘹亮，香风飘渺，玉女散花，九龙吐水，沐浴其身，所沐处遂成九井，太上神智无伦，圣德如天，指李为姓，因生而头白时人呼之为老子，此降生之由也，。其他神异载於经史，历有考证，非无据也，刘郝诸人看毕，赞曰太上道风遗传，千秋永垂，万右称拍，不尽回思你我悟道多年，玄工奥妙未知，谁劣谁优，对此仙境，无妨吐露玄机，郝太古曰。

慧剑高悬星斗寒，群魔束手难生端，蒲团坐断三更月，九转还丹龙虎蟠。

王玉阳曰：

仙亭览古叙温寒，考证玄工最的端，捉得金乌并玉兔，自然虎踞与龙蟠。

谭长青曰：

道法无边神鬼寒，超凡入圣岂无端，一拳打破尘迷网，偃月炉中龙虎蟠。

刘长生曰：

提起令人心胆寒，霓裳飘处始生端，聪明反做痴迷汉，说甚仙山龙虎蟠。

四人说毕，王主阳复又问曰，我等三人所说皆契道妙，言腾不言败，然何刘师兄不言胜而言败，短人知兴，恐非道妙也。谭长真曰，心胆寒非道也痴迷汉非妙也，然而能使胆寒，不可谓之无道，能识痴迷不可谓之无妙，是不言道妙，而道妙在其中也，不以胜败论之，有何兴之可短。郝太古曰，刘师兄之所言，非止於此，必有别故。谭长真笑曰，不错不错，刘师兄瑶池赴宴偷看仙女，王母作怒复降人世，是我二人中途相遇，他对我说，我答他以木炭试道，旌阳主意他闻我言，一心要去，谭长真讲到这里便住了口。王玉阳问曰，他一心要做甚么。谭长真曰，他要去红粉隧里悟道，丝竹场中参玄，重用功夫，以空色相。王玉阳曰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自无色

相。郝太古曰，不如人我两忘，色相自空。刘长生曰，二位之言上士圣人方能行之，我今欲以多见存妙用，广识做功夫。王玉阳与郝太在皆曰，炼色魔者，古今不少，未闻如此之炼也。谭长真说，有志者可以使巧，无志者可以守拙，各有妙用，不必深言，说毕无色已晚，四人即在亭内，打坐过夜，到了次日，分路而去，单说郝太古行至华阴道上，猛抬头见有座高上，其形如掌，高耸云霄，前次送师西归，灵枢压着肩头，顾不得张望，故未曾见此山，今则散淡逍遥，一路之上，少不得观山望水，一眼瞧见，心甚仰慕，又意师言怕见之处，即了道之地，乃登临其上，见万山俯仰，低於其下，昔寇莱公有诗曰：兄有天在上，更无山与齐。

兴头红日近，回首白云低，原来这一座山，乃西岳太华仙山，山上有宫观十余处，皆有道人焚献香火，甚是繁杂，郝太古觅一僻静处，自己原会石工，遂去制造锤赞，运用神功，在石壁上凿成一洞，堪能容膝，正欲入洞静养，忽然来了一位道友，身披蒲团，手拿便

铲，要求郝太古把此洞让於他打坐，郝太古未及回言，他竟自走进洞去，将蒲团铺下打坐焉，管他肯与不肯把洞先自占了。郝太古是个心慈面软之人，说不得将这洞子就让与他去，又望上走，见路旁有一大石，高数丈，即将此石开凿，又费尽了手足，方打成一个洞，比先前那个洞子，异宽大些，心中甚是欢喜，谁知又来了一位道友，说无处打坐，你老人家何不将这洞子慈悲於我，郝太古是个修行人，便满他心愿，将洞子又让於他去，一连十余年费尽千辛万苦，打了七十二洞，就来了七十二人，把这七十二个洞都求他让了，郝太古仍然无处修养，寻到后山，见一个去处，可以凿洞，却在万丈石壁之中，燕飞不到之处，若在那里打成一洞，任他飞得起的道友，也走不到那里来，然而无路可通，必堕绳而下，升绳而上，郝太古看吧，下得山去，便将历年所积少化的资财，买了一根长绳，半路上又收了一个老实的徒弟，师徒一路上得山来，将长绳拴在一株大树上，郝太古带了锤，手拿长绳，足登石壁，缓缓而下，直达其

所，其间只有隙之地可以坐立，每日只管打洞，那老实徒弟与他造饭。郝太古每日只吃一餐，要晚间才回来，这老实徒弟，要待不耐烦，心中想道我只说学请问谁知要我煮饭，是这样辛苦，我来学道何益，即起了不良之心，暗将柴刀带在身旁，知太古吃了饭，必要去打洞他却随后跟来，见太古挪位长绳正在下堕，那老实忠厚的徒弟取出刀来，一刀将绳斩断，那长绳往前一缩，坠下万丈悬岩，不知郝太古生死存亡，今人有好事者，在郝祖洞石壁上写了四句话，你道那四句，君子小心小心，下去九里三会，人从华阴坠下，商州先把他寻。

且说那老实徒弟，将长绳一刀轩断，把师傅坠下万丈悬岩去，以为一定跌成肉泥，便将他铺盖行李，尽行收拾背起就走，往前山下去，有十余里，到一大石边，见山下上来一人，好像师傅，仔细一观，可不是他，大吃一惊，汗流夹背，劈头一碰，说不得要喊声师傅往何处去来，郝太古微微笑曰，只因这子钝了，我往商州吴铁匠家里打钉子去来，

你今背着单行意欲何往。那老实徒弟答曰，我见师付久不归来，特到此接你。郝太古哈哈大笑曰，真是好个孝顺徒弟，师傅才一个时辰未归，你便如此费心，背起单行来接我，这山上还有十多里路，太阳只有三丈多高，怎么走得去，若不是将铺盖背来，今夜难免受冻，郝太古说罢，往前走了丢下这徒弟坐在大石之下，左思右想我这个师付真有来头，恁般高的悬岩，把他跌不死，是他劳苦未尽，又要费打洞之力，不得逍遥。又想他如此行为，莫非成了神仙，不然如何跌不死又回来这样快当，况见了我只是发笑，并不嗔惧，也算得是个大量之人，我今错过这个师付，普天之下再寻不出第二个像这样慈悲之人，看来多半是我不是，不如仍上山去服伺於他，看后来有个出头之路否，於是随后跟来，见了师付说，长绳已断，如何能去打洞。郝太古曰，这也无妨，待我跳将下去，说罢，将身一踪，跳下万丈悬岩而去。

身轻体快如飞鸟，何怕悬岩万丈高

第二十回 炼色相烟花混迹， 说妙语道念纯真

是美如无不动心，工夫到此自然深，
有人学得真空法，虎啸龙吟迈古今

话说郝太古是得了道的人，如何绊得倒他，徒弟斩断长绳之时，他已脱了凡体，今者不过来显一显道使后人知神仙原可学也。他那徒弟见师付跳下石壁，心中骇然，候了几日不见止来，各自去了。话分两头，又说刘长生一心要炼色魔，闻听人言，苏杭二州出美女，即往苏杭而来，捡了几块顽石，点成黄金白银，退去道装，买了几件绸缎衣服，穿戴起来，大摇大摆走入烟花院去，鸨儿接着，未免问叙，刘长生对他讲说，我号叫长生子，燕山人氏采买珠宝至此，出外久旷，要寻一位最好的姐儿，散一散心，那鸨儿听说珠宝客，知是财神菩萨来了，推下笑脸，加倍奉承，即引

他到一个顶绝色的姐儿房中，这姐儿名叫似玉，也算得烟花出名的妓女，弹唱歌舞，件件都能，能写能画，又会吟几句诗，婀娜可爱，这似玉见得长生子气宇潇洒，言语温和又且大大方方，并无一点悭吝之心，这般好客，如何不接，遂放出十分温柔百般娇姿，舞乖献媚，长生子诊着重阳先生那两句话，泰山崩前而不惊，非故不惊也，崩前若来崩也，美女当前而不动，非故不动也当前而若未当前也，长生子依着师付这两句话，把心头弄得空空的，一无所有，魔障无有可入，枉费了那姐儿千般情态，万种风流，总不能动他的心，这心乃一身之至，心不动，而身自静，其他意念都听心铺摆，心不动他也不敢动，只有眼睛和耳朵是两个好事的人，见了好色，听了好音，要来报於心知道，长生子把这心恭维得好叫他不要信耳朵眼睛的话，免得误了大事，这心果然依他之言，他装叩个不识不知的样儿，好比那小孩子一般，只知戏耍，不懂事情，就睡在一床，同一个枕头，无非是一个臭皮囊陪着一个粉骷髅，也没甚么大趣，不

过是红红绿绿，难免一眼，叮叮咚咚，难免一耳，长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维一番，教他一个方法，见如不见，听如不听他两个当真依了他的方儿，一个装瞎，一个装聋，虽与那姐儿同起同落，毕竟还不识他是何等样人，有那些贵重话说，刘长生因把心主，眼睛耳朵，这三位老人家恭维得好，这三位老人家保着他在烟花院内修成了一洞真仙，此时更不拘形迹，常在那些妓女房内顽耍，那些妓女见他具化饭钱，又不求实事，那一个不与戏耍，故此终日嬉笑。且说那一日有几个妓女与似玉姐送花来，见长生子与玉姐并肩而坐，随手将那鲜花与长生子插了一朵在头上，又要脱他那男衣来换女衣，将把胸前钮扣解开，忽听外面有人咳嗽一声，闯进一位胡僧来，面黑鬃短，眼大眉粗，额拱鼻高，形容古怪，赫得几个妓女都躲在长生子背后，连声也不敢做，你道这胡僧是谁，却原西土达摩祖师，游南海转来，路过杭州，见有紫雾腾空，起自院内，应真仙降世，然何流落烟花意欲前来点化度他一番，进得院来，正值众妓女与长

生子戴花脱衣，闹住一团，院内鸨儿埋着头在收拾箱笥，其余的妓女都在各人房内打盹，听见后面嘻笑之声，一直闯将进来，长生子一眼瞧见，知是异人，急忙起敬请他坐下，见桌上有把铜壶，壶中水冷，冲不起茶，一时烧之不及，忙将铜壶拿来，放在肚皮上，运动火工，霎时壶内水响起来了，壶咀热气冲出，知水已滚，另取了一撮顶细毛尖茶叶，放在茶碗内冲上滚水，双水捧来奉敬达摩，这几个妓女见这希奇，只管呆呆望着，齐称古怪，长生子笑曰，这乃五行中一点真火，何怪之有，我还能在肚皮上打饼子、烙锅饼，众妓女闻言不信，有的去取面，有的去弄水，倾刻做成一个碗口大的饼儿，拿来叫长生子烙熟，长生子接在手中，入在肚皮上，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，饼已带热色，翻过来又转了几转饼已熟成。交与众妓女，被那些妓女，你扯一块我撕一片，将这饼子吃了，连摩是看空了世界的人，把万事都不放在心头，生平不与人计较，有十分的涵养，广大的慈悲，若是包罗浅淡的人岂不也要显一显道术，他才全然不

动，反装出几分呆来说，你这个法儿倒好，要子我去了，转来要与你学一学，说罢拱手而别，临行说了四句话曰，既识东来路，西归勿都差，休将真性昧，久恋不归家。刘长生闻听，也回答了四句曰，空空无一物，怎得念头差，此身谁作主，何处是我家。连摩听了这四句话，知他是有修行之人，也不再言语，飘然而去，不言连摩西归。又说玉阳南来，因在苦县长生与他讲过，要到苏杭炼魔，一别年余也，恐长生子久在烟花迷失真性，故此前来探访，意欲劝他早归山林，是日来在杭州，走了几处院房，寻不着他，到此经过两个油头粉面站立门前，他便走至跟前，竟欲问个下落，那两个妓女，见他随来，便笑嘻嘻的问道你这道长，敢莫来会那位肚皮上烙锅饼的客公王玉阳听这言语蹊跷，疑是长生在内，便随口答曰，正是来会他，有一个妓女曰，你既来会他，可随我来，说罢，遂往内走，王玉阳随后跟了进来，你道那两个妓女，如何知道他的来意，因昨见那胡僧身穿大领，手拿铁铲，今见王玉阳也是穿大领拿便铲，猜他是来会

客人，必又要耍一个把戏，落得一看，故引他进来，将至门房，忽听妈妈娘喊叫，他两撇了玉阳竟自出去，王玉阳见房门半掩，用手推开，果见长生子陪着一个绝色的妓女，坐在床边打瞌睡，玉阳一见忍不住笑，桌子上有个火煤筒，取过手来，轻轻将火敲然，向着长生子脸上一吹，煤火乱飞，扑在那姐儿面上烧着细皮嫩肉，猛然惊醒，用袖乱拂，口中言道，是谁在此弄火烧人，长生子笑曰，魔头勿我戏耍，王玉阳亦笑曰，我与魔头戏耍也。长生子随口答曰，你说我魔我便魔，一魔可以免蹉跎，你今将火烧人面，彼此较来魔孰多，王玉阳正要与他相叙，刘长生曰，快去快去，有人在楚地等你，自可同登道岸，王玉阳问师兄几时走，长生子说，走时我自来，不必定日期，玉阳听他说话有因，异一拱手，出了烟花院，向楚地而来，在路遇着谭长真，都说奔走无益，不如静养有功，二人共入云梦，修炼数年，得成正果，谭长真著有云水集，王玉阳著有云光集，谭长真四月初一飞升，王玉阳四月二十四日飞升，此是后话，不提。又说到

长生在烟花院炼空了色相，离了苏杭，仍回东鲁，入山静养，於嘉泰三年癸亥岁，二月初八上升，著有真修集。再言郝太古在太华山修养多年，於乙丑岁十一月三十日上升，著有太古集，七真之内，了局四位，只有邱长春，马丹阳，孙不二三人之事未了。就从孙不二讲来，他在洛阳苦修一十二载，大道成就，变化无穷，便知马丹阳在家看守，终难了道，意欲回家指点於他，又想我在洛阳多年，人人都喊我做疯婆，若不显一显道，怎能化度人心，即出窟外折了两枝树枝，吹了两口真气，喊声变，那两枝树枝即变为一男一女，你挪我扯，往洛阳城内去了，百姓们看见疯婆子挽着一个无名男子，在街上跑上跑下，抱肩搂腰，骂又骂不走，打又打不退，如何不气，况这洛阳是通都大邑礼羲这帮，岂容他胡闹，大齐商量，要收拾他二人。

自古于道宜静雅，岂容男女乱胡为。

第二十一回 孙不二洛阳显道术， 马丹阳关西会友人

休教六贼日相攻，色色形形总是空，
悟得本来无一物，灵台只在此心中。

话说孙不二，将树枝化为一男一女，容貌类己，每日在街上搂项抱肩，打也打不退，骂也骂不走，街坊无奈，夥同上一了稟，城铺户人等，具稟请正风化，以肃街坊事，情因数年前，远方来一疯颠妇人，搂身城外，破瓦窟中，我等念其疾苦，不忍驱逐，常给与饮食活其性命，今疯妇同一男子，每日搂肩抱项，嬉笑游耍，屡次驱逐不去，实属不成事体，洛阳乃通都大邑，南北街要，何堪当此行为，貽笑外方，伏望廉明作主，殄此妖男妖妇，那洛日畏的县主见了这张稟帖，沉思半晌，提笔判曰。

所谓疯颠者，迷失本性也，以为不晓人

事，故凡事免咎，今据此稟，是本性未迷，而故做疯颠也，男女同游，原于礼法，搂肩抱项大伤风化，白日尚敢如此，夜来不言可知，街坊非作乐之所，破窟岂宣乱之地，既驱逐不去，必殄灭形踪，俟其归巢穴，勿惜一车之薪，举火而楚之，使绝其种类也。判毕，衙役传出，街坊得了判语，便名执柴薪一束，向破瓦窟而来，正走之间，见那风男颠妇携着手儿走进窟去，街坊人等，呐喊一声，将柴薪往窟中抛去，倾刻之间，把这瓦窟堆成柴山，点起火来，烈焰腾腾，火星乱飞，忽一股浓烟从窟孔内冒出，化为五色祥云，云中端坐三位仙人，当中坐着那人，正是在街上胡闹的疯婆子颠女人，那疯婆人颠女人，在云端坐，对街坊人等说，我是一个修行人家住山东，姓孙名不二，借疯颠隐身在此，修炼一十二载，今者大功成就意欲借大火飞升，故将树枝化为一男一女，牵引诸公到此，今承列位相送，当保合地安宁，将此一男一女送与诸君，以作实据，说罢，即将左右二人，推若云端滚将下来，众人慌忙用手接着，才是两枝

树枝，俱各大笑，再看那疯婆时，已入霄汉，身渐渺小，转眼之间止见一点黑影，如英子一样，直往上冲，渐小如钱如豆而没，众人望空礼拜果然一连几年风调雨顺，物阜民丰，众人感他盛德，修了一座三仙祠，凡有祈祷无不感应，这是后话不题。又说孙不二回到山东宁海县，进得庄来，早被马兴一眼瞧见，忙来迎接，孙不二一直走入院内住下，马兴即去报与员外得知，马丹阳即出来相见说，孙道友辛苦，孙不二曰，师兄何言辛苦，这苦字乃是我们修行人的考证，受不了苦焉能修行，正言之间众僮仆俱来参见，不二用好言安慰。是夜同马丹阳并肩坐打，马丹阳一夜之间，也要下来回把，孙不二坐到并未移动，马丹阳曰，我看孙道友的坐功比我强。孙不二曰，不惟坐功比你强些，更有玄妙，比你强十分。马丹阳早，你休小视我，我能点石为银。孙不二曰，你能点石为银，我便能点石成金，但金银了不得生死，成不了神仙，原无用处，昔纯阴吕祖跟着鍾离老祖学道，老祖以锦帛包一物，重有数十斤，使纯阳负之背负

三年，两膀磨穿，毫无怨言，一日老祖命纯阳启包视之，乃石也，纯阳亦不嗔恨。老祖曰，虽是顽石，可点成金，也不枉你背了三年，说罢用手一指，那块顽石变成黄金。向纯阳曰，我将此点石成金之法，传你如何。纯阳问老祖曰，化石为，可保永无更变否。鍾离老祖曰，所点之金与真金不同，真金始终如一，所点之金五百年之后，仍变为石，纯阳吕祖便向老祖辞曰，如是则弟子不愿学也此术兴利於五百年前，遗害於五百年后，岂不误了五百年后之人，故不愿学也，鍾离老祖叹曰，子之道念我不及也，正果当在我之上，以此论之，这点石成金的妙术只好遗害后世，於道有何益哉，这一些话，说得马丹阳默默无言，又一日孙不二烧了两锅滚水，用桶提入房中，倾在浴盆内，请马丹阳沐浴，时当八月，天道尚热，只见那水气腾腾的不可下指，马丹阳用手探了一下，险些汤成泡，连扭说道难浴难浴，孙不二笑曰，你修行了多年，连这点功夫都没有，待我浴来，说罢，解衣就浴，拍汤拂水毫不言热，浴毕，披衣起来，马丹阳

曰，你我同师学道，一般用功，为何你的道术比我强些。孙不二曰，传虽一样，炼却不同，我在洛阳苦修一十二年，方得这些玄妙，你在家乐享安闲，守着这几间房子，寸步未移，不肯苦修，怕离巢穴，焉能得此妙用。马丹阳曰，师傅羽化升仙之日，无人看守庄廊，故未远出，今得道友还家，可以托付，我也要出外访一访道，是夜换了道装，待天色微明趁着众人在睡，悄地出了庄门，无人知觉，孙不二见丹阳出外，此去必要成道，留此许多钱财何用，拿来修桥铺路，周济贫寒，又过继马铭之子，接起马钰宗枝，诸事停妥，遁入泰山玉女峰，修养数年於二月十九日飞升，这是后话，按下不提，又说马丹阳离去宁海县，不知往那里去才好，猛然想起师傅坟墓在陕西，何不往陕西一游，主意打定即往西来，一日到了长安地上，远望前村出来一位道友好像邱长春一样，心中想到管他是不是待我冒叫一声，於是大叫了一声，邱道友，那人听见如飞一般跑到面前，果是邱长春，当下彼此相会见礼以毕，同坐路旁，马丹阳问他这几

年，走过那些地方，功夫炼得如何，邱长春以师傅坟台在此，不忍远离，炼性之功，未敢抛荒，马丹阳笑曰，师傅是得了大道的焉能得死，所谓死者，不过欲绝后人妄想成仙之意也，岂真死乎，炼性者内功也，德行者外功也。先生曾言，内外兼修，方可谓之玄妙，汝今自谓未敢抛荒，岂不谬乎，邱长春闻言，恍然大悟，忙向庙阳谢曰，微师兄之言终身暗昧，今得一言开悟，实邱某之幸也，又将送灵柩之时，得师傅之面，对马丹阳叙说一篇，丹阳曰，师傅当说，你不能韬光晦迹，一味逞乖弄巧，成道当在六人之后，汝今不可不戒，若能躬自思省，藏其智巧，敦其朴实，我当将师傅传我之道尽传於你，长春听罢喜之不尽，遂引他同到大魏村拜谒先生庙宇，又到终南山下参过坟台，然后做伴共游荆襄，邱长春深自改悔，潜形歛迹，不复逞乖弄巧，马设阳果将道妙玄机与他指拨邱长春勤参妙谛，不敢懈怠，马丹阳见楚地风光繁华，不及陕西朴实，仍同长春山襄河而达斜谷，一日天降大雪，二人困於冷庙之中，共一个蒲团打坐，

你道二人为何共一个蒲团，只因邱长春到马家庄学道之时，并无道家器具，后同重阳先生下江南，马凡阳将自己所制衲衣，蒲团便铲一并周全他，后送先生灵柩之时，将这蒲团包着衲衣，放在棺上，带过陕西，这几年把那衲衣穿得巴上加巴，蒲团到还未破，马丹阳在家中打坐，自有被褥，故不曾重制蒲团，临行又走得慌，迫以带了几件换洗衣服，数两散碎银子，迂见邱长春时，几两散碎银子都用完了一向全靠长春募缘度日，一人化来做两人盘费，那里还有余钱去办蒲团，故此二人这一个蒲团，背靠背打坐，修行之人，原不求安逸，只要能将就。便可以于结这是前言，无非苦提一二，搁下不讲，且说马丹阳和邱长春，在斜谷冷庙内打坐，是夜下了一场大雪，平地雪深三尺，这斜谷又在万山之中，离陆人户又远，无处觅食，二人饿了三日三夜，邱长春忽起了一个念头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饥寒逼迫难言苦，怎不教人記念生。

第二十二回 分蒲田大道不恋情， 问相法当面把人量

作善如登百尺竿，下时容易上时难，
只须勤力行功过，莫使事中胆气寒。

话说马丹阳同邱长春在斜谷冷庙打坐，被雪阻隔，不能出外化斋，邱长春不识马丹阳是有了道的人，只因他是富家出身，又何受得如此冷冻，这般饥寒，焉得一碗粥汤与他解解饥渴，意欲去寻一个人户，化一些斋来供养他，走出庙来一望，只见云横秦岭，雪满千山，莫说看不见人户，连路影儿都被雪压了，不知从何下脚，若勉强走去，难免滚入雪窝，不但粥不可得，而性命亦不可保也，看罢仍进庙来坐下，因怕马丹阳饥饿，动了这想吃粥的念头，优乱了神气，心绪不宁，坐不安稳，一夜之间被这念闲打搅，屡难止息，感动本境土祇，慌忙到山凹里，张老儿家中托梦，

张老儿正睡到神魂颠倒之际，忽见一个白发老翁，走前屋来说道，我庙里有两位修行人被雪阻隔饿了三日三夜，你快起来造些饭食送去，与他们解一解饥渴，说毕不见，张老儿猛然警觉，便将老婆子喊醒，对他讲说，老婆子生平最是信神，听得此言，忙起来将火烧燃，又唤儿子儿妇，一同起来大齐造饭，便将他老子之梦与他说知，这儿子儿妇也是欢喜，不一时将饭食造好，天色已明，老儿也起来了，即命儿子将饭送往冷庙里去，请他二人用饭，马丹阳以为是附近的人见他们挨饿，偶起侧隐之心，送这饭来，以解饥饿，也是有之，遂同长春将饭吃了，道了一声谢，仍自打坐，张老的儿子，见他二人吃毕，即将碗筷收拾，各自去了，又说马丹阳坐到午后，方起身出外看天色，见那边来了一人，恐惹纠缠，忙进庙来，正欲坐下，只见邱长春站起来说道，看来修行之人，也有感应，我昨夜恐师兄难忍饥饿，忽起一念，怎得办点粥汤来与师兄解一解饥寒，这念头一起，今早即有人送饭来，岂不是有感应么，马丹阳勃然变色，

怒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你不思进道之功，一味贪于饮食，屈不闻过去心不可存，现在心不可有，未来心不可起，你今之心来了，一念不纯，焉能悟道，我今止与你同行，就此分手罢。”长春闻言，自悔错想念头，好言相挽，二人正言之间，庙外来了一人，此人因家内柴烧完了，是来伐庙前这几根树子的，马丹阳见他手上拿得有柴刀，即借来一用，那人不知何用，即将刀递与他，马丹阳将刀接过，把蒲团拿来分作两断，将刀交还那人，对长春说道，一个蒲团分作两段，你一半边，我一半边，各自炼功，勿得始勤终怠，自误前程，说毕出外而去，邱长春那里肯让，随后赶来，却被伐树之人看见，说这般时候，师傅往何处去，邱长春见问，忙答曰：“要去赶我师兄，其人四下一望，并无人影，说你师兄往何处去了，我却看不见，邱长春指中间说道，他往这路上去了。”那人曰：“这路几十里无人烟，天色已晚又在何处止宿，不如听我相劝，暂过一夜，明日再去寻他不迟。”长春曰：“如此你可帮我喊叫几声，或者他听见肯转来，也

未可知那人即在树上大叫，“道长快转来，去不得去不得。”一连喊了十余声，并无响应，下得树来，收拾柴枝，回家去了，却原马丹阳此时道果已成，故与长春分别，使他自修自炼，好用功夫，若在一路，反耽误他的前程，是日出得庙来，即借土遁，一直到河南嵩山静养，于嘉泰甲子岁十二月二十七日飞升，著有修真语录传世，七真之内，了局六人，只有邱长春尚未修成，自马丹阳与他分手之后，深加勉励，立下几种拆愿，制成一首除妄诗曰，妄念 萌时不可尝，饥思饭食渴思汤，今将妄念一齐了，改换昔时旧肚肠，妄得人财筋骨断，妄贪人食口生疮，般般妄念总消尽，身内空空无所藏，诗成喜之不尽。行了月余，不免有所遗忘，乃于木匠铺要了一块板板，做成一个小小牌儿，借来笔墨，写了八句话在牌儿上，以便触目惊心，你道那八句话，

妄念欲除除不清，今于牌上写他明，
妄言妄语齐除尽，妄想妄贪俱扫平
妄接银钱手爪断，妄贪饭食口生疮，
时时检点身边事，莫教七情六欲生。

邱长春牌儿写讫带在身旁，每日总要看一两遍，正是妄止一分，功深一步，将这除妄功夫，渐渐炼得纯熟，东游西荡，一日来在河东地方，见路旁有一座庄院，甚是齐正，庄门大开，时当晌午，便去化斋，见一个小厮从内出来，邱长春与他说，我是远来特到善庄化一饭，小厮闻言，即入内去，去的多时，手捧一盘饭食出来，放在庄前石台上，便请长春用饭，长春正要来吃忽见一位老人，有五十余岁的样儿，鬓发半白，从内出来，将长春瞧了一眼，用手在盘内取了两个蒸馍，给于长春，其余仍叫小童掇进内去，邱长春一见心中不乐，对老者言曰：“这小哥捧饭食出来与贫道接缘，为何又叫他拿进去，莫非老先生舍不得也，或者贫道不堪享受，请老先生明示勿

防。”那老者笑曰：“一饭一缘，愚下焉结不起，因道长无福消受也”。邱长春大声曰，“我连一顿饭都消受不得，其中必有缘故，老先生明以教我。”老人曰：“愚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，在江湖上行走多年，断人穷通寿夭荣枯得失，毫不差错，江湖上与我取个外号叫做赛麻衣，适才我观道长之相，是吃不得饱饭的，要饱吃一顿，便要饿几顿，不如少给一点，使你顿顿有吃，这是愚老一番好意，非舍不得也，长春闻言点了一点头说，老先生正言着我的败处，不差分毫，再请老先生将我重相一遍，看我修行成道否，赛麻衣果然又将他相了一相曰：“不能不能，莫性愚下直言，观你相上，鼻端两条纹路，双分入口名为腾蛇锁口，应主饿死，其余别处，部位虽美，然终不能免此厄也，此厄即不能免，焉能成道，邱长春曰：“可有改乎？”赛麻衣曰：“相定终身，有何更改，除非一死方休，那管你富贵贫贱，不论在谷出家，该饿死终该饿死，逃躲不脱，无法可解。我说两辈古人与你听，列国时，有个赵武灵王，是该饿死之相，他是一国

之君，如何能饿死，因他两个儿子争位，动起干戈，也恐他有偏爱之心，先将宫门封锁，以兵反守，两下相杀起来，一连数余不解，宫中绝粮，宫人俱皆饿死，赵武灵王绝粮七日，茶水未沾，看见宫前树上有个雀巢，意欲取嫩雀食之，有长梯在侧，移置树间勉强精神，上得树去，谁知雀已出了窝，只有一个雀蛋，拿在手中，正欲食之，忽被大雀飞来，闪了一翼，赵武灵王手一松，将蛋落下地来打烂，只因相该饿死一个雀蛋都吃不成，竟至饿死。又有汉成帝时，有一位官长，名叫邓通，遇相士说他该饿死，他一日见了汉成帝奏曰：“臣邓通居官清廉，家无余积，相士说我应该饿死，臣想，我家如此泊淡，恐后来当真饿死，汉成帝曰：“朕能富贵人，也能生死人，相士之言，何足为忧，朕赐云南铜山铸钱，使用一年，可得十余万铜钱、十年之中，家资百万，焉能饿死，邓通自谓可以免饥，谁知成帝不久晏驾，太子登位，众文武刻奏他孤媚老王，希图肥己，敢将国家铜山私自铸钱使用，其罪非小，这后生皇帝见了本章，心中作恼，使

刑部官将他家私抄没，姑念先帝旧臣不忍诛戮，打入天牢，又被坏人复奏一本，断了水火，饿了七八天，临死要口水吃，狱卒心头一慌，忽而失脚，将身跌了一下，把一碗冷水倾泼在地，活活饿死，岂非相法有准乎，所以伯夷叔齐，二人知命情愿死于首阳山下，梁武皇帝与后秦王符坚不知命，一饿死台城，一饿死五将山，知命不知命，该饿死终要饿死，岂能逃乎，赛麻衣说这几辈古人，把邱长春比魂，将这热念化作了冷灰，一团悟道之心，顿成瓦解消，即辞了赛麻衣，也不往前进，仍归西秦，一心要学伯夷叔齐两个古人，知命顺天，一日来到秦地一道溪谷，两边都是高山，中间都是深溪，溪两岸乱石纵横，是个山僻小路，少人来往，他即捡了一块大石，偃卧其上，饿了七天七夜，水都不吃一口，安心饿死，若是平常之人，早已饿死，饿到第九日，不知何处落了大雨，平白涨了一河大水，看看淹到身边，他是求死之人，要做知命听天，以验相法，不肯寻别路而死，故此迟延，若不听命，另起一念，跳入水内，岂不省却许

多困苦，古人之心，执一不二，不以生死移起心念，故称良淳也，闲言少叙，且说上流水头打来一枚仙桃，其大如拳，随着水势，在长春面前浪来浪去，一股香气，沁人鼻孔，长春本无意吃他，心想赵武灵王临死不能吃一个雀蛋，邓通临死不能吃一碗冷水，我今也是临死之际，不知可以吃此鲜桃否。

命不该死终有救，天赐鲜桃口边来。

第二十三回 化强梁玫邪归正， 谈至理因死得生

富贵由来水上漂，何须骑鹤上相州，
莲池有个收心法，静里暗吟七笔勾，

话说邱长春见水打来一枚鲜桃，以为命该饿死，恐这鲜桃不能得食，今且试试看是如何，想罢，伸手将鲜桃拿来食之，香美非常，吃毕精神大振，饥渴顿解，溪水已消，一轮红日高照，晒得浑身汗流，睡不安稳，翻身起来，自思命不该死于水边，必要绝于高山，正是一念着魔，终身执迷，所以修道之人，总要把生死二安看得空，不可一定贪生，不可一定求死，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，不可执于有不可溺于无，如此则魔不能入身，心自得宁静也又说邱长春来到秦岭，见一座小庙在山梁上，是个荒僻去处，人迹罕到之所，即进庙去，将蒲团铺下，倒卧上面，又饿了八九天，水都未

吃，一日看看命在须臾，忽听外面有人谈话，长春睁饿眼视之，见有十余人坐在庙前，又见一人走进庙来，将他看了一眼，问他从何而来，长春心不耐烦，那肯答应他，睁起眼睛止有一点之气，这人见他要死，不活的样儿也不再问，各自出外来，和那些人去寻柴木，用三块石头架着铁锅在背筐内，取出一块大肉来，丢在锅内煮熟，便来献神，献毕将肉截碎煎炒入味，倾在一个瓦盆内，又盛了一锅水来下面，背蓝内又提出一瓶酒，斟在碗内，你兄我弟，大吃大喝起来，你道这一些是什么人，却原是秦岭山上的贼人，其中出色的几位好汉，一叫赵璧一叫李雄，一叫张建，一叫王能，一叫朱九，因做了一庄好买卖，一来献神，二来分钱，办得有酒食之类，在此聚饮，当下团团围坐，吃喝起来，酒至半醉，王能对赵璧曰，赵大哥，咱们弟兄做一辈子歹事，今我们也做场好事可乎，赵璧曰，有何好事可做，对哥子说来，无不周全，王能说，庙里头困倒那位老师傅，并不是害病，我看他那样儿是受了饿也，我们何不煮些面汤

与他吃救他一命。赵璧大哥曰，“好好好，兄弟们快去办来。”那些人听见大哥分付，七手八脚的，不多一回，将面汤办妥，共入庙来叫长春吃，长春不肯吃，被他们扶起来，抱住脑一连罐3碗，霎时肚里饱，还阳转来，口中埋怨道，看看我的大事已妥，又遇你们这些人，弄这无名之食与我吃了，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难，真乃求生既不可得，而求死亦费许多功夫，长春正言之际，恼了朱九的情性，腰中拔出钢刀，怒冲冲用刀指着长春骂曰：“你这野道，好不晓事，咱们兄弟将你救活，你反说我们是无名之食食你今既要求死，我们就与你一快兴，”说罢，举刀欲斫，长春全不害怕，把肚腹拍了一拍说，“你要杀不须杀别处，可将我腹皮割破待我理出肠子来，还你无名之食，死也心甘，”说毕，朱九忍不住笑道，你这老师傅真莫来头，那有叫了的东西还得倒原，我不杀你，且问你为何死，可说来我们大齐一听。”邱长春遂将麻衣相士说他该饿死，永无更改，故此我愿学伯夷叔齐两位大贤，做个知命顺天，长春话毕，赵大哥

笑曰：“老师傅不须如此，既怕饿死，我们弟兄每人帮凑你两把银子，可得十余两之谱，你去找一个庙子住下，招一个徒弟，大齐勤奋苦些，多积些米粮，焉能受饿。赵璧话未说完，张建李雄各在身边取出几件散碎银子，约有三四两之数，其余即要取银，邱长春摇头摆手说：“不要不要，我生平不妄取人财，众位好汉不信，我有一个牌儿为证，说罢，即于身边取出牌，拿来与从人看，见上面有妄接人财筋骨断，妄吃人食口生疮之句，王能在旁笑曰：“咱们弟兄心甘情愿，帮凑你几两银子，又非你同我们索取，何以为妄？”邱长春曰：“无功而得人财是谓无因，无因者无故也，无故而取人钱财，吃人饭食，岂不为妄乎，”朱九曰：“依得王法打死人，依得佛法活不成，我们帮你几两银子，你都不敢要，怕带过带错，像我们专以打抢营生，又不知罪恶许大。”邱长春曰：“列位与我不同，我是前生毫未施于人，故今生受不得人家供奉，列位是前生放得有债账，那些人编了你们的钱财，故而今生相见拦路讨取，加倍相还，若是

不步欠你们的，你们便遇他不着，纵然遇着，也轻轻放他们去了。”邱长春这些话，说得他们一十三人毛发悚然，李雄闻言说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了不得，依这道长说来，难道人人都少欠我们的，我们未必就不少别人的，倘若少欠别人的，再一世别人也要拦路讨索，只恐我们还不清白。”赵璧曰：“咱们身边俱有点银两，可以做个小生意度活，时日趁此机会改邪归正，你们意下如何？”朱九曰：“大哥之言有理，我们就此收心罢。”说罢，将刀抛入乱草之中，赵璧又对长春曰，老师傅好好修行，我们弟兄，少不得后来都要弄你为师，习学妙道也。“说罢，一齐走了，又说邱长春着了这一心要饿死的魔虽遇赵璧等将他救活，毕竟魔根犹在，仍要求死，下得山去化了一个多月的缘，凑得有两三百钱，买了一条铁链，一把铁锁，带在身旁，寻了一个去处，也莫得庙宇，又不通路径，周围都是树林，这树林在深山之内，人所不到之处，古木参天，荆棘遍地，他把链子拴在大树上，挽个套儿，然后拉来在颈上，用锁锁了，将钥匙

望空抛去，不知失落何处倒卧树下，自谓这回再无生理也，谁知他这一做，是动上界太白金星君，变了一个采药的人走到跟前问曰：“老师付身犯何罪，是谁人将你倘在树上，”连问几遍，邱长春方才开言说：“你去干你的事，休要管我。”采药人曰：“天下的事，要天下的人办理，怎说不要管你，我也是个董道理人，把你心私对我讲来，我与你详解一详解，或者可以分忧解愁，也未可料也。”长春见他言语在理，即将赛麻衣相他该饿死之言，从头诉说一遍，又将自己求死屡次遇救之事，也告说一番，故此来到此处，自锁在树上，示以此无生理免得人救，并无什么忧愁，何用分解？采药人哈哈大笑曰，愚哉愚哉，执迷之甚也，我怕你有甚么忧天愁地之事，却原一念入魔自误终身，吾今与汝言之，使汝魔当自消，相定终身只定的寻常之人，若大善之人，相也定不准，大恶之人，相也定不准，相分内外，有心相，有面相，外相不及内相，命好不如心好，大善之人，相随心变，心好相也好，该死者反得长寿，逢凶化吉，遇

难呈祥，大恶之人，相亦随心改变，心歹相亦歹，该善终者，反恶死，转福为祸，喜变成忧，故相之秘廖，有言福寿绵长，必是忠厚传家，岁命短促，定然轻荡为人。该贫贱而转富贵者，因他心存济世该富贵而反贫贱者，由其意在利己，该饿死而反吃用不尽者，因他爱惜米粮，该吃用有余而反受饥饿者，因他抛撒五谷，蠢斯衍庆其人必有好生之德，乏枯其后，居心定无仁慈之风，此心相之人也，面相何能为哉，况你们修道之人，能斡旋造化，挽转乾坤，把一个凡体都要修成神仙未必神仙是相上注定的么，总是由心里做功夫悟出来的，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，那要个神仙饿得死，若你这样所为，生不免为饿死，死不免为饿鬼，生既无用，死又何益哉，这一席话，说得邱长春如梦初桓，似暗忽明，才知一向欲死之见，如妇人女子一般，非大丈夫所为也足堪惹人耻笑，即欲脱锁若无钥匙。

千般道理千般妙，一处不到一处迷。

第二十四回 苦根尽相随心变， 阴魔起幻由人生

元霄灯后更无灯，万古常明只此心
朗照中天终不灭，光明皓皓到于今

话说邱长春闻听采药人之言，犹如睡梦中被人一棒打醒，才知往事，如孩子一般，非大人之所为也，急欲脱锁，莫得钥匙，心甚作急，采药人曰：“钥匙是我拾的，即于袖中取也，将锁打开，邱长春曰，我是已死之人，蒙足下片言开导，绝处逢生，死而复活，莫大之恩也，采药人曰，我又未曾与你银钱，给你饭食，不过句把言语，劝解放你，信也由你，不信也由你，你若能信，便可以不死，你若不信

终不能生也，生死二字，由你自造，于我何涉，有何恩之可言，说罢，飘然而去，霎时不见，邱长春从此以后，把这求死的念头，如一天云雾，散得干干净净，依然青天白日，晴空

万里，毫无障蔽，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，拔去分的魔根，纵有百成天兵，一千个骆驼，把降魔杵打断，也打不退他这魔障，拔不了这魔根所以大凡修行人，魔障一来，便要寻着他的根脚，看是从何而起，即于起处轻轻拈去毫不费力，若魔根在这里，你往那里寻，一辈子也寻不出来，就把天下的话，对他说尽，说不着他的心病，他也不能服你。又说邱长春自采药人指破迷途之后，重点玄功，再下苦行，一日来在一个地方，见山川毓秀，有一道溪河，横于路旁，正值夏日，溪河水涨，其河平坦，造不成桥，架不了船，只好从水而过，近处乡人熟知水性，过来过去，原不在意，远方过客，未免临流叹息，不敢轻于度水，邱长春变起了一个念头，要做些苦功，行一行方便，有不能涉水者，便把他背过去，也有大方的人，给他几文钱，买饮食吃，略可度日，又有些人分文不取，也背他过去水消乏之时节，便去化斋，早化七家，晚化八家，化得斋来或遇饥寒之人，便给与他吃，自己却饿一顿，若遇雨隔雪阻，竟日不吃，前前后

后，数年之间饿得有百余回，故如今有云，大饿七十二回，小饿无数之言，邱长春在此做苦功，夜宿冷庙，见匾额上有番溪众姓弟子敬献之句，方知此河为番溪也，忽忆重阳先生石番溪边之言，苦根当尽于此地也，乃大发恒心，参悟道妙，闲暇之余，打坐用功如此六年，屡遭困苦，不可胜言，但到水穷山尽之时忽又感动好善之人，来与他结个善缘，使他也可略免饥寒。

苍天不负修行人，只恐修行心不真，
若得真心若悟道，何愁衣食不终身。

邱长春修了六年苦功，应该圆满之时，忽然河水大涨，来了三人，军装打扮，各持钢刀，手提人头，自言斩获大盗，不省报销，不识水性，要他背过河去背到第三位军爷，那人胆小，不过战战兢兢，说到，我生平畏水，汝要小心，长春说无妨，不心害怕，便来背他，背到河中间，水紧之处，忽一浪打来，邱长春立脚未稳，被浪一推，身子闪了一下，那军爷在

背上叫了一声不好，急用手把着他衣服，一转手便将人头坠落水中，那军爷只叫怎了怎了，长春用目一望，见那人头，遂波浪而去，长春也自作忙，倒几步将他背上了岸，要去寻那颗人头，及至回头一望，波浪滚滚，洪水滔滔，那里去寻这颗首级，何处去找那颗人头，再看那军爷时，捶胸跌足，喊天叫地，慌得长春心忙意乱，一时也无主意，即对军爷你说，你拿刀来把我这个首级割下，以偿你那人头如何，军爷曰，人头我失手坠落，与你无干，长春曰，我是阨身一人，死有余辜，你及数口之家，赖此生活，死我一人，活你全家，未为不可，军爷说你也是番好心，只是我不忍心杀你，当言钢刀虽快，不斩无罪之人，你若周全我的大事，只可自裁，说罢，将刀递与长春，邱长春接刀在手，正要自刎，忽听天空中有人叫曰，邱长春还我笏来，长春往上一看，只见三位军爷站在五色祥云之内，说吾等三人乃天地水三官也，因见你道心坚固，苦行圆满，特来化度于汝，汝果然舍己从人，积功累行，今将汝凡身化作道身，肉体更

为仙体，方年悟道已就，七载成真，将兴，妆可精进勿退，长春猛然心头朗悟灵机显著，再看手中，拿着片朝笏，并不是甚么钢刀，又见三官之中，一人空手，知是他的朝笏，少不得上去交还，试将身子往上一纵，已入云端，将笏呈上，三官大帝，高架彩云，冉冉而去，邱长春正欲纵下云端忽又想起麻衣相士断我该饿死，我今道果已成，量不能再受饿，何不借此去头往河东一走，再试他一试，乍他眼力如何，主意已定，即将云头拨转，顷刻千里到了赛麻衣庄前降下去端，走进庄来，见一个二十余的人，就是那年掇饭出来的小厮，即对他说，我是来求老先生相面的，那人说，家尊久未出外，既要相面，可随我到上，说罢，即引长春入内，那赛麻衣正坐在上，见长春进来，忙起身接入，待以宾客之礼坐下吃茶，长春见赛麻衣鬓发皆白，老迈聋聩，便曰，数年不见，先生霎而发鬓皓然，赛麻衣曰，老朽不知在何处会过道长，一时忘怀，邱长春曰，先生不记腾蛇锁口，该饿死之人么，赛麻衣闻言，即将他相了一相，拍手大

笑曰，妙哉妙哉，道长不知在何处坐下大功德事，竟将昔年这相改变了，邱长春曰，老先生曾言相定终身，永无更改之理，今日然何又说改变之话，麻衣相士曰，老朽只知相面，而不知相心，今道长相随心变，非老朽所知也，昔者双纹入口，是名腾蛇锁口，应主饿死，今这两条纹路双分出来，绕于承浆之位，这承浆上又生了一个小小红痣，配成格局，名曰二龙戏珠，贵不可言，应受帝王供养，福德不可量也，岂愚老所能知哉，长春闻言，也服他相法通神，即告辞起身，仍回番溪庙内打坐，只因动了一点计较之心要去取笑赛麻肖，惹出一番魔障来，正在打坐之时，恍惚之间，若亡若存好像身在万山之中忽起一阵狂风，现出一中黄斑猛虎，张牙舞爪向他扑来，他却反这死字看得淡，全不在意，又到杳杳冥冥之际，见一个道童走来说，我师傅马丹阳到了，师叔还不起来相见，果见丹阳从下走来，长春想到不恋情，来也由他，去也由他，忽见许多人来说，难为你背我们过河，今当收获之时，与你凑得有一石多麦，仅够一年

吃用，另外又帮社你两串钱，缝件把衣服穿，说罢，将麦背到他跟前，堆积许高，又将两串铜钱拿身边，要他亲手来接，他更不在意，昏迷之间，又见一美貌女子，年十七八，自言被晚母毒打，，私自逃奔欲到母舅家去奈何身孤难走，老师傅何不送我一往，攻春总不理睬，与他一个无人无我，不识不知，转眼之间，二嫂领着几个孩子走来告诉曰，你二哥已死，大伯将家园浑吞，使你这侄男侄女，衣不终身，食不终口，我是女流之辈，如何能扶养他们，你可看在二哥面上，念其骨肉之情，如何安顿我们母子说罢，那几个小孩子便来挪挪扯扯，哭哭啼啼，三叔长，三叔短，不住喊叫，要吃要喝，胡乱吵闹，长春静极之中，智慧偶生，若无一物，猛听得天空中响亮一声，南天门大大打开，见二童子骑一白鹤到面前说，奉玉帝请真人骑鹤飞升。

莫教三凡幻境，须防六贼乱心田。

第二十五回 真阳足群阴退散， 恶贯盈合家沉沦

邱山下列坟莹，荒草迷离怪鸟鸣，
长卧泉台人不桓，桃残李谢过清明

话说邱长春在番溪内打坐用功，正在虚寂之时，忽见二童子，控一白鹤，至其前曰，奉上帝敕令，请真人跨鹤上升，邱长春默想三大帝之言，七载成真当兴，焉有今朝飞升之理，莫非这是我心中阴魔相攻，生此种种虚幻，败我真道，止这一点觉悟，二童子也不见了，也没甚么白鹤，独自一人坐在半边蒲团上，窗外星月交辉，万籁无声，这才是平白生出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来，若不是念头抑得稳，险些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自悔不该逞一进之兴，去试赛麻衣故惹下许多阴魔若石炼去阴气焉能纯阳又想了一想，必用个混魔之法，方能群魔斲尽使他无隙可乘，乃为上策，

当是离开了番溪，来在一个土山上见坡下有一圆石重可百斤，也是个僻静之处，乃结草为庵打坐其中，若到阴魔发现之时，他便速来将那圆石往上搬运，运移至半坡，复使坠下，又来静坐，景象一生，便还石混之，如此三年，阴魔尽去，遍体纯阳，诸般景象，入眼皆空，灵明日显，天机自应知有一庄故事，但天机不可泄漏，须去点化一番，若能使他醒悟，可免此沉沦，不失上天好生之德，下开救济之门，当时离却土山，要去办这件事情，且说到个龙之地，有个富户，姓王名云，家中富豪人都称他为三大户，也称得一个财东，依山傍水而居，自得山环水抑之胜，门外一道溪河，这王云虽有若大家私，却居心刻荡，惯使大称小斗，轻出重入，一味欺贫凌弱，占田夺地他家那些奴仆狐假虎威，狗仗人势，欺骗本乡愚老妇人无所不为。假着主人势耀，造下弥天罪过，犹然不知，他家门外有一大石，长丈余高数尺，头大尾小，像狮子一般，故此呼为石狮子，在外边做活路的人甚多，每到吃饭时，看守庄门的人，跋在石狮子

背上，用邦一敲，四下都听见，即回来吃饭，这是常规，相去不远，有个山坡上修了一观音庙，是王云先祖所建也，施得有地土，招得有主持，王云当事之时，把主持逐去将地土取回，只是未曾拆毁庙宇，打坏神像，也算他还有一点善心，虽留下这庙子，却成了一座冷庙，邱长春从宝鸡地方到此就在这庙里栖身，每日听见邦响，便去化斋，化了十几天，并无一人揪采与他，莫说化斋，连水也化不到一口，止有一个丫头，名叫春花，见他来了几回，绵空手而去，心中不忍暗地藏了几个馍出来，与长春丢入袖内说，老师傅快去，此非善地也，又过了两日，邱长春来化斋，正遇王云立在门首，长春原本是来点化于他，今见他站在门前便说了四句话来打动他，语曰，贪名为利不回头，一旦无常万事休，纵有金银带不去空遣两眼泪长流，长春将说毕，只见王云勃然作怒曰，你这野道，休得在此胡言乱语，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，你各自早去，免受凌辱，长春曰，贫道特来贵府化斋，随会长施济一施济，王云见门外有个拾

马粪的篮子，内装有马粪旁边有把拾粪的铲子，他拿过来，向篮内铲了一下马粪，走到长春面前，你求我施济，我便将此物施济你如何，长春正要试他心念，见他这样子恐是作戏，故将岩瓢往前一支，他当真把那马粪，倾入岩瓢内，邱长春曰，此马粪与我有何用处，王云曰，这粪都是我雇下人工拾来的，今平白与你，也算我施济也，长春闻言，口称善哉善哉，那王云与众仆俱各大笑，合家大小闻此言，尽皆发笑，只有春花心中不然，一日见那些奴仆俱上坡做活去了，暗藏几个蒸馍在袖内，走出外来，恰巧正遇长春站立门外，即欲将馍给于他，长春曰，我非来化馍也，有一句要紧的话对你言说，你可牢牢紧记，若见门前石狮子眼睛红时，便可到山上观音庙去躲过一时三刻，方保无忧，说罢，飘然而去，霎时不见，春花把此言记在心内，每日出来看石狮子两遍，如此数月，却被一个放牛娃子看出神情，问曰，春花姐，你每日出来瞧这石狮子，所为何故，春花对他说道，那日化斋的老师傅，他对我讲，等这石狮子眼睛红

了之时，叫我急到观音庙去躲过一时，可免大难，放牛娃子听得此言，甚是奇欲与他戏耍——戏耍，蝉地寻得一块红土下午放牛归来，跋上石狮子去用红土在石狮面上抹子两个红圆圈，就像一对眼睛，抹毕即下来，闪在一边，看他如何，是时天色将晚，春花在内，忽然心惊目跳，行生不安，心中蝉想莫非石狮子的眼睛红了，急忙出外观看，也不顾主人责骂，出得外来，果见石狮子两眼通红，大吃一惊，竟奔观音庙去放牛娃子风分跑上庙去也随后跟来，将到庙内，正欲问他，猛然间一个乍雷，震得山摇地动，俄而狂风四起，黑云满天，当时大雨倾盆，如瓢泼，桶倒一般，直落到半夜，雨才住点，春花和放牛娃两个，伏在神桌下，耳听响声，飒飒，如千人擂鼓，一般，似万马争奔之势，到得天明，方敢出来观看正是不看看时犹小可，看了之时惊掉魂，却原王云这所庄廊，昨夜不知什么时候，蛟龙在此过路见他这房子修得十分体面，就借往水晶宫去了，止有石狮不肯去，却倒卧在河当中，却说春花见王云全家被水打

去，未免心酸流泪，少时惊动远近大小男男女女，齐来观看，个个俱言天爷有眼，报应不爽，又见春花啼哭，便问曰，你的主人全家覆没，你怎么逃脱性命，春花遂将道长指示之言，对他们诉说一遍，众乡人纷纷议论，都说王云恶贯盈满，天降水灾，那道长想必是位神仙，前来指点于他，他不肯回心，故此被水打去你虽然是个丫环，却有点善念，故将你救出又佑携放牛娃子不死，看来人生天地之间，总要做些好事，大难来时，方有救星，又问春花你今如何，春花曰，这庙原是老主人当初修造的，周围这些地土已归在庙内，如今我就在这庙里，脱发修行，也不想那花花世界，红尘美景，众人说，如此甚好，我们与你凑些盘费，暂且度日，待秋收之后，不少吃用，众人说毕，各自凑了些钱粮交与春花，又寻了一个老婆子与他作伴，春花谢过众人，从此一心一意苦志修行，过了数年，邱真人在龙门洞静养，知他真向道，便来度他，他即拜其人为师，后来也成正果，此话丢下，又说邱长春自指示春花之后，遂入陇州山中，见

一石壁，壁上有洞，乃秦末汉初之间，娄景先生定日月之处，下有溪河，这悬岩石壁临汉水，其水湾曲转折。远处望来，这石壁如跨在溪上，其洞如门，时人重的是科甲，看此山洞像门一样，就取名龙门，取鲤鱼跳龙门之意也，长春到此，始悟门上龙飞之语，应在兹矣，便于洞门养性修真，不两年，陇州干旱，陇州太守，就率领郡民祈祷雨不降，看看苗稼焦枯，万民忧苦，邱长春乃赴州郡，自言能祷三日甘霖，普救万民，州官大喜，拜请设坛邱长春乃严整衣冠。俯伏坛庭。一念投忱诚通上帝，果然大雨下了三日三夜，田禾丰足，万发遂安，明年北到几州，大遭天干，久旱不雨，天子率领百官求雨不降，元顺帝传旨张挂榜文，招求有道之士，祈祷雨泽，有能求得下雨者，高官重爵，以酬其劳，皇榜县挂各省知闻，陇州太守保举一人，能求雨泽，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文，昔年困饥，如今动帝王。

第二十六回 祈寸泽回天转日， 施妙术换风偷龙

一片至诚可格天，欲将凶岁转丰年，
休言元主爱民切，还是真人道妙玄。

话说元顺帝，张挂皇榜，招求道行清高之人，祈祷寸泽，陇州太守奏进京，上言陇州龙门高士邱长春，道德清高，蚱岁陇郡干旱，赖此人之力，祈得甘霖，普救万民，今皇上欲求寸泽以舒民困，非此人不可，卧以救民为切，故此奏闻，元顺帝览罢奏折，龙心大喜，即命哈哈哩脱脱大夫嵎聘长春不日到了龙门，呈上主帛，即宣元主之意，长春欣然应召，即与大夫同到北京，次日朝见元主，元顺帝尊以师礼赐坐九卿之上，季以求雨之事，长春奏曰，皇上救民心切，臣敢不效微力，但必须高设雨坛，皇上亲自拈香，礼拜，臣然后祷告上帝，限三日有雨，元主大悦，即命有司董理其

事，又使太监送长春到馆安身，次日早朝，有司奏称，雨坛已设，端候法司登坛，元主即宣长春同到坛所，天子恭自焚香，礼拜已毕，御驾回宫，和长春俯伏雨坛奏言恳切，到了第三日午未时分，红日常怪，如火轮一般，晒得遍地起尘，人皆汗流，长春以杨枝蘸水，向红日沥去少时日边生出一段黑气，霎变化云，将红日遮掩，不一时天昏地暗，大雨如注，梗梗下了几日，转枯为荣，变枯回春人民腾欢，群生咸赖，元顺帝龙心大喜，封长春这宏道真人，留居京师，待以上宾之礼，一日元主宣真主入内游玩至御苑内有长清之草，不卸之花，奇石怪树，不可名状，元主与真人同坐石上，谈道论玄，有五色祥云雾于空中，如华盖一般，讲到精薇之处，元主叹曰，朕若非承诸大统，愿从赤松子游，待朕有了后生当拜真人为师，入山修炼，邱真人曰，主上免虑，皇后已怀龙胎，不久当生一婴，元主暗想真人果是神仙，便言皇后宫有孕，即随口应曰，皇后果然身怀六甲，但不知是男是女，邱真人曰，臣已测定是男，万无一失，元主曰，果如

师言，孤之幸也，真人退出，元顺帝回宫对皇后说，邱真人肯定御妻身怀龙胎，不知准也不准，皇后奏曰，焉能真得如此的话，何不宣国师上殿，与真人同算，两下言语相符，方好定准，元帝大喜，次日宣白云寺白云禅师屈指一算，奏曰，依臣所算，娘娘身怀凤胎，定生公主，元主又问邱真人，真人奏曰，臣昨日与主上讲的明白，皇后身怀龙胎，必产一子，何劳再问，白云禅师笑曰，汝既在悟玄，必知数理再一算，邱真人曰，何必再问必是龙胎，必生男也，禅师怒曰，我数理所算无遣汝何得妄言，搅乱圣德，邱真人曰，数理不如天理，阴德有回天之力善行有傲数之功，今圣上躬自祈雨、普救万民，昆虫草木均沾其惠，此阴德之大者也，或者感动上天，转女成男，化凤为龙，亦未可知也，白云禅师曰，吾以为汝有道之人，却愿来也只寻常，怀胎有前，祈雨在后，岂有生成胎孕，复有现变之理，邱真人曰，我已料定，何必强辨，白云禅师说，你敢与我打赌，邱真人说，打赌便打赌，有何不敢，白云禅师曰，若是龙胎，我将白云寺输与

你，邱真人曰，若是凤胎，愿将首级输与你，白云禅师曰，口说无凭要立字样证据，邱真人即于御前求了纸笔，便在龙书案前，写了字样倘若后宫主母产生是凤，邱长春为输，愿割项首级，并无遗言。白云禅师也在御前提笔写道，立出赌白云寺人白云僧，今与邱长春赌，如若后宫主母，所生是龙，白云僧为输，愿将白云寺输与邱长春，永无异言，写毕，两下画押，彼此交换，各念了一遍，然后呈上御案，元顺帝龙目鉴过，亲自收存，待等皇后分娩之时，便知分晓，是日朝散，各归其所，且说白云禅师回在白云寺，想起邱长春如此勇决，莫非皇后果然是龙胎，是我错算不成，放心不下，再推数理，并无差失，心中暗喜，自言自语说是邱长春你也怪不得我了，这是你自惹其灾。自丢性命，枉自修道一番。不言白云禅师背地嗟叹，又说邱真人回到集贤院推定皇后分娩之日，书一道神符。在九天玄女宫内，借来一位神女，名曰玉贞，仙女变化无穷，神通广大，这仙女奉了九圣母之命，来听邱真人差遣邱真人恭对仙女

言曰，今夜丑时宁王府中王妃当生儿孩，你可将葫芦化变女婴换他男孩，抱在金銮殿上，待我换凤之后，你将凤去换回葫芦，神女领命，自去办理，我且不提。又是就夜子时皇后分娩，产生一女，果应了白云禅师算凤胎之言，宫人报与元主得知，元顺帝甚服禅师算法有准，又忧真人性命难留，必设法救之，方是为君之道，於是驾设早朝，众官已知皇后生下公主，当时齐来朝贺，白云禅师也来贺喜，奏曰：“臣闻皇后产生一男，接起圣朝一脉，臣不胜喜，但顾皇后万岁太子千秋”。元顺帝叹曰：“朕命应乏嗣，不足为恨，但邱真人错算阴阳，其输宜也，朕念祈雨之功，欲为救勉，愿损皇响十万，培补白云寺，以续真人首级”。元主说罢，白云禅师尚在沉吟，黄门官奏报，邱真人来朝，元主即命宣入，邱真人朝拜已毕，也贺元主曰：“皇后产生龙子，臣故来与主上贺喜。”元主曰：“真人差矣，皇后所生是女。”邱真人曰：“臣真万无一失，若果是女，请抱出与臣一观，臣死也心甘，元主本欲救他，今见他这般抗直，心中未免不悦，逐

叫宫城入内将女婴^抱出，此时已到寅卯时分，神女将葫芦化作女婴，挽了男孩、掩子神光，在金鹰殿上等候了许久，只见宫城抱出女婴，到御前回覆，元顺帝使宫娥递与真人，自去识认，邱真人双手接过，用袍袖一遮，早被神女将龙换凤，把一个男孩换去女婴，到王府交待去了，众官都是肉眼凡胎，焉能得见，白云禅师不过有点智慧却怎神通，如何知晓，当下邱真人使了这偷龙换凤的手段，抱他捧着男孩，遍请百官观看到底是男是女，百官看罢，，齐呼太子千秋，气得白云禅师面皮失色，走将过来，把孩子接在手中一看，明明是个男儿，那里是女，当时满面通红，只得也与元主称贺道，果是皇后生一龙。说罢，将男儿呈上，元主一见、大奇其事，随即致口曰，朕闻宫人传报，也未亲看孩子，逐致认为女婴，此宫内之快也，即命光禄寺，摆宴三日，大救天下，元主退殿，文武散班，邱真人问白去禅师曰，我师怎样分付，白云禅师曰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我明日交庙与你，你搬进来，我搬出去，万事俱了，有何分

辨，说毕各自归寺，邱真人自回馆内，神女即来交逐葫芦上九天去了，这且不表，又说白云禅师回到白云寺，心中不服再捱数理，总算不出，真乃棋高一着，难限腾，技弱三分总是输，眼睁睁要腾地头，未免嗟叹，身傍有个待者对禅师曰，邱长春独自一个，焉能占若大寺院，我们要一人顶一人，一个换一个，若顶不尽换不完，我们还是住下，慢慢再作道理，禅师闻言大喜，次日邱真人来到，白云禅师曰，僧多屋产、庙阔人稠，你来一道，我去一僧，一个换一个，一个顶一人，若换不尽便走不完，僧也住得；道也住得，邱真人曰：妙、妙原要如此才好，将袖内拂尘取出，把拂上综系拔了一些，向空中抛去，不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

莫说我今人力少，须知通气统妙多

第十七回 论道众人谆谆告诫， 论修行层层说来

花落花开一年，人生几见月常圆
打闻名利载拴锁，烈火腾腾好种连莲。

论说邱真人走出山门，在袖内取出拂尘，暗将拂尘综丝拔断一些，吹口真气，向空抛去，被风吹散不知落於何所，霎时来了无数道众，跟随邱真人进来，将寺内僧人换尽，白云禅师即於：邱真人所居集贤馆住下，这些僧众散在各庙身，你道邱真人然何定要白云寺，因北京地方王气正盛知是久都之，欲借此盛地！开一开，演一演教，若久在京都守着这白云寺，终难开阐，故此竟将这寺院占了，使他好向南去，善度众生，故而天地真人各有其所，或利於此，而不利彼，或利於彼，而不利於此，上士修真，必取其相、生相应者而居，其於相克相刑者则避之，此谓得其地

也，闲言少叙，且说邱真人，在白云寺招集道友，不上一月便来了几十位道友，应酬事务，各派有职司，一时间闹热起来，邱真人见道友们的贤愚不等，等不得开示一番，邱真人对众友曰，所谓出家者，出尘离俗也，必先有一番看破尘俗之意，隐居求道之心，方可谓之真心出家也，若一时妄翼成仙或因气忿，或贪安闲而出家者，是借道为由而实安顿其身也，故猛勇心易起，长远心难得，以道为可有可无，所以终失玄妙，又有动失依养，老来孤独，来出家者，不过借吾门以栖身，有何看破之事，总而言之，既来者则安之，管他看得破，看不破，来在三宝地，都是有缘人，进吾门者不穷，出吾门者不富，既入吾门，当体吾心，上者参玄打坐，中者育经体诰，下者做苦做工，亦可以了出家人之事，人所不能者，我勉而能之，人所不忍者，我必忍之，能者能绝情欲，忍者能忍饥寒，如此则过於人也，要使心中空虚，勿容一点偏私，不惟无人，更且无我，以我所无，而魔从何有哉，要在此虚无之中求道，功夫自得，若於表面上坐功夫，反失

真道，凡事量力而行，不过不及，认其大者，成其大，识其小者成其小，傍绳墨而去，循规矩而来，虽不能成仙佛，亦不失为好人也，不枉出家一场。若止知挽发是道，削发即僧，五蕴不空，四相未忘，外面俨然衣冠，内里几同禽兽，名利之心不淡，是非之心常存，奢华为念，只恐衣服饮食不及人，侥幸在意，常望所作所为皆如愿，如此之人虽说出家竟未出家，名呼为道，全不在道，在此看来，不及还俗归家，染若为乐，何必久恋玄门，指道营生，造下无边罪过，今生既不能超拔，来世犹坠於苦海，是今生之福果未得，而来世之罪孽早种，当自思省，邱真人正言之际，山门外来了十余人的。俱是高长大汉，你道这些人是谁，乃是当年秦岭山上打救真人的几位好汉，赵璧、王能、朱九等。同着一夥弟兄，到这白云寺来，却原他们昔日在秦岭山上，救活邱真人，被真人说了几句罪福因果的话，把他们提醒，各自改邪归正，做了一个杂货生意，奔走幽燕之地，却也可以度活日时，一混十余年。赵羸、李雄、张建俱已老了，只有王

能、朱九尚未留髯。他们闻听人言，白云寺有位邱大真人，是个有道之人，去岁祈祷甘霖，普救万民，后来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，与白云禅师打赌，将一座白云寺赢在手里，他如今广招学道修行之人，在那里讲经说法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大齐欢喜。赵璧曰，，当年我们在秦岭山上，救活那位老师付，牌儿上有邱某奉行之句，敢莫他如今得了道否，我们何不同到白云寺去瞧一瞧。张建曰，我们常行走访问有道之人，今者或可遂愿，也未可知。朱九曰，只要他有道有德，我等便拜他为师，出家去罢。赵璧曰，朱兄弟之言甚是爽快。於是大齐来到白云寺。正迂邱真人和众道友，坐在大殿院里，讲这出家学好的言语，见他们进来，邱真人即站起身来说道，众位好汉别来无恙。王能等皆认不得邱真人了，当下见问忙答曰，蒙神天护庇，得护安宁，你这老师付像在那里迂过，一时忘怀，敢乞明示。邱真人曰，不记秦岭山饿饭的道人么。赵璧曰，道长就是当年指点我们那位老师付么。邱真人曰，不是我是谁。赵璧等闻言一齐

下拜曰，别后不觉十年有余，我等俱已衰朽，老师付容颜转少，真有道之人也，昔日曾说过，老师付得道之后，我等要来投奔，望老师付将我等收留，愿拜在门下为徒，不知老师付意下如何。邱真人曰，昔承救命之恩，至今未忘，若说我得道，我实无所得也，不过仗道以开化世人，嗟乎，苦海无边，回是岸，我昔日不过是警诫自己之意，谁知众好汉一闻此言洗心革面，勇於改过，不失为好人。十余年来守志坚实，今者看破红尘要来出家，也是一庄好事。但既来出家，俱是前生积有善行，才能起这个念头虽发心为僧为道，必谨遵法训，当要慈心下气恭敬一切，不可使性纵情，忘念千般，更宜舍己从人，最忌伤生害命，忽谓我不如人遂起嫉忌之心，休言他不及我，便生轻慢之意，莫将好腾心凌辱於人，休起巩固高傲乎已。我不如他，是我修积未到，他不及我，是他时运未来，道无大小，更无尊卑，不论富贵贫贱，何分尊卑，老幼有道者大，有德者为尊，好学者如金如玉，不好学者如草如茅，不贵金银财宝，只重仁义道德。天

子出家不为贵，乞丐出家不为贱，我当年幼失依帖，蒙兄长提拔成人，知与红尘无分，一心访道修真，迂吾师重阳真人，授以至道，又蒙师兄马丹阳深为指拨，自斜谷分手之后，深自勉励，大饿七十二次，几至殒命，小饿无数，苦难尽言，然而我心如铁石，宁死不退初心，越受磨难，其志愈坚，后在番溪行苦功六年，其中困苦，不可腾言当言苦尽甜来，一朝顿然醒悟，蒙天眷顾屡祈雨泽。悉降甘霖，一时名动帝邦，身赴宣召，虽曰道果未成，到此地步，亦非容易，尔等既要出家，当作是念，不以富贵动其心，贫贱移其志，视我身为已死之人，今於死中得活，当大起一个念头，求个不死之法，方可谓之至人也，邱真人话毕，赵璧等皆唏虚流涕，痛念真人当年修道之苦，邱真人曰，不到苦之极处，苦根不尽，智慧难开，今愿尔等当於苦处求之，受一番苦，即退一番魔障，受十分苦，而魔气全消也，真人语毕，择日於他们冠巾挽发，俱各取有道号，自不必题。又说皇后自思我生下明明是个女孩，抱出殿去，打了个转转，却变成

男孩，把白云禅师若大一座寺院输与邱长春，这都是为我一人生出这般祸来，又恐白云禅师心中烦闷，遂命内侍宣禅师入宫，安慰一番，说为这小小孩子，致使我师受累。白云禅师曰，数理算定是凤，不知邱长春用何邪术，换作男孩，臣恐非社稷之福也。皇后曰，当今以乏嗣为念，本后也不敢深言，圣上得了这个孩子，敬邱长春如神仙，每日在御苑内讲道谈玄，少回宫院。白云禅师曰，昔日唐明皇在位，满朝文武，称张果为神仙，唐明皇以毒药入酒中，使张果饮之，张果连饮三盅，口中说道，酒无好酒，肴无好肴，说罢。昏迷半刻，满口牙齿尽黑，醒来忙索御前铁如意，将黑齿尽行击落，闭口片时，满口复生白齿，唐明皇才信他是真仙下降，今娘娘何不学唐明皇故事，置鸩酒於案头，宣邱长春饮之，彼若饮酒不死，即真仙也。

异施些小计，神仙也难逃

第二十八回 赐鸲酒皇后试道， 戴金冠真人吟诗

丹成九转尽纯阳，入圣超凡寿命长，
不有一番曲折事，焉能万古把名扬。

话说皇后听了白云禅师之言，命内侍到白云寺玄宣邱真人入宫，真人已知其意，临行分付赵李诸人，速备二十四缸消凉之水，一字儿摆着，待我归来，自有妙用，不可失误，以坏我事，叮咛已罢，即同内侍入宫参加凤驾。皇后曰，前者真人算定，本后必生太子果如其言，本后无以酬劳，今则饮赐御酒三盅，略表敬意，说罢，命内侍捧酒对真人面前，邱真人也不推辞，连饮三杯，辞了皇后转回白云寺，见二十四缸清水摆列廊下，真人即跳入缸内，冷水浸着霎时水热起来，又跳入二缸内，二缸水热又跳入三缸内，一连跳入二十三缸，到二十四缸，水未挑满，淹不及胸，毒

气未尽，毒火上升，把天庭上的青丝发，冲落有三提宽，远处看来，就像如今，半头道士一般，这且不题。又说白云禅师，打听邱真人未死，又进宫来奏 皇后曰，饮鸩酒不死，定是神仙无疑也，白云禅师曰，或者酒毒未甚不致於死也是有之，臣闻神仙能克五金八石，凡金银铜铁，到他手中，如泥土一般，要方便方要圆就圆，道门有巾有冠，巾者，覆发也，冠者，束鬟也，今伪为不知，总而言之，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赐他黄金一錠，使其戴於头上，他若戴得稳，便是真仙，若戴不稳，大齐取笑一番，他必不自安，无颜见人，定退归山林皇后闻言甚喜，又命内侍再到白云寺宣邱真人入宫，真人即随内侍来到皇宫，皇后见他天庭无鬟，即问曰，真人额上何无发也，邱真人不慌不忙，说出四句话来。

昨承丹诏赴瑶台，王母与臣赐宴来，
连饮三杯长寿酒，遂恃顶上天门开。

邱真人说毕，皇后心怀惨愧，本不欲再试道

妙，无奈已曾应允白云禅师之言，乃笑而言曰，真人果是真仙，神通非小，令人钦服，本报御制金冠，邱真人可戴在头上，配一配道相；说罢，即命内官儿用玛瑙盘捧出一锭黄金，对真人曰，娘娘御赐金冠请真人戴上，以好谢恩，邱真人早已知觉，袖内带有钢针，双手将黄金接过，运用三昧真火，向黄金吹去其金遂软如泥，用针把黄金插透，将黄金锭在发上，用针挑着几根发，插入金孔内，针尖上又挑几根发，前后勤住那锭金子，可不是稳稳当当，戴在头上，皇后听了白云禅师之言，不过欲取笑邱真人，谁知与道门遗下个规模，今日道友，所戴之黄冠，即兴於此地，这话不题，又说邱真人将黄金戴在头上，来与皇后谢恩，口中吟诗一联。

屡承丹诏颁恩深，臣敢将诗对主吟
君子心中无冷病，男儿头上有黄金。

赵人吟诗毕，皇后自觉不安，站起身来言曰，本后知过也真人谅不介意。邱真人曰，那有皇后之错，是臣久恋嚣尘，自惹魔障，言未

羈，白云禅师从屏风后跳将出来，一把拉着邱真人曰，邱长春也，不是你自惹魔障，是老僧魔障於你。邱真人曰，禅师乃四大皆空之人，焉有魔障於我，看来实是我自取其咎也（禅师本未多事，原是真人要取白云寺）

贪迷世故恋麝器，久恋尘嚣魔自招，
烦恼实由我自取，别人怎使我动摇。

当下邱真人，说了这四句话，归咎於己，原本白云禅师，不曾多事是真人偷龙换凤，赢了他白云寺，故此他才生出这一点障碍，劝皇后置酒赐冠，以图报复，若真人不占他白云寺，焉有这一场是非，故真人归咎於己，是天良不昧也，后人勿以此腾彼败为口实可也，白去禅师听得邱真人自归其过，禅师亦悔用意差失，随口也说了四句曰：

读过佛经万事空，为何一旦心蒙胧，
说龙道凤终无益，枉费心机错用功。

皇后见禅师真人皆各自任其过，回光反照，心中大喜，正欲赞叹几句，忽见宫人报道圣驾来也，皇后即忙迎接圣驾入宫，邱真人与白云禅师齐来参见圣驾，元主甚喜，说道，朕见二师不睦，时常忧虑，今往西宫散闷，方才宫人报说，二师和好，朕龙心大喜故此离了西宫，来陪二师闲谈，皇后又将二师皆各归过自己之句，对元顺帝奏了一遍。元主大悦，说是三教原无二理，僧道原属一家，孤今也要说几句话，贺一贺二位师付。

一僧一道在京华，僧道原来是一家
从此不须分彼此，共成正果为菩萨

邱真人和白云禅师听得此言，齐来谢恩，元顺帝对白云禅师曰，孤已发皇帑与国师新建寺院，待工程园满，可将白云寺佛像移於新建寺院内，另取寺名将白云寺改为白云观，重塑道祖神像，以别僧道，各有所宗，为千秋香火，作万世观瞻。素不负二师，保孤之功也，真人同禅师重新谢恩，元主命宫的摆设

素宴，君臣其乐，宴间又谈了些道妙佛法，佛以空空设教，道以虚无为宗，空者无也，虚者也无也，看来总是一理，少时宴罢，二师辞了元主，各回原处，自不必题。又说白云寺出来那些僧人，在各庙里马主札一日偶会在一处，大齐商议曰，我们好好一座寺院被邱长春占了，难道罢休不成，内有一位好事的僧人，自言懂风水，若依我主意，在白云寺前面，修一座西风寺，管教白云寺大败，众僧问致败之由。那多事的和尚曰，岂不闻风水怕人破，以我西风吹彼白云，何愁不败，何愁不散，众僧闻言，拍手大笑曰，妙妙，当下做了内本缘簿，又一个广有文才的僧人，提笔写了一个序头，一齐来见白云禅师。求他出头请几处官衔，随将西风吹白云之话，对禅师说知，白云禅师，笑曰，是谁与你们打这主意，众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，便是这位上乘菩萨白云禅师便问他，你要起西风吹散白云是何意也。那和尚曰，晚辈欲与上人报仇，白云禅师曰，我佛开教以来，只可与人结缘，未闻与人结仇，出家人四大皆空，一尘

染，有何仇之可报乎，昔佛被歌利王割截身体，节节支解我佛并无怨恨，故此证位大雄，不生不灭，昔由能忍辱仁柔，方能具足神通，故吾门以空说法。空诸一切，无人无我，不声不臭，既无人我之身，有何怨之可报，有何风之可吹，况且邱真人与我原无怨恨，这白云寺是我输与他的，又非他来强夺，昨日天子曾御赐皇帑，另修寺院，汝今捍造这些言语，滋生事端，倘天子知道，降下罪来，老僧担带不起，你要修，你去修罢，说罢，各自养静去了。众僧听了白云禅师之言，忽然醒悟，将起西风吹白云的念头，霎时消化，把缘簿用火焚烧，依然散往各庙住下，只有这会破风水的和尚，心中不服，出来逢张对李都曰，我化得有几千银子，要在白云寺前修座西风寺，我这西风一起，将他白云定然吹散，管教他们那些道人一个也住不成。他以为说些大话，将白云观道友们赫一番，殊不知道友们一个就有九个会说大话，听得这些言语，也散些流言出去，说是叫他们只管修，等他修起我们在前面筑起一座高墙如扇子一样，等

他们风来，我一扇煽去，名为返风自吹自散，
忽一人大喊曰，你们能返风我便去放火。

第二十九回 受丹诏七真成正果， 赴瑶池群仙庆蟠桃

修成大道出迷途，才算人间大丈夫，
日月同明永不朽，乾坤并老壮玄都。

话说那些夸大话的道友，正讲道他若把西风寺修起，我们便在观外修一座照壁，自古道云怕风，风怕墙，这墙壁当把扇子，风来时与他一扇，那风使往回吹，名为返风，话来说完，那秦岭山上拦路打抢人的朱九在傍大声喊曰，只要你们能返风，我便去放火，烧他一个乾乾淨净。王能见他如此冒势，忙来喝住说，他庙犹未修，你去烧么，等他们修起之时，再烧不迟，众道友闻言，大齐笑了一阵，谁知就有好事的道人把这些言语传将出去，也是逢张对李，胡说一番年代久了，语柄还在相传不实，以为真有此事，说和尚修一座西风寺，要吹散白云观，被道人用手破法，回

风返火把西风寺烧了，其实并无其事，不过那边出了一个多事的和尚，这边出了一个讲大话的道人，你说过来，我说过去，惹动了那些喜欢生事的人，编成话柄。有许多老修行在京地土生、土长，都把这庄事情摸不清白，今依古书较正无谬，应使后世门人，不争强论弱，则於因果有光辉也

自古讹传不可当，说来说去越荒唐，
今人认作真实事，屡把前贤论短长。

又说邱大真人，自与白云禅师和好之后，静养之余，将修行功夫。九九八十一转，喻为九九八十一难，以真性本情，心猿意马，为本身所用，以七情文欲，三尸六贼，为外魔侵夺，著成一部大书，名曰西游记，书成之后，让道童送至集贤馆，献於白云禅师，白云禅师是个大有智慧的人，一览便知，也将那洞中景象，静里妙用，六六三十六路外魔来攻本身，以智慧神通生刻变化，著成一部大书，名曰，封神演义，也令沙弥到白云观，奉与邱真人，

从此两家和好，白云禅师此将神通具足，飞离到江南地方，开闢去了，这一仙佛。著下西游封神，永垂万古，妙用无穷。

两部大书藏妙玄，幻由人作理当然
七情六欲从中乱，生出魔王万千千

闲言不叙，又说邱真人在白云观，开坛演讲，讲说戒律，大开度世之门，重兴全真之道，设规立矩，以警后人，又垂训文以遗后世，开业林七十二座，接玄裔百千万载，三千功果，八百行满，应赴紫府之路以成大罹之仙，三十三天丹书下诏，十月十九跨鹤飞升，是时也，霞光照映，紫雾腾空，对对金童而接引，双双玉女以导行，和风羽羽半空幢幢旗舞，清音朗朗，云端内仙乐铿锵，霎时离开北京之地，倾刻来到南天之门，王马殷赵见而拱手，张葛许萨笑以相迎，朝至尊於金阙，观天颜於玉京，俯伏玉陛之下，凌霄殿前称臣，吾皇万岁无疆，大哉帝德好生，上皇一见甚喜，即命考校功程，三官上殿保举，七真功德堪称，考

若行於内功，外功，邱长春为第一通玄妙於无极太极，刘长生为第二名，谭张真道心坚固名列第三等马丹阳清静无为第四堪称，郝太古一尘不染举为第五，王玉阳万虑俱寂，应在六名，孙不二智慧圆通，首倡修行，其功最大，应该超群，然则，逊让不争者，前以他为始，今以他为终，注名第七全始全终，七真之果紫府已标名姓，今臣敢以奏闻，奏羈，天颜喜悦，逐步敕封七真，邱长春封为天仙状元。紫府选仙上品全真教主，神化明应主教真君，刘长生封为玄静蕴德真君，谭长真封为宗玄明德真君，马丹阳封为无为普化真君，郝太古封为通玄妙极真君，王玉阳封为广慈普度真君，孙不二封为玄虚顺化元君，上皇封赠毕，刘谭马郝王孙六人，俱已谢恩只有邱长春不肯谢恩，三官大帝喊曰，邱长春怎不谢恩，邱真人俯伏玉陛，涕戾交流惶恐奏曰，非臣不谢恩，只缘道本难学仙不易成，后世修行学道这人，如臣受那百千万苦，而退初心者，万中难选一也。好最难学，非学不能了道，臣有学好本章上奏，悟道不易，学

好最难，盖学好之事，非大力量之人，不能学也，要能忍饥受冻，忍辱受耻，有时衣不终身，食不终日，日断两餐，夜难一宿无日不惹人嫌厌，屡受凌辱，言之酸心，听之寒胆，臣经历千般苦处，故知学好之为难也，一好字而难学，敢望仙乎，臣恐天下后世修行悟道之人，不能如臣受苦受难，有学道之名，而无学道之实也，使臣无从化度，有负吾皇荣封之恩，故臣不敢谢恩也，伏乞赦宥。

邱真人将这好难学奏闻上帝，群仙默然。只见四大师内，走出一位星君，你道这星是甚模样

生成赤发、赤面、赤须，随身金盔、金甲、金剑、金鞭足踏三五火车，追风逐电统领百万貔貅，降妖捉怪科察无私，人称铁面雷公，护法有感共尊先天灵祖。

话说灵祖在傍闻听邱长春奏称学好之人，有多许磨难无人护持，当时起了恻隐之心愿作护法之神，遂大声喊叫，邱长春你只管谢恩，复世若有修行之人，学道之士，他有三分修持我有七分感应，他有十分修持，吾

便随时照临，自有人办斋造供，不使他忍饥受寒，邱真人闻听星君之言，方才谢恩又与星君作礼，把一个几千万重的担子，与星君搁在肩头上，少时上皇退殿，群仙散班，七真同到紫府，参见启祖东华帝君鍾离祖师、洞宾祖师，又拜师付重阳真人。东华帝君使紫霞真人，引七真到威仪馆，习学瑶池礼仪，不日蟠桃会起，以好朝谒高真，到了会期，东华帝君引领新进真仙，南宗北派，五祖七真端望瑶池而来遥见琼楼玉宇，金阙银宫，珊瑚为拱赤玉作陛，金碧交辉，朱紫夺目，辉光映眼，异香馥郁琼林玉树之中，鸾飞凤舞，金柱银墩之下，虎啸龙吟，云鹤梅鹿，青狮白象，皆配成对，凤辇龙车，鸾与鹤骝，世无其双，说不尽瑶池壮严，表不完昆仑美景，且说，东华帝君引领新进群仙，参拜王母，王母待以宾客之礼，少时间圣真如云而集，王母接见，启问忆毕，依前会古规，各有次序，兄有新进诸真必待主人按排，西王母曰，新进众仙对此上圣，而不能逐一参见，今可便宜行事，立在丹墀，向上三拜，普同一礼，王母分付毕，

东华帝君引领群仙跪於瑶陛三礼九叩，拜毕王母逐一安位，乐奏钧天，歌舞霓裳，席上珍品难以名言，皆非尘世所有，许多仙童传杯递酒，无数玉女把盏提壶，有数十童子手提紫拜篮筐，凌空飞走，直登树上，摘取蟠桃，从上而下，顷刻满筐满篮，仙吏仙官互相转运，须臾盈庭，捡选最大者上奉天尊大圣，其次者，供养大罗金仙，三界正神，再次者，赏给蓬岛散仙，侍卫人员，一切眷属，其桃非容易而食，要有修行的人可得也，复世门人有欲慕此桃者，也学七真用心，苦志修行，得道成真，参拜瑶池王母，必以蟠桃赐汝，吃一颗寿活万年，不老长生，会毕，千真万圣各回天宫，七真随东华帝君转归紫府，这紫府在方诸山上。这方诸也与昆仑相似，但不及昆仑之高大，其中也有四时长青之草，八节不卸之花，亦算天宫第一境界，不易到也，诗曰。

七真因果永流传，惟望吾人习妙玄
受得人间无限苦，定做天上逍遥仙。

七真因果经传卷下终

论命

命无性而不立，性无命而无依，双修性命是真机，佛仙炼精出世，堪笑痴呆孽种放荡，髑髅蠢姿连累性灵下阿鼻，特为棒喝直指。

命无性而不立，性无命而没依者，命内后天，母血结成，而为体躯，有体无性，由如有屋而无人也，有屋无人，而屋何用，况人先有性，而后有命，先有人而后有屋，有性有命，而为有人，有屋而成事业，想父母交感之时，而成氤氲，是谓无极，父情母意，精血相抱而成，太极即是性命，逐月生形，由两仪而生四象，四象而生八卦，胎至十月满足浇地一声开叫生化为魂。命化为魄，落於后天脏腑之中，魂居於肝，魄居於肺，肝有三花，肺有七叶，故云三魂七魄，七魄系三魂主之，魂而喜生而恶死，魄而喜死而恶生，何以之故，

凡人一死，性赴阴曹，依善恶功过，投生受报，生而又死，死而又生。生死之苦，惟承肩生者。如活牛剥皮，死者如滚油浇心，岂不痛者，故魂只顾长生不死，免受生死之若，以逃轮回之刻，魄者守墓贪图祭享，魂去无而所管，由他放荡，故喜死而畏生者，也，双修性命，是真机者。世间男女只知逃命，而不知修性，那晓性命双修的功夫，殊不知命是后天的血肉，无有不坏之理，故前云，命比屋，性比人，屋久必漏，久漏必坏，故人能修屋可以久居得安，人不知修养久必衰，久衰必死。既前云，性命化为魂魄，若不修炼，魂飞魄散，岂不可惜，涵谷先生曰，凡人若不修炼，由如旁蟹下锅虽有七脚八手，不得其门而出。孔子曰，谁能出不由户，若得了修炼功夫，修三魂而制七魄，三七合一，而成大丹，一道灵光，从正道大门而出，何莫由斯道焉。凡人欲要晓得修炼下手的功夫，必要访觅真师，有真传妙诀，炼魂制魄，是谓性合双修之功也，佛仙炼精出世者，世人只知生男育女，顺行之理，那晓逆行成佛成仙之道，凡人母腹出

胎，倒回墮地下来，先天元神化为后天识神，先天元气，化为后天口鼻之气，先天元精化为后天交媾之精，是谓顺行，生男生女，皆是父母精血，儿女长大，父母必衰，那晓逆行成佛成仙之义，欲知此义，必要访求明师，指示逆水升天之诀，前言先天化为后天，今言后天而返先天者，即是炼精化气，炼气化神而逐虚无，是谓塑行，成佛成仙之道也，可观世人迷而不悟，贤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，那知三教圣人道成上天，虽得自在，悲念下民，故发流经书传世，欲都后人恭悟书中之义，本圣贤之典集，眼然若揭，而人心之蒙昧，视若故纸，玉皇心经云，而持万遍，妙理自明，今人知诵而不知持。诵而不持，有如梦诵，故儒书云思而不学则殆，学而不思则罔，世人不察其理，吾今剖明三教经书引进入道之门，中庸云，天命之为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，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，又云仰之弥高，赞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后。孟子云悴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体，四体不言而喻，心经云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密

多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玉皇心经云，上药三品，神与气精，又云出玄入牝，若亡若存，绵绵不绝，固蒂深根，三教圣人俱教后人，悟透此理，超出苦海，同享天福，可观后人不解其羲，不能入学，反生谤侮，欺圣灭贤，自是其理。由己横暴，甘堕苦海，是存天地之罪犯也，吾今奉劝世间男女，回头自想，三天诸佛，俱有度人之心，并无责人之意，故教人炼精出世，同登彼岸耳堪笑疾呆孽种者，可叹男女众等，昏迷不醒造恶如山，作孽似海，好意劝他非但不信，反起谤言，有如雪上加霜，冷水浇冰，愈积愈厚，何以得消恶造满。三寸气绝无常到来，怨鬼索命，可能逃乎放荡鬻骸，蠢妄者，有等无耻男女，由己之性，不习正礼，惯行邪僻，妖嬖打扮，引动邪心，男色诱女，女色诱男，男女相旅，自为得意，岂知阳有阳律，阴有阴法，阳律可避，阴法难逃，吾劝世间有志男女，速急回头，改恶从善，可逃可避，以免上天之震怒也连累性命下阶鼻者，接上文所言，无耻男女，不习正礼专图邪淫，贪口腹，杀生灵，损人利己，种

种不善，多造无边罪孽，岂可免哉，吾今指明尔等男女，回头细想人为苦恼之本，眼耳鼻舌为招衍之门，前云性命化为魂魄，魂魄居内，眼耳鼻舌在外，即眼耳鼻舌招衍，造罪何故，要性魂定罪受刑，凡人一死，眼耳鼻舌自闭，一灵性魂无常引见阎君，孽镜台前，分明善恶所行之事，一一照见，依罪定刑，幻身造孽要与简魂算帐细细思想，真真何苦，叫做他吃肉，我还钱，岂不被他所害，岂非是连累性灵下阿鼻也，阿鼻即是地狱，阳间造孽，阴间受刑，牛马猪羊要性魂去变，眼耳鼻舌岂来管你云，仔细想来，可不悲哉我佛慈悲，恐人不能回头，失落人身，特为发舍直指有如当头棒喝，真是我佛一片之婆心也，余亦休我佛依法代言，指明相劝，使大地男女，不昧天性，看破世事，名利又如浮云，富贵似同幻梦，夫妻恩爱，终有一日分手。儿女满堂，大限到来不能替代。金银虽多，难免无常不到，还该自省自悟，急早回头，访觅至人指示，性命至现，得受炼魂制魄功夫外积阴功，消解累世孽怨，内修妙果，而证涅槃莲位待候，三

千功满，八百果足，上天自有丹书下诏如蝉脱壳飞升，朝参。

上帝依功定品，赏赐五铢仙衣、金冠、玉簪，永受天爵，九宗七祖同享天福，永不投胎，再不下生，不生不灭，逍遥自在，三山海岛，随意散玩，极乐无疆矣倡曰。

借银修真妙最奇，炼魂制魄是真机
恐人放荡无休息，故为直指上天梯。

悟真阐幽自序

道者一也，一者气也，斯气也，先天地而生，巍巍独尊，乾坤仰以覆载，万物顿以化醇，故明月历万古而昭明，寒暑分回时以运行。晦朔盈亏，庆於潮汐，动静消长，簞乎侯，夫有象者，则显然易判，无形者，则浩渺难通，况天道深远，岂世庸流，所能识其幽微之机哉，惟昔圣人，洞晓阴阳，伏气延命，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穷神知化，故符长生驻世，御风遨游八极也，然道术之传，竟秘若宝球，迨至黄老，悲悯世人醉生梦死，开一方便之门，将金汞返还之道，隐於阴符道德诸经，惜其文字奥古，咏物阐玄妙非初学者，聚能了悟，而天之玄机，已藏於人间矣，幸厥后神仙代出，继此而哭者，乃有汉魏阳之参同契，宋张紫阳之悟真篇，将大道喻以金丹，逐字发挥，蔚然独成丹经之宗，窥三代，下振汉魏，如日月经天，山河行地其外诸家之诗歌

经论，率多隐而不显，或显而不详，读者不无缘本之感，所尤憾长思，有未遇其真论，妄自猜臆，而著书传世者，犹如汗牛之充栋也，降至明清此风尤甚，最著者，如孙忠汝之金丹真传，传金玲之十七种，性命圭旨等，不下数百於卷，大都不遍於御女闺丹，即洲入枯坐服食，标新立异，分门别户，互相掐毁背道崦驰，又安知金木生刻之纓微，坎离颠倒之妙谛者哉，嗟乎学者，原冀长生，反伤天年，抱恨终身，易腾具哀，仆，动新黄老，凡三教经典，素喜涉猎，寓目维心研精殫思，久之虽能，辨诸家之正伪，认涨渭之源流而大丹火候，药物斤两，法度抽添，仍於五里雾中茫然莫解，复请益於时贤，亦莫之解，继而疑生，神仙之说，殆为虚妄之谈耶，抑心志之不堕坚一日恍然大悟，若有人指其灵府者也，昔抱朴子智齐十哲、张三丰、学究天人尚不能自悟，历尽艰辛，方闻至道，非天意秘惜，若世界未抛，俗念方烧援之登仙，未免贻污上界也，且仙佛不世出，麟凤不常见，岂愚昧不德如已者，所据能开见者乎，自斯绝虑洗

心，初誠愈屬，己巳歲冬於水天雪之中，感遇至人，始之道不負人，人自負道，向日之暗云低迷者，今日豁然開朗，誠如悟真篇云，云開日出塵盡鏡明，雖愚夫愚婦，信而行之，百日通靈，立躋聖域，若三年九載，荏苒歲月者，奚為至簡至易之妙道乎，顧念世之希真者，多入邪么，仆，既登真詮，曷忍秘惜，故將所學，勉感七絕六十四首，以向周易六十四卦，七律一首，以向太極，恭而成帙，名曰悟真闡幽、上繼仙翁之初志，下作結緣之梯徑，非同花木鳥獸，騷人聞吟之句，此中存有真義焉，杏林老仙云，昔參得師訣，便知此身可不死，識此難者，則知仆得，紫陽仙翁，悟真之秘旨矣。

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孟冬上元
古宋海雪山道人自序。

七言绝句，六十四首，以象周易六十四卦暗合全月一斤之数。

①富贵浮云欲学仙，天涯奔走访高贤，
愚诚感遇青城叟，授戒悟真直指篇。

②蓬门深掩不宜时，好把丹经细解之，
阁笔南 每所事，闻看蜂蝶绕花枝。

③欲访仙家众妙门，白云封锁绿杨柳，
玄沟古道深难访，岐路傍徨野色昏。

④好道结虚隐雪山，吟诗写意觅仙缘，
弹琴未遇知音客，回首沧桑二十年。

⑤不折瑶池九品莲，纵知口诀来为仙，
大都全籍阴阳力，功满三千果自圆。

⑥阴阳消长与天齐，火候每差是要机，
莫向名山寻妙药，家园自有步云梯。

⑦不必朝山拜佛仙，梅花吐蕊好参禅，
因他含有先元气，能使凡夫寿万年。

⑧九转金丹妙理深，抽添数足自通神，
时人若问修炼法，笑指西方极乐春。

⑨可鄙世人太固顽，梯山航海去求仙，
家园抛去灵芝草，反拿金银图驻颜。

L 龙虎交征戊己方，玄珠一粒结中央，屯
蒙符火无停息，封到元弦莫进阳。

⑪夜半玄歌奏九霄，天孙跨凤散琼瑶，
木公侧望银河在，谨送中郎上鹊桥。

⑫东家姹女易飞走，故赘婴儿结道缘，
十月圣胎须九转，化成一粒紫金丹。

⑬怀抱天机叹寂寥，阮囊难买美娇娆，
年年徒解拈花旨，未饮瑶池酒一瓢。

⑭维昔高僧薛紫贤，混光和俗去修仙，
要知抛去衣钵意，不伴佛灯居市尘。

⑮天地氤氲万物昌，生机端在杀中藏，
劝君莫执井蛙见，欲做真人返本乡。

⑯先天大药逐阳生，一粒玄珠悬北溟，
龙虎争驰造化窟，三千世界放光明。

⑰富贵功名沼上鸥，何须千里觅封侯，
请君回首人生恨，多少英雄赴水流。

⑱终日徜徉云水间，当心寂灭意闲闲，
因挥月窟知春信，折得梅花插鬓边。

⑲不知颠倒玄中理，莫恃聪明妄为之，

要向修丹真妙谛，东风吹动海棠枝。

②⑩醉琼梅花赴玉京，九霞光里摘天星，
偶然闻得叮咚响，应是嫦娥捣药声。

②⑪百日通灵造化工，擒将地魂补乾宫，
坎离交相明消息，积得金砂满鼎红。

②⑫地应潮水天应星，不闻刀圭旨不明，
入室神功真法象，琅玕马齿逐阳生。

②⑬性命双修宜定家，降龙伏气炼金华，
地雷震动山头雨，灌得一枯杨又发芽。

②⑭无限生机藏爱河，汲他活水种陀萝，
晨昏功满三千刻，足下云生上碧罗。

②⑮谈罢参同与悟真，方知大药不难寻，
五千四十日，金鼎达者全在德行深。

②⑯三日出庚正微，曲江泛棹待鸟飞，自
从海上结缘后，不向人间问是非。

②⑰龙吟虎啸战中霄，玉漏声催下鹊桥，
鼓动巽风旋斗柄，皇姑倒坐献蟠桃。

②⑱玄开点破鬼神警，龟凤交蟠阳自生，
炼就一炉真明，三千世界掌中擎。

②⑲萝竭嫦娥到广寒，宫阙玉栏杆，
求他兔随还家煨，好补乾天万右残。

③⑩三峰之说谈真詮，大道原来法地天，
若使闺丹能了死，世人尽可作神仙。

③⑪悟得真空空不空，全在空里使玄功，
性光朗微能空色，行满三千色是空。

③⑫华池宝净月轮高，太乙玄珠符汐潮，
不识铄铅壬癸地，空将妙药等闲抛。

③⑬敲竹鼓琴叶正声，鸾飞凤舞万通情，
牟尼采取由颠倒，半个时辰丹有成。

③⑭欲觅先天第一枝，茫茫何处有灵芝，
要知晦朔应潮日，月殿桂花乍放时。

③⑮此法玄中妙更玄，全凭火里栽全莲，
浮沉进退分次主，半顿人功半顿天。

③⑯月映蟾蜍夜吐光，积阴之下产真阳，
若人悟得盈虚理，直上灵霄谒玉皇。

③⑰偃月炉中产黑铅，能教白发返朱颜，
擒归土釜配阴汞，六八卦周回结丹。

③⑱昔年寂静炼金华，妄自聪明井底蛙，
此日寻方游古道，方知春色在怜家。

③⑲垂世丹经为指迷，神仙隐语示真机，
五行错顺即生丹，入室功参造化齐。

④⑰白虎口中吐玉蕊，青龙头上覆金盆，

神功妙法无他术，只在求铅制魄魂。

④①漫道生长不可求，都缘学者弗参究，
修丹未动玄妙路，便自矜夸阆苑流。

④②七返朱砂炼已身，九逐金液待其真，
阴阳结就长成果，永享蓬莱海外春。

④③皓魄盈轮金水全，蟾光皎洁映西川，
阳生气动天机转，一院桃花红欲嫣。

④④欲炼神锋俗虑除，阴阳水火合天枢，
剑成曲直能应物，斩得骊龙颌下珠。

④⑤丹桂花开色正幽，腰缠万贯上扬州，
谈经伏虎留春月，不羡人间万户侯。

④⑥刑法之门世罕知，玄物交接黄芽滋，
卦逢玉兔及其月，温养灵台沐浴时。

④⑦子胎母隐水生金，妙谛三千不著文，
劈破鸿蒙桑太乙，玄珠一粒入昆仑。

④⑧培得灵妙日日红，竟颜返自白头翁，
问你那得神如许，为在瑶池王母宫。

④⑨辟穀夕霞导引方，劳神败气转羸体修
身不识生生理，妄把阴精作药王。

⑤⑩叱 祭 六甲，踏罡步，斗役天丁，万
般小术徒劳力，欲冀长生返促生。

⑤1柳绿桃红别有天，真人桃下旨玄玄，
无腔短笛歌在调，一曲阳春天地翻。

⑤2一阳震动五更雷，院里桃花逢雨开，
春色依稀观不得，幽香风送袭人来。

⑤3王母亲传不死方，瑶池欲我迈魂浆，
逍遥庚甲三句后，白雪黄芽积满堂。

⑤4产药须知上下弦，半轮金水配乌肝，
失符消长应昏晓，十月功成化紫烟。

⑤5一年移月日移时，微妙玄通造化机，
不待三年共九载，功成百日与天齐。

⑤6潮落曲江时莫乘，三家相见喜衔杯，
支机石畔重竿久，钩符金鳌出水来。

⑤7蓬莱岛下万重涛，势荡天涯望转高，
仰企蟾宫灵妙药，一槎泛到五云霄。

⑤8望罢乾终姤月时，阴阳卦爻慎参差，
天边庚甲转辛乙，七度重渊险探骊。

⑤9采药烧丹不易知，以铅投汞是真机，
性光未到圆明地，莫向深渊探毒骊。

⑥0莫学闺丹采战方，妄作男女作阴阳，
都因泾渭难分辨，遂使迷徒赴北邙。

⑥1欲冀长生贵识真，无功无德道难闻，

金丹大药只三品，产生乾坤精气神。

⑥②大药须寻太乙炉、刀圭入口体如酥，
思量此物最甘美，隐在鸿濛未判初。

⑥③为寻妙药赴西川、桃李得中荡法船，
淡淡浮云笼夜月，渔歌声里过昆山。

⑥④寰海奔波二十秋，歌与同异向玉楼。

七律一首以象太乙之奇

阴阳乘戾不成仙，须觅罗敷结道缘，五
蕴空时观月窟，一阳动处探骊渊，春风只遍
三千界，神火烧开八百关，剥尽群有，居福
地，翔鸾独步紫微天。

附 山左青州府寿光县王振彩先生萝
中得句（字翰初消之明经进士）

尔欲求丹告尔知，
不求伶俐但求痴，
人各静处天地动，
世路明时，道岸迷，
失兔无惊方得鹿，
迂鲍生羨莫探骊，
尘关未破玄关远，
俗士何劳梦想驰。